# 民國叢書

第三編

·77·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77·

歷史·地理類

嚴幾道年譜 王蘧常編著

弘一大師年譜 林子青編

蘇曼殊年譜及其他 柳亞子 柳無忌編

徐志摩年譜 陳從周編

上海書店

# 弘一大師年譜

林子青编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文協叢書第四種　弘一大師年譜

每册定價一二〇元

編纂者　林子青

發行者　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
上海市咸陽路三十號

印刷者　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崑山路五九九—六〇五號
電話五〇七二七號

上海各大書局報攤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

本書據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1944年版影印



弘一大師五十八歲時造象

# 凡例

一　本年譜所用年月，根據譜主所作各種序跋題記及書札之年月記載，以陰曆爲主；（因譜主所有題記多用陰曆）而各方所作紀念文字用陽曆者，則仍其舊。各刊物之文字記載，年月有出入者，則以所知比較推算訂正之。

二　本年譜所引用之文字，皆於每段之首，標明作者及其題目。譜主自作，則但標題名，以資識別。

三　本年譜每年作一概述，簡明扼要，於所繫各事，循次逐條編入，凡獨立記載之材料皆用數字號碼㊀㊁㊂㊃等標出，以便對文檢證。凡同一記事而材料各別者，則附於主要記事之次，而以「又」號碼冠其首。

四　本年譜所引譜主撰述題記或書信隨筆，皆盡量引用，以省讀者檢查東讀之煩。

五　本年譜爲避煩雜，除於所引用文字之首，標明作者及題目外，如非必要不逐一注明出處。所有參攷之處，當編入書末參考重要刊物與書籍。

六　本年譜除譜主稱大師外，其餘引用作者姓名，概略敬稱。

著者

# 序

弘一大師圓寂已經一年餘了。這一年來在各種刊物上讀了許許多多紀念他的文字，很引起我的回憶，時常也想寫一些回憶的印象來紀念他；但看看許多文字都不免偏於一個時期和一個地域的記載，要想憑這一些記載去了解弘一大師的整個人生是不够的。於是編作年譜的計劃便頓然在我的腦裏浮動起來了，這是我作弘一大師年譜的動機。

大家知道近代佛教裏有兩個人物，都因爲他們絕代的才華和奇行各各受着一般人們的尊敬。一個是能詩、能畫、能寫小說、能譯英詩、並且能通梵文、因爲身世有難言之恫，終於寄託其生涯於紅燈綠酒間而不幸早世的曼殊和尚。一個是文章詩詞、音樂、篆刻、油畫、書法，卓然大家、並以扮演茶花女創設春柳社提倡新劇著名，忽然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立意埋名遯世過着芒鞋藜杖的刻苦生活的弘一大師。這兩個人雖然生於同一時代，處於同樣環境，同樣發展過其多方面的天才；但兩者最後生命的歸宿是顯然不同的。

曼殊謝世以後，至今已經二十餘年。十幾年前，由於柳亞子柳無忌父子的努力搜羅遺作，已編有曼殊年譜和出版過曼殊全集，愛好文學的人想來是都已看過了。曼殊之能傳於後世，不能不歸功於柳

氏父子的勞績。

弘一大師全集的編輯，自然是他的及門弟子的責任。我旣立定主意替他編訂年譜，且就我的計劃約略交代一下，雖然這也許不是我所勝任的工作。

我的計劃立定之後，便開始留意各種佛教刊物上關於弘一大師生前寂後的紀念文字，着手搜集各種可以供作年譜的材料。首先是把到手的各方哀悼他的文字逐篇細讀 ，把那些可供年譜用的材料圈出，試做摘錄的工夫。

摘錄工夫做了將近半年，把許多材料都擇尤摘錄出來了。但這種工作實在不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其重要的幾句；有時一文之中有多年的紀事，又須各別摘錄，分段編年，這番工夫的甘苦，決不是旁人所能體會的。

除此之外，材料的獲得也不是容易的；而辨別去取，考證年月，尤費斟酌。因爲各方紀念弘一大師的文字只是憑着個人的回憶，時間過得一久，年月自然不能明確地寫出，於是彼此的記載就不免有前後的矛盾了。這裏讓我舉出幾點來說：

第一，今年春天，我買到幾冊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讀到胡懷琛那篇上海藝術概要，談到西洋音樂輸入中國那一段，有李叔同歸國後曾任城東女學音樂教習的話；但不知是在何年何月，苦無材料可證。後來到上海去看弘一大師的舊友毛子堅先生，他說：「李叔同確在城東女學教過書，但亦忘記是在

那一年了。那時城東女學的校長楊白民（已故）是李叔同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李叔同出家後，他的那位日籍夫人到杭州去見他，就是要求楊白民陪她去的。」不久陳海量先生在上海舊書店中看到「朱賢英女士遺畫集」裏有弘一法師一篇題辭，承他抄寄給我，中有：「壬子春，余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余教。」的話，這才使我得着了確實證據的材料。

第二，我知道弘一大師曾到過福州鼓山一次，在那裏發現了一部很古的藏經版子，（華嚴疏論纂要），後來在上海募印了二十五部，曾以十二部託內山完造寄贈日本各大寺。關於這件事，內山氏曾在他寫的那篇「弘一法師」的文中提到。但大師究竟那一年到了鼓山，却難以明白。後來在李芳遠所作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民國二十一年條上，看到這麼一條：「壬申十月游石鼓，歷覽芳峯、浴鳳池、白雲洞，止於凡聖庵居士林。余固林友且有庵落成，日參與結七之約。屆期事阻，復倉卒言歸。——編者按：此係弘一游福州所書，今猶存石壁間。」這篇題記似乎有脫漏的地方，否則李君必有筆誤。於是我便懷疑起來，不久，我在上海佛學書局看見「福州鼓山庋藏經版目錄，」裏面有弘一大師的一篇序。我看了序中所記的歲月，加以推算，知道他到鼓山决非二十一年的事。（序文見本年譜民國二十三年條）但我恐怕那也許是他重游鼓山的記事，就再注意他在「壬申十月」的蹤跡，果然又得到兩個反證。一個是大師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云：「後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按慈谿金仙寺山名）……後二月雲游南閩。」一個是圈點南山鈔記自跋云：「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

」這兩條序和跋的年月，寫得極爲一致。自九月至十一月，中間的十月，大師決無到鼓山的可能。那麼大師究竟是那一年到的鼓山呢？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一天和芝峯法師談起這個問題，他說這只要問蘇慧純先生就知道了，那年弘一大師自厦門往福州鼓山和回溫州，一路都是他陪去的。後來據蘇先生說：是在西湖博覽會的那一年（民國十八年），大約三四月間，他侍弘一大師自厦門往福州鼓山，又由福州至溫州，再至白馬湖。他自己到杭州去看博覽會，大師則留在白馬湖。我再看看大師那篇「南閩十年之夢影」的記載，和那年九月大師五十誕辰在白馬湖的記事，這才解決了大師到鼓山的年月的問題。

本來弘一大師的撰述寫經，大概都是有敘跋或簡單的題記的，而且常常寫明年月，非常容易考證；尤其是他給人的書信，必寫月日。然而各方的紀念文字有所引證，往往只抄錄大意，把最重要的年月略去，令人無從稽考，這是寫作年譜一個最棘手的難題。

這裏且就我所取的材料來說一說：關於大師的童年，根據胡宅梵的「一師童年行述」大概尚屬可靠，因爲那篇行述是經過大師過目并親自改正的。另外還參考了永春李芳遠君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李氏最近幾年和大師頗接近，所聞關於他童年的狀況，當然也是比較正確的。

關於大師留學日本時期的材料最感困難，後來我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胡懷琛的上海學藝概要及歐陽予倩的「自我演戲以來」一書上，總算找到一點材料，然而仍然感到尚未充實。

自民國七年大師在杭州出家至民國十三年他的那本名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著成這六七年間，有大師的戒相表記自序可考，也不會有什麼大出入的。最可惜的是大師自己口述高文顯筆記，再由大師親筆改正的那篇「杭州出家之經過」一文，事變前被杭州越風雜誌社遺失了，現在能夠知道一點大師出家的因緣，只有夏丏尊先生那篇「弘一法師之出家」而已。

大師到了閩南以後的情形，只要讀他自己講演的那兩篇「南閩十年之夢影」和「最後的口口」的記錄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爲了大師的年譜，我已經整整化去了一年的工夫。凡是與大師平生關係比較深切的人們，我都想法去看他們或和他們通信請教。如他留學前的好友毛子堅先生，他平生最知交的夏丏尊先生，曾在閩親近他的陳海量先生，及曾和他同住的芝峯法師，亦幻法師等，我都一一去訪問過他們。雖然我所要請教的問題還是未全解決；但從他們各位那裏都各各得到不少的啓示和許多有用的材料，這是値得感謝的。

當我去看夏丏尊先生的時候，知道永春李芳遠君已經寫了一篇弘一大師年譜寄到上海來了。夏先生說尚未看過，恐怕內容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原稿交給我，說可以拿去參考。我拿回來之後，把它細細讀了一遍，其中可以採用的材料全都錄出，存疑的地方就讓它保留了。後來我又設法和大師的俗姪李晉章先生通了兩次信，他也給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可惜他說平生只和他的先叔（弘一大師）

見過兩次，一切印象自然也就不清楚了。

從年譜的體裁講，似乎應該把譜主的世系先弄清楚，然後再將他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經過加以敍述。不過關於這些，大師在日既絕口不談，旁人自然無從知道。所以本年譜只能約略提到，好在這些過去的俗事，從佛法的因緣看來，對於大師的宿根並無多大關係。所謂父母家庭乃至祖宗世系，不過是一種人生的助緣而已；至於本因，那就要靠大師宿世所植的善根了。所以他自己曾說：「年七八歲，即有無常苦空之感。母歿，益覺四大非我，身爲苦本。其後出家虎跑，全仗宿因。」蔡冠洛戒珠講苑一夕談）可見大師的一生行事，都是他的「宿因」的表現，也許就是一種垂迹的示現吧。

這本年譜能滿足讀者到如何程度，自然難說，但至少對於一個仰慕弘一大師而苦於瞭解不足的人該是有意義的。

本年譜之獲成就，實在虧得蘇州寄塵庵漱風法師和蘇州佛學圖書館藏有許多舊的佛教刊物，使我得以一一參考，這是應該首先表示感謝的。其次上海的夏丏尊先生及陳海量先生，杭州鳳林寺的白聖長老，永春李芳遠先生，嘉興濮院可園的蔡丏因先生，蘇州蕭退闇先生，都給本書以不少的材料。這些善知識的幫助，是應該在此聲謝的。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編者序於上海。

# 弘一大師年譜

## 目次

# 本書插圖目次

# 弘一大師年譜

## 姓名別號與其家世

大師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弱冠奉母至滬，入南洋公學，名成蹊。又名廣平，號漱筒，亦號瘦桐。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留學日本時，名岸，號叔同，又號息翁，一作俗同；歸國入南社，又名凡，名息，字息翁，又字黴陽，號黃昏老人。民國五年試驗斷食後，改名欣，字俶同，號欣欣道人；旋又名嬰。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可考者凡七十餘：

一音　弘裔　曇昉　論月　月臂　入玄　亡言　圓音　爲明　勝臂　玄會　勝月　智藏　勝髻　善解　一相　善月　嚴髻　勝慧　無依　智幢　無縛　餱慧　埒上　雜華　勝解　爲舍　如實　爲導　不着　勝幢　無作　髻嚴　月幢　玄入　慧炬　善臂　大慈　安住　無等　僧胤　泓一　慧幢　靜觀　無住　廣心　如眼　龍辟　性空　無畏　清涼　善夢　即仁　大慰　月音　髻目　髻光　無得　吉目　勝音　澄覽　南社舊侶　摩頤行者　大心凡夫　晚晴老人　薝蔔老人　二一老人　善夢老人　晨暉老人　澹泞道人

大師在俗世系，傳出浙江平湖，其先世因經營鹽業於天津，遂寄籍焉。父筱樓公，爲遜清進士，與合肥李鴻章，桐城吳汝綸爲會試同年，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

筱樓公通籍後，曾官吏部。生平精陽明之學，旁及禪宗，頗具工夫；晚年耽禪悅，樂善好施，設義塾，創備濟社，專事撫恤貧寒孤寡，施捨衣食棺木，津人咸誦之曰李善人。公妻妾多人，自長子死後，僅存師之庶母所生之次子長師十二歲，以先天羸弱，又恐夭亡，復娶師之生母王氏。大師生時，父年已六十八，母王太夫人年僅廿餘。大師生五歲而失怙，幼即聰慧。及長，疏財仗義，爲京津名貴公子。家故富有，居天津外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童年從北方名士嚴範孫（修），趙幼梅，唐敬嚴，王仁安遊，所學詩文書畫篆刻，皆造詣極深。戊戌政變，大師年方十九，京津之士，有傳其爲康梁同黨者， 遂奉母氏王太夫人及眷屬南下，僦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 翌年移居城南草堂；又二年，肄業南洋公學爲特班生，從蔡孑民先生受業。

歲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母故，扶柩還津，遂隻身東渡留學，時年二十六矣。大師至東京，即入上野美術學校，專習繪畫，旁攻音樂，造詣皆極深。其間並與留日同學曾存我，吳我尊，謝抗白，李濤痕，歐陽予倩等，創立春柳社於東京，研究西洋戲劇。師曾扮演「茶花女」及「黑奴籲天錄」等劇主角，名噪一時，實爲我國新劇之濫觴。

宣統間，畢業歸國，初任天津工業專門學校教職。民國元年至滬，任教城東女子學校，旋應陳英

士先生之聘，任太平洋報社文藝編輯及畫報主編。是年秋，太平洋報停辦，遂赴杭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前後凡七年，其間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民國七年七月十三日，披剃於杭州虎跑寺。其後往來閩浙間，深自韜晦。大師一生戒律精嚴，爲海內所尊。手書片紙隻字，流傳人間，得者視同拱璧。

大師在俗行三，長兄早歿，身世未詳。次兄名文熙，諱桐岡，又字敬甫。在俗配俞氏，有二子：長名準，次名端。有姪多人，其一名麟玉，字聖章，行三，爲法國留學生，曾任北平國立中法大學校長，現居北平。其二名麟璽，出校後，單名璽，後更取名矯字雄河，又字勿矣，現居天津服務銀行界。

以上綜合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蔡丐因弘一大師之別署，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李芳遠摩頭行者叢著序，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及大師各種寫經題跋而成。

# 年譜

##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大師生

是年九月二十日㈠，大師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前㈡。父筱樓先生年已六十有八，母王太夫人年廿餘，屬簉室。㈢時師有長兄，長師近五十歲，已早夭折，次兄文熙，長師十二歲㈣，師將生時，

有鵲銜木降其室，父母以爲異徵㊄。

㊀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

㊁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秋九月廿六日，（青按廿六日之「六」字係誤）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前。越二年，遷居河東山西會館南路西大門。』

㊂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其父某公爲名進士，淸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簉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

㊃僧睿大師略傳：『師之品格，多影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

又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子青先生尊鑒：適接華翰，詢及先叔一切歷史，敢不報命，惟所知者少；因距四五歲時，先叔偕王氏姨祖母並先嬸俞氏去滬，彼時舍下有外莊生意，（業銀錢業）在滬有年紀高者（指掌櫃者言）照應，至庚子後數年，姨祖母故於滬上，扶柩返鄉，其時舉方十一二歲，初次與家叔晤面……所問逐答如下：——家嚴名文熙，諱桐岡，又字敬甫，行二。……。』

㊄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生時，有異徵，雀銜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至年長時此松枝猶保存云。』

又呂伯攸「記李叔同先生」：『還有一根細長的松樹枝，先生也像寶貝似的珍重藏着，輕易不肯示

人；據他說，這便是他當年呱呱墮地的時候，由一隻喜鵲銜着飛進來，落在產婦的牀前的。……這喜鵲銜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過當做一件紀念品罷了。」（青按：此文載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小說世界第十四卷第十二期。爲記載喜鵲銜枝與大師誕生關係最早之文字。呂伯攸曾肄業杭州第一師範，爲大師在俗之及門弟子云。）

又覺有情「晉江通信」：『聞法師將誕生時，有異鳥銜木，飛入室內，亦不懼人。迨師生下，鳥乃飛去，木遺於室。法師父母視爲異兆，垂髫之年，即將其贈作紀念。出家後，此木長攜身側，用以誌其父母生育劬勞大恩。法師圓寂時，此木仍端掛於禪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開元寺。』

##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大師五歲

從母誦名詩格言。（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是年八月五日，父筱樓先生卒㊀，時年七十二。大師時方五歲㊁。父故後，家情漸異㊂。（青按：姜丹書先生所作小傳謂「生四歲即失怙」，當係五歲之誤。）

㊀乙亥惠安弘法日記：『八月五日爲亡父諱日，開講普賢行願品偈頌。』

㊁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痢忽愈，公乃囑人延請高僧學法上人，朗誦金剛靜聆其音，而不許一人入內，以擾其心。師時方五齡，亦解掀幃窺探。當公臨歿，毫無痛苦，安詳而逝，如入禪定。靈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誦經不

紹。時師見僧之舉動，均可愛敬，天眞啓發，以後即屢偕其姪輩，效燄口施食之戲，而自中據上座，如大和尚焉。」

又豐子愷法味：「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民國十五年一般十月號）

㈢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家頗富有，嫡長兄好散財，父故後，家情漸異，至難相安。」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大師六歲**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大師七歲**

六七歲時，從兄受教，日課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㈠。又攻文選，琅琅成誦，人多異之㈡。

㈠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師至六七歲，其兄教督甚嚴，不得少越禮貌，並時以玉曆鈔傳，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璧等屬師瀏覽。」

㈡皈僧弘一大師傳略：「世之傳弘一大師者，不傳其文，即傳其藝。然以大師之大智慧，豈在多能鄙事？乃率以稗官之筆出之，甚非恭敬之道也。皈僧不文，從大師遊，蓋十五年於茲矣。雖高深難測，而瞻仰匪遙。重沐陳詞，聊解世人之惑。大師俗姓李，諱息，（青案：是時師尚未入寂應作名息），字叔同，一名嬰，一字息霜。浙江平湖人，僑寓天津。生而穎悟，七歲攻文選，琅琅成誦，人多異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八期）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大師八歲**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大師九歲**

時有王孝廉至普陀出家歸津，師之大姪婦從之學誦大悲咒往生咒，師時從旁聽，旋亦能成誦㊀又從乳母劉氏習誦名賢集，頗解其義㊁。並從常雲莊某先生受業，讀孝經，及毛詩㊂。

㊀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時有王孝廉者，至普陀出家返居天津之無量庵，師之大姪婦早寡，常從王孝廉學大悲咒，往生咒等。亦學袁了凡記功過格。時師年紀七八歲，見而甚喜，常從旁聽之，旋亦能背誦。」

㊁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師有乳母劉氏，能背誦名賢集，（集爲格言詩，四五七言遞加）時敎師習誦其詞，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强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師雖在八九歲之間，亦頗能解其義。」

㊂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八歲條：「從常雲莊口口先生受業，讀孝經，毛詩諸類。」又九歲條：「仍從常雲莊口口先生學，讀唐詩，千家詩。」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大師十歲**

始讀四子書，古文觀止。（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大師十一歲**

仍讀四子及古文觀止諸書。（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大師十二歲**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大師十三歲**

此兩年間，略習訓詁，爾雅，詩頌之類。喜習說文解字，開始臨摹篆帖。（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大師十四歲**

力摸篆字，尤喜宣王獵碣。（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大師十五歲**

是時師漸成年，於其兄之所爲頗不謂然，遂憤世嫉俗，養成反抗思想㊀。喜畜貓，至東京留學時仍未改其個性㊁。致力篆書如故㊂。讀史漢精華并左傳㊃。

㊀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至十餘歲，嘗見乃兄待人接物，其禮貌輒隨人之貴賤而異，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貧賤者敬之，富貴者輕之。性更喜畜貓，而不平之心，時亦更趨偏激，往往敬貓如敬人，見人或反不致敬，人有目師爲瘋顚者，師亦不爲意，童年有此反抗革命之思想，亦可謂奇矣。……師閑居，必習練小楷，常摹劉世安所臨文徵明心經甚久，兼事吟詠。如「人

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等句，皆爲其幼年之作。」

㈡姜丹書追憶大師：「上人少時，甚喜貓，故畜之頗多。在東京留學時，曾發一家電，問貓安否？」

㈢致晦廬書？「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於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謝。篆額二紙，率爾寫奉。十四五歲時常學篆書，弱冠以後，茲事遂廢。今老矣，隨意信手揮寫，不復有相可得，寧計其工拙耶？」

㈣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十五歲條：「讀史漢精華數篇，兼讀左傳。」

##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大師十七歲

是年從天津名士趙幼梅學詞，又從唐敬嚴學篆及刻石，所學皆駸駸日進㈠，間並習八股，文理清秀，人咸奇之㈡。

㈠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子青先生尊鑒：行中歸來，接奉大札，拜讀之下，欣悉一一。 嚴範翁舊交，趙幼梅爲 先叔學詞業師，不能不記。 先叔刻石就學於唐敬嚴師，官諱璧記不清楚；學篆亦是唐師領導，此在十六七歲時事。藉知於金石之學，不足二十歲，即已深入，非凡人所能及。……李孺甲申正月十四日（天津）……。」

㈡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十七歲條：「喜讀唐五代詩詞，尤愛王摩詰詩。略讀詞賦，兼習八股。

文理清秀，人咸奇之。」

##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大師十八歲

是年大師在俗與俞氏結婚㊀

㊀李晉章致林子青書：「三亡嬸俞氏(俞族津中四散，早不知居於何處矣。)業茶，(先住芥園大街)二子，長子名準無字；次名端。一屬鼠，即庚子年所生；一屬龍，今年四十矣。至(先叔)結婚年紀，津人無記得者，大約庚子前四五年，候詢七旬以上老親戚，得悉再達。……癸未，十二月廿七日。」

##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大師十九歲

大師志學之年，即知愛國，謂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失敗，師知北方事無可為，遂攜眷奉母南下㊀。至上海，加入城南文社，所為詩賦冠一時㊁。當時曾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師」，其富新思想如此㊂。後遂有傳其為康梁同黨者㊃。

㊀俗眷大師略傳：「師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志學之年，即知愛國。謂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與其眷屬奉母南下。初賃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

㊁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遜清光緒丁酉，秋闈報罷，余集合同志，假許幻園上舍城南草堂，組織城南文社。每月會課一次，以資切磋。課卷出張蒲友孝廉評閱，定其甲乙。孝廉精研宋儒性理之學，旁及詩賦。戊戌十月，文社課題為「朱子之學出於延平，主靜之旨與延平異又與濂溪異，試

詳其說。」當日交卷，另設詩賦小課，散卷帶歸，三日交卷，賦題「擬宋玉小言賦」以題爲韻。是時弘一大師年十九歲，初來入社，小課擬小言賦，寫作俱佳，名列第一，此爲余與師相識之始也。」

㊂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十九歲條：『康梁政變事洩，逃難天津六國飯店。師目擊當時漢家陵闕，知非革新無以圖存，嘗自刻一石云：「南海康君是吾師」以誌景仰。』

㊃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師本爲富貴公子，自幼卽敬老憐貧，疏財仗義，年少多才，新學舊學俱有根底。戊戌政變後，京津之士，有傳其爲康梁同黨者，乃奉母南遷。』

##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大師二十歲



公子時代之李叔同先生

是年奉母移居城南草堂㊀。時大師已文采斐然，於詩文詞賦外，尤好書畫。與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許幻園結金蘭之誼㊁。是時師慨國事蜩螗，偶遊北里，以詩贈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朱畫箑爲贈並和其原作㊂。

㊀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有許幻園者，居上海城南，顏所居曰「城南草堂」，亦富厚，而爲人甚慷慨，儼如一新學界領袖也。設學

社曰「愿學會」，常懸奬徵文，上人每投稿，輒名冠其曹者連三次，許君認爲奇才，遂相見恨晚，特闢城南草堂之一部，並奉其母而居之。從此相交至篤，情同管鮑。」

㊁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戊戌政變後，乃奉母南遷，初賃居於法租界卜鄰里。翌年己亥，乃遷於青龍橋之城南草堂，與許幻園同居。師於詩文詞賦外，極好書畫。其與江灣蔡小香，江陰張小樓，華亭許幻園及余（按袁氏爲寶山人）尤爲莫逆。吾等五人遂結金蘭之誼。」

又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二十歲條：「從鄉賢唐靜岩先生研究金石書畫篆刻。與津賢孟定生，姚品侯，王吟笙，姚召臣，馮玉夫，曹幼占諸友戚研究金石書畫；並師事趙幼梅學塡詞，而與嚴範孫，周嘯麟，王仁安諸友戚，來往最密。」

靑案：嚴範孫（修），天津人，淸光緒癸未科進士，後爲名教育家，天津南開大學爲其所創辦。趙幼梅（元禮）王仁安（守恂），唐靜巖（敬嚴）爲嚴氏至友，皆北方名士。大師童年旣從諸氏遊，故詩詞文章篆刻，皆造詣極深。其六旬大壽時，王吟笙，姚召臣，曹幼占皆有壽詩寄賀，見本書民國三十年條。惟李芳遠記載大師從鄉賢唐靜巖孟定生，姚品侯，王吟笙，姚召臣，馮玉夫，曹幼占，及趙幼梅等研究書畫篆刻詩詞於二十歲條，時間似有錯誤，其金石詩詞諸學之研究，當爲未至上海居津時代之事。十七歲條已有記載，當從其姪所記爲妥。

㊂「水軟潮平樹色柔，新秋景物此淸幽！小齋雅得吟哦樂，一任江河萬古流。

斯人不出世譏誚；誰慰蒼生宿願奢，迺莫東山高養望，怡情泉石度年華。
如君青眼幾曾經，欲和什章久未成。回首兒家身世感，不堪樽酒話平生！
漱筒先生，當湖名士，過談累日，知其抱負非常，感事憤時，溢於言表，蒙貽仕什，并索畫箑，
勉以原韻，率成三截，以答瓊琚，敬乞方家均政。
棠蔭吟館乇雁影女史朱慧百設色於春申旅舍時己亥十月小雪後并識」

##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大師二十一歲

是年正月，作二十自述詩，自爲序㊀。又自序李廬印譜㊁。三月，與上海書書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於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㊂。冬，出版李廬詩鐘，又自爲序㊃。是年長子準生㊄。自作老少年曲一闋㊅。

㊀二十自述詩序：

「墮地苦晚，又攖塵勞。木替花榮，駒隙一瞬。俯仰之間，歲已弱冠。迴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無端，抑鬱誰語？爰託毫素，取誌遺蹤。旅邸寒燈，光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劌。言屬心聲，迺多哀怨。江關庾信，花鳥杜陵，爲溯前賢，益增慚恧！凡屬知我，庶幾諒予。庚子正月。」

㊁李廬印譜序：

「緊自獸蹄鳥跡，權輿六書。摹印一體，實祖繆篆。信縮戈戟，屈蟠龜蛇。范銅鑄金，大體斯

得，初無所謂奏刀法也。趙宋而後，茲事遂盛，逮王顏姜，譜派灼著。新理蟲達，眇法葩呈。顧古體超，一空凡障，道乃烈矣。清代金石諸家，蒐輯探討，突駕前賢；旁及篆刻，遂可法尙。丁黃倡始，奚蔣繼聲，異軍特起，其章章焉。蓋規秦撫漢，取益臨池，氣采爲尙，形質次之。而古法畜積，顯見之於摒灑，與諭之於刻劃。殊路同歸，義固然也。不佞僻處海隅，昧道懵學，結習所在，古歡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輯，復以手作，置諸後編，顏曰李廬印譜。太倉一粒，無裨學業，而苦心所注，不欲自薶。海內博雅，不棄窳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

(三)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庚子三月，在上海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爲同人品茶讀畫之所。每星期出書畫報一紙。常熟烏目山僧宗仰上人，及德清張伯遙，上海名畫家任伯年，朱夢廬，書家高邕之等，俱來入會。」

(四)李廬詩鐘自序：

「索居無俚，久不託音。短檠夜明，遂多羈緒；又值變亂，家國淪陷，山邱華屋，風聞聲咽，天地頓隘，啼笑胥乖；遁以餘閒，濫竽文社。輒取兩事，裹爲儷句，空梁落燕，庭草無人，雙句珍異，有愧鼎哲。歲月既久，儲積瘦繁，覆甑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剞劂，就正通人，技類雕蟲，將毋齒冷？賜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嘉平月。」

(五)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廿一歲條：「生長子曰準。」

又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先叔）有二子，長名準，無字，次名端。一屬鼠，即庚子年所生。……」。

㈥老少年曲：

梧桐樹　西風黃葉飄，夕日疎林杪。花事匆匆，零落憑誰弔。朱顏鏡裏凋，白髮愁邊繞。一霎光陰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難買韶華好。下略

（見十五年小說世界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庚子條）

##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大師二十二歲



扮黃天霸之李叔同先生

是年師入南洋公學肄業㈠，爲特班生，從蔡孑民先生受業㈡。與謝忱（無量）邵聞泰（力子）項驤等爲蔡元培得意門生㈢，時與海上名妓李蘋香過從頗密，蘋香有詩書贈請正㈣。是年寒食，書扇贈華伯銓。錄其近作，五律一章，是扇今藏李晉章處㈤。是年將北行塡「南浦月」留別海上同人㈥。

㈠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庚子三月，在上海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

……翌年（辛丑）小樓赴揚州東文學堂之聘，師入南洋公學；余入廣方言館。」

㈡高文顯弘一法師的生平：「法師大約二十餘歲的光景，肄業於南洋公學，在經濟特科裏面，算是一個高材生，（據他的先生蔡元培說的。）那時讀書奉母，顏其居曰城南草堂，過着讀書生活，可說頗不寂寞。」

㈢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在南洋公學肄業，與謝忱，邵聞泰，項驤等爲蔡元培得意門生。事見蔡孑民自傳。」

（青案：南洋公學在徐家匯交通大學故址，初由盛宣懷奏辦，於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四月八日開學，入學者皆江浙兩省優秀茂才。師時名李成蹊，爲特班高材生，故畢業後卽由端方以官費派赴日本留學。一說師係自費，未知孰是？）

㈣湖落江村客棹稀，紅桃吹滿釣魚磯。不知青帝心何忍，任爾飄零到處飛？

風送殘紅浸碧溪，呢喃燕語畫梁西。流鶯也惜春歸早，深坐濃陰不住啼！

春歸花落渺難尋，萬樹濃陰對月吟。堪嘆浮生如一夢，典衣沽酒臥深林。

滿庭疑雨又輕煙，柳暗鶯嬌蝶欲眠。一枕黑甜雞唱午，養花時節困人天！

繡絲竟與畫圖爭，轉訝天生畫不成。何奈背人春又去，停針無語悄含情。

凌波微步綠楊堤，淺碧沙明路欲迷。吟遍美人芳草句，歸來採取伴香閨。

辛丑秋日，爲

惜霜先生大人　兩政　蘋香錄舊作于天韻閣南窗下。」

㊄李晉章致著者書：「……尚有一扇，爲世交華伯銓所書兩面。璽前數年於冷肆中以一元購得者，合抄錄於下：

一面：「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辛丑寒食　伯銓先生大雅屬。成蹊圖（篆書二字一行，落款仿蘇字。）」

一面：「世界魚龍混，天心何不平？豈因時事感，偏作怒號聲。燭盡難尋夢，春寒況五更？馬嘶殘月墜，金鼓萬軍營。」　俗同錄近作圖（仿陶濬宣魏碑字，兩章均只押一姓）

先生可以列入譜中，此扇璽永保之。……」（甲申舊正月）

㊅南浦月　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

楊柳無情，絲絲化作愁千縷。惺忪如許，縈起心頭緒。誰道銷魂，盡是無憑據。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辛丑條）

##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大師二十三歲

是年各省補行庚子科鄉試，師亦赴浙江應試，報罷後，仍回南洋公學，於課餘之暇，並擔任某報

筆政㊀。是年師與王海帆先生同作應試，後十餘年師曾書扇贈王海帆，並自注記其因緣㊁。是年七月七夕過名妓謝秋雲妝閣，有感賦詩以謝㊂。是年遊小蘭亭，作詩一絕㊃。

㊀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壬寅年，各省補行庚子科鄉試，師亦納監入場；報罷後，仍回南洋公學。於課餘之暇，並擔任某報筆政。」

㊁孤山歸寓成小詩書扇貽王海帆先生：——

文字聯交誼，相逢有宿緣。（前年五月，南社同人雅集湖上始識先生。）社盟稱後學（先生長余三十二歲）科第亦同年。（歲壬寅，余與先生同應浙江鄉試，先生及第）摘碣傷禾黍，（今歲余侍先生游孤山，先生摘古墓碑，視皇清二字未磨滅，感喟久之。）怡情醉管絃。（孤山歸來，顧曲於湖上歌台。）西湖風月好，不慕赤松仙。（近來余視見世爲樂土，先生亦贊此說。）

（青案：此詩作於民國六年載南社第二十二集詩錄，署天津李凡息霜。）

㊂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之三：「七月七夕在謝秋雲妝閣，有感詩以謝之。

風風雨雨憶前塵，悔煞歡場色相因。十日黃花愁見影，一彎眉月懶窺人。冰蠶絲盡心先死，故國天寒夢不春。眼界大千皆淚海，爲誰惆悵爲誰顰。」

（青案：此詩錄自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九期插圖。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亦曾走馬章臺，厮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

還。……」）

㈣重游小蘭亭，風景依稀，心緒殊惡，口占二十八字題壁，時九月望前一日也。

一夜西風驀地寒，吹將黃葉上欄干。春來秋去忙如許，未到晨鐘夢已闌。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壬寅條）

##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大師二十五歲

庚子辛丑以後，國事日非，大師一腔熱血，無處發洩，乃寄託於風情瀟洒間，以詩酒聲色自娛。曾填金縷曲贈歌郎金娃娃㈠。二月於歌筵賦一律以寄慨㈡。又作二絕句贈語心樓主人㈢。是年，次子端生㈣。以詩書箋寄姹嫽瑰㈤。是年作滑稽傳詞四絕㈥。

㈠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亮抱屈宋之才華，恨生叔季之時會。一腔牢騷憂憤，盡寄託於風情瀟洒間；亦曾走馬章臺，厮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抑蓮為君子之花，皭然泥而不滓；盍高山流水，志在賞音而已。其「贈歌郎金娃娃」金縷曲云：——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胭脂隊裏。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崐山神朗朗，紫櫻桃，慢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　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英雄氣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盡塡胸傲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

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游戲。」

（青案：此詞墨蹟曾載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九期）

㊁二月望日歌筵賦此疊韻：

莽莽風塵窣地遮，亂頭粗服走天涯。樽前絲竹銷魂曲，眼底歡嬉薄命花。濁世半生人漸老，

中原一髮日西斜。祇今多少興亡感，不獨隋堤有暮鴉！

㊂贈語心樓主人：

天末斜陽淡不紅，蝦蟆陵下幾秋風？將軍已死圓圓老，都在書生倦眼中。

道左朱門誰痛哭，庭前柯木已成圍。祇今蕉萃江南日，不似當年金縷衣。

㊃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二十五歲條：「是年生次子曰端。」

㊄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二十五歲條：「為其姪麟璽書箋詩云：——

文采風流四座傾，眼中豎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蹟，一草一花是愛根。休矣著書俟赤烏，

悄然揮扇避青蠅。眾生何用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

又李晉章致編者書：——

「又『文采風流四座傾』一詩，乃（甲辰年）為璽所書，此箋不知落於何方，前者為芳遠兄所抄，

本璽昔年背誦記作未忘，一時想起，故亟抄之以奉，其當時胸中牢騷口吻，已躍紙墨間。」

㈥滑稽傳題詞四絕：

斗酒亦醉石亦醉，到心唯作平等觀。此中消息有盈朒，春夢一覺秋風寒。　淳于髡

中原一士多奇姿，縱橫宇合卑渉維。人言畢肖在須眉，茫茫心事疇誰知？　優孟

嬰武伺人工趣語，杜鵑望帝淒春心。太平歌舞且拋却，來向神州憮陸沈。　優旃

南山豆苗肥復肥，北山猿鶴飛復飛。我欲蹈海乘風歸，瓊樓高處斜陽微。　東方朔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九・十期）

##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大師二十六歲



李叔同時髦洋裝小影

是年在滬塡菩薩蠻二闋憶楊翠喜㈠。又爲老妓高翠娥作一絕㈡。四月，母氏王太夫人逝世，大師以幸福時期已過，即東渡日本留學㈢，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㈣。臨行塡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㈤。革

命羣師高劍父爲師是時同學㈥。

㈠憶楊翠喜　菩薩蠻：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髮翠雲鋪，眉彎淡欲無。夕陽微雨後，葉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曉風無力垂楊嬾，情長忘却遊絲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癡魂銷一捻，願化穿花蝶。簾外隔花陰，朝朝香夢沈。

㈡爲老妓高翠娥作：

殘山賸水可憐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頓老琵琶妥娘曲，紅樓暮雨夢南朝。

（青案：以上詩詞見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

㈢豐子愷，法味：『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着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他講起他母親

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有四十口歲！」……喪母後的他，自然像遊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什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㈣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甲辰余東渡，留學東京法政大學，師亦於翌年（乙巳）東渡，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中國留學生之得入日本美術學校者，以師為第一人。』

㈤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居無何，母故，上人脫無掛礙，乃得獨行其志，東渡留學。會塡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并呈同學諸子，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其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靑案：此詞轉載多處，誤字頗多。茲據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改正。）

㈥「覺音月刊」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竹摩編完的話：『為出這專刊，遠勞南北師友種種的關念與幫助，應在此來一聲道謝。尤其是一翁原為書法大家，現在又承港澳諸書法大家等為這位書法大家來題詞紀念，而且高劍師（劍父）還是與一翁同為中國最早留學東瀛的同學，眞是一種勝緣！』

##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大師二十七歲



扮裝茶花女之李息霜

大師至東京後，除在上野美術學校專攻繪畫外，又在音樂學校學洋琴㊀，並從黑田清輝，音上郎二氏遊㊁。間訪戲劇家藤澤淺二郎，得其指導，遂與曾延年等組織春柳劇社㊂。初演「黑奴籲天錄」，師扮愛美柳夫人，頗著聲譽㊃。旋再上演「茶花女遺事」於孟瑪德小劇場尤爲成功。歐陽予倩「記春柳社的開場」，於其留學生活，略有記述，頗可想見大師當時趣味之一斑㊄。又獨力主編音樂小雜誌㊅，所作音樂小雜誌序，清詞麗語，今猶流傳㊆。其演劇之天才，深爲日本人士所歎賞㊇。春柳劇社之成立，實開我國新劇之先河㊈。是年自日返津，曾填「喝火令」寄懷故國㊉，又填「高陽台」憶金娃娃(十一)。此外并留下醉時，春風，昨夜詩三首(十二)。

㈠內山完造弘一律師：『據說弘一律師俗姓李，名岸，又名哀，字叔同。曾留學東京，學洋畫於上野之美術學校，又在音樂學校學洋琴。在留學時生活曾大大改變。早浴，和服，長火鉢。諸如此類的江戶趣味，也曾道地地嘗過呢。

又據說，他曾是中國戲劇革命先驅春柳劇社之主幹，在東京公演過茶花女遺事等劇。直至今

日爲止，油畫的造詣，尚無出他之右者。」

㈠李芳遠春柳時代的李哀先生：『李哀先生東渡後，既入上野美術學校。明年復從黑田清輝；菅上郎二氏習美術音樂。其時所過的生活，據他爲我說，的確是相當的考究。又據夏丏尊先生與我的信說：李先生在日本固專雇用「莫特爾」，因是，可以想見其時生活之一斑了。……最初，他們（李哀同時的留日學生）在某藝院看了川上音二郎夫婦所演的浪人戲，他們愛好戲劇的熱情，從事戲劇的慾望，已經像心血來潮地從內心逼迫出來。」

㈡同前：『後來他們拜晤了戲劇家藤澤淺二郎，得到他的幫助和指導。於是大膽地組織了一個春柳社。其先發起而算其中最早的傑出人才，要推曾孝谷和李哀二先生；稍遲加入的有歐陽予倩，陸鏡若，馬絳士等。在日本演過「黑奴籲天錄」等，在戲劇藝術上得到甚大的成功。」

㈣『第一次公演的黑奴籲天錄，角色分配大概如下：

喬治——莊雲石。（遊歷官肄業法政速成班）

喬治之妻——曾孝谷。（兼飾一另角）

海留——奴商——李濤痕。（商業學校國文教員）

海雷——黃二難。（肄業美術學校西畫科）

愛美柳夫人——李息霜。

小海岧——歐陽予倩。

相繼演出的有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蓑衣，生相憐等，都是近世西洋名著。那時凡是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差不多都出席的。」

㊄歐陽予倩春柳社的開場：「有一天聽說青年會開甚麼賑災遊藝會，我和幾個同學去玩，末了一個節目是「茶花女」，共兩幕。那演亞猛的是學政治的唐肯君，(常州人)演亞猛父親的是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曾延年君，(曾君字孝谷，號存吳，成都人。)飾配唐的姓孫，北平人，是個很漂亮而英文說得很流麗的小夥子。至於那飾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師範學校教授美術和音樂的先生，以後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師。大師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號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學。……他本來留着鬍子的，那天還有王正廷君因爲他犧牲了鬍子，特意在台上報告給大衆知道。我還記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紅的西裝。……

這一回的表演可說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我當時所受的刺激最深。……於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戲的人，我向人打聽，才知道他們有個社，名叫春柳。……春柳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試演頗引起許多人的興趣，社員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日本學生，印度學生有好幾個加入的。其餘還有些，現在都不記得了。中堅分子當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員有李文權，莊雲石，黃二難諸君。……

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別一場，評判最好。息霜除愛米柳夫人之外，另飾一個男角，都說不錯。可是他專喜歡演女角，他爲愛米柳夫人作了百餘元的女西裝。那時我們的朋友裏頭惟有他最闊，他家裏頭是做鹽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萬元以上的財產，以後天津鹽商大失敗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產，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確是愛好藝術的人，對於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產也從來沒有和朋友們談及過。……

老實說：那時候對於藝術有見解的，只有息霜，他於中國詞章很有根柢，會畫，會彈鋼琴，字也寫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約定的時間以外，決不會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黑田清輝是他的先生，也很稱讚他的畫。他對於戲劇很熱心，但對於文學却沒有什麼研究。他往往在畫裏找材料，很注重動作的姿式。他有好些頭套和衣服，一個人在房裏打扮起來照鏡子，自己當模特兒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結果，就根據着這結果，設法到臺上去演。自從他演過茶花女以後，有許多人以爲他是個很風流蘊藉有趣的人，誰知他的脾氣，却是異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約我早晨八點鐘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區，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遠，總不免趕電車有些個耽誤，及至我到了他那裏，名片遞進去，不多時，他開開樓窗，對我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完他便一點頭，關起窗門進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氣，只好回頭就走。……

像息霜這種人，雖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已很嚴，責備人也嚴，我倒和他交得來。我們雖好久不見面，常常總不會忘記。他出家的時候，寫了一付對聯送我，以後我便只在玉泉寺見過他一次。……」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

又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留學後，旣精描寫，復擅歌詠，更感於異國情調，遂聯合留東同學曾延年，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而自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名噪一時。蓋上人爲天生藝人，美丰姿，善表情，其投身於戲劇，不但以風流自賞，且欲以美術淑世也。」

(六)胡懷琛西洋畫西洋音樂及西洋戲劇之輸入（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四期上海學藝概要第十二節）：「這個時期，介紹西洋畫到中國來的，有兩個人比較的最早。一個是徐永清，前清光緒宣統間（一九〇九）就在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繪水彩畫，兼爲有正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繪習畫帖等，後來上海盛行的水彩畫，可說是從徐氏起頭。還有一個是李叔同。（李先生後於民國七年在杭州大慈山出家爲僧，法號弘一，最近卓錫在泉州）他是清光緒末年的日本留學生，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日本明治四十三年畢業——一九一〇）。在日本留學時代的名字叫李岸，歸國後改名李息，字叔同，又字息霜。他在日本習水彩畫及油畫，尤善作圖案畫。」……「李叔同，除研究繪畫外，他在日本對於音樂，也很有成績。曾創辦音樂小雜誌。出版於光緒末年，（一九〇六）在日本印刷好

了，寄到上海來發行。但出版沒有幾期就停止了。」

㈦音樂小雜誌序：——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輭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悴，百草不芳，寒雷泣霜，杜鵑啼血，疎砧落葉，夜雨鳴鷄，聞者爲之不懽，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砰磅㘓磕，谷震山鳴，懦夫喪魄而不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爲，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靡殊。

緊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蠡達，瓌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滃水涌，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矣。

乙巳十月，同人議創美術雜誌，音樂隸焉。迺規模粗具，風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勢成。不佞留滯東京，索居寡侶，重食前說，負疚何如？爰以個人綿力，先刊音樂小雜誌，餉我學界，期年二冊，春秋刊行，蠡測莛撞，矢口𦃇訥，大雅宏達，不棄疏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

嗚呼，沉沉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渺，淒凉帝子之

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鈎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瞑想前塵，輒爲悵惘。旅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時丙午正月三日。」

㈧胡懷琛上海的學藝團體：——「春柳社爲中國最早的戲劇團體，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間，由中國留日學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發起於東京。曾演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劇。爲彼邦文藝界所稱賞，謂演歐美劇爲日本人所不如。」

又孟憶菊東洋人士對李叔同先生的印象：

『寄塵先生：我在小說世界看到呂伯攸兄和你的記李叔同先生文，當時也很想寫一點關於李先生的批評。可惜在這裏功課很忙，因此，便延挨了。

今天在友人處，翻到一本「芝居雜誌」（即戲劇雜誌），其中有一篇松居松翁做的「對於中國戲的懷疑」，也講到李先生的事，現在把牠節譯在下面：

「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位留學生，但他所組織的「春柳社」劇團，在樂座上演「椿姬」一劇，實在非常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就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他們那脚本的翻譯是很純粹的。化裝雖簡單一些，却完全是根據西洋風俗的。當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風的有些不同。會話的中國語，又和法語有相像的地

方。因此，愈使人感得痛快。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擬。

我當時看過以後，頓時又回想到孟瑪德小劇場所見裴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覺感得十分地興奮，竟跑到後台去和李君握手爲禮了。……雖則這個劇團後來便消滅了，但也有許多受他默化的留學生們立刻拋棄了學業，而回國從事新劇運動的。可知李叔同君，確是在中國放了新劇最初的烽火；但他現在却已皈依佛門，棲隱於杭州湖畔，謝絕塵俗。倘使自「椿姬」以來，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那末，豈讓梅蘭芳，尙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劇界，……。」（按日人所稱椿姬即茶花女）

看了這一段記載，可見國外的景仰李先生者也大有人在，祇可惜在我們藝術掃地的中國，却終引不起人家的注意，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我把這一段記載寄給你，希望把牠登在貴刊做一個補白，不知道能允許我嗎？孟憶菊於日本神戶。」

㈨春柳劇場開幕宣言：——「民國三年四月十五號，春柳劇場假南京路外灘口謀得利開幕。新劇同志會會員悉隸之，其間以路遠未及即至者亦數人，名以春柳，從初志也。溯自乙巳，丙午間，曾存吳，李叔同，謝抗白，李濤痕等，留學扶桑，慨祖國文藝之墮落，亟思有以振之；顧數人之精力有限，而文藝之類別綦繁，衆擎並失，不如一志而冀有功；於是春柳社遂出現於日本之東京，是爲我國人研究新戲之始，前此未嘗有也。未幾，徐淮告災，消息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遺

事，集貲賑之，日人驚爲創舉，嘖嘖稱道，新聞紙亦多譔詞。是年夏，休業多暇，相與討論進行之法，推李叔同，曾存吳主社事，得歐陽予倩等爲社員。次年春，春陽社發現於上海，同人慶祖國響應有人，益不敢自菲薄，謀所以擴大之。」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二年第三期）

㊉喝火令：

故國鳴鶗鴂，垂楊有暮鴉，江山如畫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紗。陌上青青草，樓頭豔豔花，洛陽兒女學琵琶。不管冬青一樹屬誰家，不管冬青樹底影事一些些。

喝火令　哀國民之心死也。今年在津門作李息（按此詞當爲光緒丙午年自日返津時作）

㊉㊀高陽台　憶金娃娃：（南社叢選詞錄）

十日沈愁，一聲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劇憐別夢迢遙。前溪芳草經年綠，只風情，孤負良宵。最難拋，月上歌簾，聲咽秦簫。而今未改雙眉嫵，說（手寫詩詞手卷作只字）江南春老，紅了櫻桃。忽然迷離，匆匆已過花朝。遊絲苦挽行人駐，奈東風冷到溪橋。鎮無聊，記取離愁，吹徹瓊簫。

（青案：此詞曾載南社叢選詞錄，其中「月上歌簾，聲咽秦簫」二句，大師所寫詩詞手卷作「門巷依依，暮雨瀟瀟。」）

㊉㊁醉時

醉時歌哭醒時迷，甚矣吾衰慨鳳兮。帝子祠前芳草綠，天津橋上杜鵑啼。空梁落月窺華髮，無主行人唱大隄。夢裏家山渺何處，沈沈風雨暮天西。

春　風

春風幾日落紅堆，明鏡明朝白髮摧。一顆頭顱一杯酒，南山猿鶴北山萊。秋娘顏色嬌欲語小雅文章凄以哀。昨夜夢游王母國，夕陽如血染樓臺。

昨　夜

昨夜星辰人倚樓，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萬綠寂不語，梨華一枝紅小秋。

（青按：此詩錄自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十二期）

##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大師二十八歲

是年仍居東京。感懷家國，作「初夢」，「簾衣」詩以寄故國。初夢二首，最能表現其當時之心境，作風似受譚嗣同，康南海之影響㊀。

初　夢

鷄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華開大尺五，彌勒松高腰十圍。

恩仇恩仇若相忘，翠羽明珠繡裲襠。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

簾　衣

簾衣一桁晚風輕，盞盞銀鐙到眼明。薄倖吳兒心木石，紅衫孀子喚花名。秋千涼雨燕支瘦，春入離絃斷續聲。後日相思渺何許，芙蓉開老石家城。（錄自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十二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大師二十九歲**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大師三十歲**

仍在東京上野美術學校留學。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大師三十一歲**

是年學成返國㊀，任「天津工業專門學校」教員㊁。大暑，寫范伯子詩贈楊白民㊂。

㊀胡懷琛西洋畫之輸入：『他（李叔同）是清光緒末年的日本留學生，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日本明治四十三年畢業——宣統二年）。』

㊁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歸國後，始執教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

㊂書范伯子。贈楊白民：『獨念海之大，願隨天與行。　宣統二年大暑　寫范伯子詩上　白民先生　哀公　陽文印「漱筒長壽」，陰文印「臣本布衣」。（青案：此聯現藏楊白民女公子楊雪玖女士處。）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大師三十二歲**

是年執教直隸模範工業學堂。家資數十萬俱票號所倒，幾瀕破產㊀。書聯贈楊白民㊁

㈠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辛亥年余就事天津，旋任法曹。師爲直隸模範工業學堂圖畫教員，星期常得聚首。其家在天津某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余曾數次飯於其家。師之兄爲天津名醫，兄弟極相得。且富有資產，一倒於義善源票號五十餘萬元，再倒於源豐潤票號亦數十萬元，幾破產，而百萬家資蕩然無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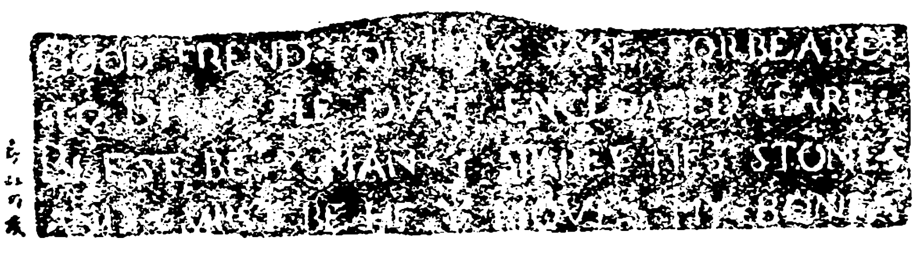
㈡書聯贈楊白民：『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宣統三年（「成蹊」印）白民先生正 哀公「李哀」印。』（青案：此聯現藏楊雪玖女士處。）

##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大師三十三歲

是年春，自津至滬，任教城東女學㈠。三月十三日，南社社友在滬愚園集會，師始參與，並爲南社通訊錄設計圖案並題簽㈡。是時陳英士先生創辦太平洋報社於上海，師被聘爲該報文藝編輯，並主編太平洋報副刊之畫報。曼殊著名小說斷鴻零雁記，即師任編輯時刊登於太平洋報者。曾以隸書筆意寫英文莎士比亞墓誌，與曼殊爲葉楚傖所作「汾隄弔夢圖」同時印入太平洋畫報，稱雙絕㈢。同時又與柳亞子等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㈣，六月，以各體字戲寫陶詩一首贈義兄許幻園㈤。秋間，太平洋報社以負債停閉㈥。師遂赴杭，任教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㈦。與姜丹書，夏丏尊夜遊西湖，作西湖夜遊記㈧。是年民國肇造，師填滿江紅一闋誌感㈨。

㈠題朱賢英女士遺畫集：『壬子春，予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後屢以書畫乞爲判



此爲沙翁自撰墓誌，上面左角爲李叔同先生所譯近代英文。右角爲李先生跋語。中間則李先生所題「沙翁墓誌」四字。民國元年曾登太平洋畫報。十六年轉載於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三期，爲呂伯攸先生所藏。茲自小說世界轉載。墓誌大意如左「好朋友，看上帝的面上，請勿來掘這裏的骨灰。祝福保護這些墓石的人，咒詛搬移我骨的人。」

正。勤慎罴到，冠於同輩。……」

又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㊂「李叔同除研究繪畫外，他在日本對於音樂也很有成績。…………他歸國後，任城東女學音樂教習。」（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四期。）

㊁勁草南社影事：四、南社中葉時期

「當時南社社友，散居東南各省，而大部份仍在上海，此時社友猶不過二百餘人，而留滬者已有四五十人，可稱少數中之多數。民國成立後，第一次聚餐，實爲第六次雅集。……民元三月十三日，仍在愚園舉行，到者四十人，計柳亞子，朱少屏，黃賓虹，胡樸安，雷鐵厓，葉楚傖，黃季剛，馬小進，陳杜衡，曾孝穀，李息霜，（即弘一大師）等，愚園茶會，民影攝影，杏花樓聚餐。這一次雅集興高采烈，盡歡而散。五月通訊錄出版，粉紅色封面，李息霜設計圖案畫並

題簽，古香古色，彌覺悅目。……」雜誌第十二卷第五期）。

㊂胡懷琛上海藝術概要：「民國元年，他（李叔同）在太平洋報館担任編輯。當時太平洋報附刊的畫報，就是他主編的。（叔同兼工書法，嘗以隸書筆意寫英文莎士比亞墓誌，與蘇曼殊爲葉楚傖所作汾堤弔夢圖，同時印入太平洋畫報，稱雙絕。蘇曼殊說部「斷鴻零雁記」，最初亦在太平洋畫報發表。）同時他又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會址附設在太平洋報社中。」

又胡懷琛上海學藝團體：「文美會」：「文美會爲李叔同等所發起，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李氏方主編太平洋畫報副刊，故文美會中人多太平洋報社中人，文美會所即附設在太平洋報社內。李氏曾編「文美雜誌」一冊，內容係會友所作書畫，及印章拓本，皆爲手稿。紙張大小一律，極爲精美，開會時會員彼此傳觀，並未印行。該會創辦未及一年，即無形解散。」

（青案：陳無我話舊：「民元春夏間，陳英士先生等辦太平洋報，主筆葉楚傖，總理朱少屏，我也濫竽在編輯部內，那太平洋報特闢文藝一門，用連史紙石印單張，隨報附送，那主編文藝的，原來就是李叔同先生。」

㊃柳亞子贈弘一大師偈跋：「弘一大師爲余三十年前舊交，即以茶花女現身說法之李惜霜也。南社，文美會，都有因緣；嗣聞君披薙大慈山，遂絕音耗。頃復稔其閉關閩海，爰書此勗之。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亞子九龍。」（見覺音月刊）

⑮戲寫各體字贈義兄許幻園：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壬子六月戲寫各體字奉

幻園謙兄一笑　息。」

⑯胡寄塵記斷鴻零雁：「適陳英士在上海辦太平洋日報，曼殊遂以斷鴻零雁記稿付刊於該報……是爲民國元年夏間事。及民國元年秋，太平洋報以負債停版，同人星散。……余之行李，竟未及攜出，被鎖閉於該社中；而獨攜出曼殊墨跡二，一爲其手寫斷鴻零雁記稿本，一則曼殊爲楚傖所繪汾堤弔夢圖也。然尚有一物未及攜出，至今引以爲恨事，卽李叔同手書莎士比亞墓誌原文是也。」

⑰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方淸之季，國立藝術師資甚稀，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浙江兩級師範）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經子淵氏因事制宜，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

⑱西湖夜遊記：——

「壬子七月，予重來杭州，客師範學舍。殘暑未歇，庭樹肇秋，高樓當風，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遊西湖，於時晚暉落紅，暮山被紫，游衆星散，流螢出林。湖岸風來，輕裾致

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陳粲盈几。短童侍坐，狂言披襟，申眉高談，樂說舊事，莊諧雜作，繼以長嘯，林鳥驚飛，殘燈不華，起視明湖，瑩然一碧；遠峯蒼蒼，若現若隱，頗涉遐想。因憶舊遊，曩歲來杭，故舊交集，文子耀齋，田子毅侯，時相過從，輒飲湖上。歲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離，逝者不作，墜歡莫拾，酒痕在衣。劉孝標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吾生渺茫，可晞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燭言歸。星辰在天，萬籟俱寂，野火閃閃，疑似青燐，垂楊沉沉，有如酣睡。歸來篝燈，斗室無寐，秋聲如雨，我勞如何？目暝意倦，濡筆記之。」

(九)滿江紅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胆，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尸骸暴。儘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 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大師三十四歲

是年「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改組爲「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仍任教其間。同事有姜丹書(一)、夏丏尊(二)錢均夫(三)，馬敘倫等(四)。高足有豐子愷，劉質平，李鴻梁，黃寄慈，金咨甫，吳夢非，李增庸，丹伯攸，曹聚仁，傅彬然等。春間游湖後治印七方，并作書寄廣州陸丹林(七)。是年五月十四日，友人夏丏尊二十八年誕辰，師摹漢長壽鈎鈎銘，並加題記以祝(六)。

㈠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余與上人，初爲文字交，先即以報章文藝相往還，繼爲「南社」同文。至民國紀元，始同事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以至改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六年間，志同道合，聲應氣求，相交益契。」

㈡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我和弘一法師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校（後改名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的時候。這個學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不輕易更換教職員。我前後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這七年中我們晨夕一堂，相處很要好。」

㈢顯念居士「悼弘一師」：「余之初識師也，距今三十四五年前，在東瀛留學，有時邂逅於集會場所，然尚未及訂交也。民元師應聘來杭，任浙江一師教職，時余亦在一師任課，彼此上下教室相値，或遇開教務會議時相與研討，始知師之沉默寡言，和藹可親。而其立品之高超，學識之淵博，又爲余所銘刻於心而未嘗或忘者。」

（青案：顯念居士即錢均夫先生。）

㈣馬敍倫：悼弘一師：「四十年前，有諸暨湯先生，館於余同居之倪氏。……常喜談柳巷花街故事，語及天津李叔同豪華俊眹，不一可世。時上海有中外日報者最風行，先生因指報額曰：此即叔同所爲也。既而又貽余小冊，則皆臨摹周秦兩漢金石文字，無不精似。余知叔同自此始。後十年，余歸自廣州，任教於杭州，與叔同同事於師範學校。……」

㊄寄陸丹林廣州書：「丹林道兄左右：昨午雨霽，與同學數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首，不覺目酣神醉。山容水意，何異當年袁石公遊湖風味？惜從者棲遲嶺海，未能共挹湖清芬爲悵耳。薄暮歸寓，乘興奏刀，連治七印，古樸渾厚，自審尚有是處。從者屬作兩鈕，寄請法政。或可在紅樹室中與端州舊硯，曼生泥壺，結爲清供良伴乎？著述之餘，盼復數行，藉慰遐思。春寒，惟爲道自愛，不宣。岸白。」（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中抄出。）

㊅漢長壽鈎鈎銘題記：「**長壽**」

「右漢長壽鈎鈎銘二字，阮元案：銘作陰款，揣其制當更有一鈎，文必陽識。古人合之以當符祭也。癸丑五月十四日丙翁同學二十八年誕辰，摹此以祝丙翁長壽。當湖老人息翁。」

##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大師三十五歲

是年仍在杭任教；爲夏丏尊題小梅花屋圖㊀。

㊀玉連環影：——「屋老。一樹梅花小。住個詩人，添個新詩料。愛清閒，愛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民初余僦居杭城，庭有梅樹一株，因名之曰小梅花屋。陳師曾君爲作圖。一時朋好多有題詠。圖經變亂已遺失，此小詞猶能記誦，亟爲錄存於此。丏尊記。）（覺有情半月刊）

# 春遊

三部合唱

息霜作歌
息霜作曲

Moderato

春風吹面 薄于紗 春人妝束 淡于畫
遊春人在 畫中行 万花飛舞 春人下
梨花淡白 菜花黃 柳花委地 薺花香
鶯啼陌上 人歸去 花外疎鐘 送夕陽

——李叔同所作歌曲之一——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大師三十六歲**

是年仍任教浙江一師㊀，並應江蘇之聘，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功課㊁，五月，在西湖參加南社臨時雅集㊂，與柳亞子，林秋葉等憑弔馮小青墓，偕同游諸子題名勒石於其墓側㊃。本年所作詩詞頗多㊄。

（青案：近在滬晤北京道禪和尚。據云：民國四年春，彼因友人之介，曾晤李叔同先生於北京鐵獅子胡同余宅，余氏爲李先生之友人，時任職交通部云。（據此是年大師或曾北返一次）

㈠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同時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導師；是以藝林狂狷，栽成衆多，典型長垂，鐸音未替，流風餘韻，山高水長，凡我同道多能道之者。」

㈡江謙壽弘一大師六十周甲詩：「雞鳴山下讀書堂，廿載金陵夢未忘。寧社恣嘗蔬筍味，當年已接佛陀光。」

乙卯年，謙承辦南京高等師範，時聘師任教座，師於假日倡寧社，借佛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蔬食講演，實導儒歸佛方便門也。」

㈢南社臨時雅集攝影說明：「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十六日，南社舉行臨時雅集於杭州西湖孤山之西泠印社。社友先後莅止者爲林好脩，鄭佩宜，姚石子，高吹萬，李息霜，柳亞子，王海帆等共二十七人。」（南社第十五集民國五年一月出版）

㈣手書柳亞子題「明女士廣陵馮小青墓」散記，及同遊諸子題名：

「馮郎春航，能歌小青影事者，頃來湖上，泛棹孤山，撫冢低徊，題名而去。既與余邂逅，屬爲點染，以眎後人，用綴數言，勒諸墓側，世之覽者，倘亦有感於斯。民國四年夏五。吳江柳亞子題。

是日同游者：林秋葉，王漱巌，沈半峯，程弢堂，陳康尊，陳越流，李息翁，朱屏子，丁白丁，丁不識，丁展庵，周佚生，費龍丁，陳棵園，高吹萬，姚石子，林憩南，樓辛壺，陸鄂不，龍小雲等。」

（靑案：以上分書二碑，今尚立於西湖孤山放鶴亭下馮小青墓側。字作北魏筆法，雖未署名，一見可知。歲次甲申六月十二日重遊西湖，登陸遷弔，因錄於此。）

㊄是年大師在杭所作詩詞頗多，玆錄於左：——

十里明湖一葉舟，城南烟月水西樓。幾許秋容嬌欲流，隔着垂楊柳。遠山明淨眉尖瘦，閒雲飄忽羅紋縐，天末涼風送早秋，秋花點點頭——早秋。

春風吹面薄於紗，春人妝束淡於畫。遊春人在畫中行，萬花飛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黃，柳花委地芥花香。鶯啼陌上人歸去，花外疏鐘送夕陽。——春游曲。

（按此曲曾由師手寫成歌譜，曰三部合唱，下署：息霜作歌，息霜作曲。或作於民國三年。）

西風乍起黃葉飄，日夕疎林杪。花事匆匆，夢影迢迢，零落憑誰弔。鏡裏朱顏，愁邊白髮，光陰暗催人老。縱有千金，縱有千金，千金難買年少。——悲秋。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

山。——送別。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託。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憶兒時。

青案：豐子愷「法味」：『——他（一師）後來教音樂時，曾取首淒惋嗚咽的西洋有名歌曲"My dear old snny hone"來改作一曲「憶兒時」，中有「高枝棲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託」之句，恐怕就是那時（居城南草堂）的自己描寫了。」

纖雲四捲銀河淨，梧葉蕭疏搖月影。剪徑涼風陣陣緊，暮鴉棲止未定。萬里空明人意靜。呀，是何處，敲徹玉磬。一聲聲清越度幽嶺。呀，是何處，聲相酬應。是孤雁寒砧并。想此時此際幽人應獨醒，倚欄風冷。——月夜。

日落西山，一片羅雲隱去。萬種情懷，安排何處。卸妝出嫦娥，玉宇瓊樓緩步。天高氣清。滿庭風露。問耿耿銀河，有誰引渡。四壁凉蛩，如來相語。盡遣了閒愁，聊共月華小住。如此良宵，人生難遇。

寒蟬吟罷，驀然螢火飛流。夜涼如水，月掛簾鈎。愛星河皎潔，今宵而欲罷收。蟲吟侑酒，排遣閒愁。聽一枝長笛，有誰人倚樓。天涯萬里，情思悠悠。好安排枕簟，獨尋睡鄉優遊。金風

颯颯，底事悲秋。——秋夜。

（以上幾首，因未著寫作年月，姑予歸入本年，以便讀者欣賞。）

##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大師三十七歲

是年師在一師除授音樂外，兼敎圖畫；並仍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功課㊀。秋間將入山坐禪，爲陳師曾題荷花小幅㊁。偶讀日文雜誌，謂斷食爲身心更新之修養方法，遂入虎跑大慈山試驗斷食，兼旬而返㊂。手書「靈化」二字，加跋贈朱穌典㊃。在斷食期間，仍以寫字爲常課，所寫有魏碑，篆文，隸書，筆力毫未減弱㊄。並著有斷食日記㊅。是年日

李叔同所作木炭畫
（原畫豐子愷藏）

者謂師有大厄，因刻一印章，曰：「丙辰息翁歸寂之年」㊆。斷食期間及前後所臨各種碑字，皆注明月日所書，並作題記，今存夏丏尊處㊇。是年大師欲御古琴，友人馬一浮請其過訪試之㊈。

㊀豐子愷話舊：——『我在十七歲（一九一四）的暑假時畢業於石灣的崇德縣立第三高小學校。（按豐氏「我的苦學經驗」云：我於一九一九年，二十二歲的時候，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母親決定命我投考杭州第一師範。……三年級以後……我們的圖畫科改由向來教音樂而常常請假的李叔同先生教授了。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覺得甚爲新奇。……有一晚，我爲了別的事體去見李先生，告退之後，先生特別呼我轉來，鄭重地對我說：「你的畫進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學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快速的進步。」李先生當時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及我們的浙江第一師範兩校的圖畫。他又是我們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聽他這兩句話，猶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陣急烈的東風要大變方向而突進了。……二十年四月三十日作（見「中學生」）』。

㊁題陳師曾畫荷花小幅：『師曾畫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貽聽泉先生同學。今再展玩，爲綴小詞，時予將入山坐禪，慧業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

一花一葉，孤芳致絜。昏波不染，成就慧業。』

（見南社第二十二集，民國十二年。）

㊂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有一次我從一本日本的雜誌上見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說斷食

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穌，都曾斷過食。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德，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並且還列舉實行的方法及應注意的事項，又介紹了一本專講斷食的參考書。我對於這篇文章很有興味，便和他談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雜誌去看。以後我們也常談到這事，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的話，可是並沒有作過具體的決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說過就算了。

約莫經過了一年，他竟獨自去實行斷食了，這是他出家前一年陽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當然都回上海的。陽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後，我也就回家去了，總以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滿返校，不見到他，過了兩星期他才回來。據說假期中沒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斷食。我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笑說：「你是能說不能行的，並且這事預先教別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驚小怪起來，容易發生波折。」

㈣師於虎跑定慧寺試行斷食歸後，自書「靈化」二大字，附註云：「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彊，書此奉穌典仁弟，以為紀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下嵌二印：一為「李息」，一為「不食人間煙火」。

㈤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

「他的斷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漸減食至盡，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

由粥湯逐漸增加至常量。據說經過很順利，不但並無苦痛，而且身心反覺輕快，有飄飄欲仙之象。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寫字的，在斷食期間，仍以寫字爲常課，三星期所寫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隸書，筆力比平日並不減弱。他說斷食時，心比平時靈敏，頗有文思，恐出毛病，終於不敢作文。他斷食以後，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塊的肉。（平日雖不茹素，不多食肥膩肉類）自己覺得脫胎換骨過了。用老子「能嬰兒乎」之意，改名李嬰，依然教課，依然替人寫字，並沒有什麼和前不同的情形。據我知道，這時他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學書和道家的書類，佛學尚未談到。」

又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自爲人師以後，刻意於本身之修養。聞斷食可使身心更新，乃於民國五年，乘寒假餘閒，往杭州虎跑大慈寺，身試驗之，幾旬而回，爲余言：第一週間，漸減食量，并漸薄其質，由兩碗而一碗，而半碗，而白粒，由飯而粥，而湯，而水。第三週間，一反第一週之序而行之，以至復原，經過良好。余視之，面目黧瘦，而精神則頗舒泰。余問：當第二週間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答曰：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靈，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云。」

(六)姜丹書追憶大師：「民國五年在虎跑寺試驗斷食，是引起出家之最大動機。上人所記斷食日記、關於身心一切情形頗詳。據其自言所以爲此試驗者，乃仿效日本學者某氏之成法也。此日記原存堵申甫居士處，未知此次兵燹有否波災！」

㊆夏丏尊續護生畫集序：『和尚在俗時，體素弱，自信無壽徵。日者謂丙辰有大厄，因刻一印章，曰「丙辰息翁歸寂之年」。是歲爲人作書常用之。余所藏有一紙，卽蓋此印章者。』

㊇虎跑斷食期間臨摹各碑題記：『丙辰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斷食大慈山定慧寺所書。』

（白文印「不食人間煙火」，又一印文爲「一息尙存」，今存夏丏尊處。）

㊈馬一浮致李叔同書：『壁上琴弊。向者足下欲取而彈之，因命工修理，久之始就。曾告徐君，便欲遣童齎往，未得其答，恐左右或如金陵；比還杭州，願以暇日枉過草庵，安絃審律，或猶可備君子之御耳。浮頓首　叔同先生足下　閏月十七日』

（靑案：此書似作於民國五年，今存夏丏尊處。）

##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大師三十八歲

是年新歲，師以居士身居虎跑寺習靜。馬一浮介其友人彭遜之往居虎跑，就法輪長老修習禪觀㊀。正月初八日，彭君卽於虎跑出家，師目擊當時情形，頗爲感動，卽皈依虎跑退居老和尙了悟爲在家弟子，取名演音，號弘一㊁。春假滿後，仍在一師授課，但已茹素看經，並供佛像㊂。時易名李嬰㊃。是年師與馬一浮居士過從甚密，於佛教教義頗受馬氏之啓導㊄。

㊀馬一浮致李俶同書：

『昨遊殊有勝緣，今晨入大慈山，入晚始歸，獲餐所饋上饌，微妙香潔，不啻淨土之供也。』

長水大師起信論筆削記，尋申賢首之義，謹以奉覽。故人彭君遜之，耽玩義易有年，今初發心，修習禪觀，已爲請於法輪長老，蒙假閒寮，將以明日移入，他日得與仁者並成法侶，亦一段因緣爾。

俶同先生足下　馬浮和南

法輪長老屬爲道念　廿八日』

（靑案：此書就日期推算，當係作於民國五年除夕前二日，以彭君於民國六年正月初八日即出家剃落也。）

㈡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據說他自虎跑寺斷食回來，曾去訪過馬一浮先生，說虎跑寺如何淸靜，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陰曆新年，馬先生有一個朋友彭先生，求馬先生介紹一個幽靜的寓處。馬先生憶起弘一法師前幾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師正在那裏，經馬先生之介紹，就認識了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幾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發心出家了，由虎跑寺當家爲他剃度。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一切，大大感動。可是還不就想出家。僅皈依三寶，拜了悟老和尙爲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

（靑案：據夏先生云：虎跑寺有大房二房之分，彭遜之出家剃度師父法輪長老，爲二房主持；一師之剃度師了悟和尙，爲大房之退居老和尙。）

㈢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從此以後，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經，室中供佛像了。」

㈣盍簪書屋遺詩署簽：「盍簪書屋遺詩。丁巳重陽弘翁李嬰。」

㈤馬一浮致李叔同書：

「昨復過地藏菴，與楚禪師語甚久。其人深於天台教義，綽有玄風，不易得也。幻和尚因衆啓請，將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於今夕解七。明日之約，蓋可罷已。海潮梵宇宏廣，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場，亦其本願之力，故感得是緣。月法師開於今日茶毘，惜未偕仁者往觀耳。浮和南　叔同居士足下　初六日。」

（青案：月霞法師於民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圓寂於杭州玉泉寺，此信當作於十二月。）

##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大師三十九歲

是年夏曆七月十三日，披剃於杭州虎跑寺。即依皈依師了悟上人爲剃度師，法名演音號弘一㈠。行前以平生藝術作品暨物等分贈諸友㈡。剃度之翌日，夏丏尊訪於虎跑，師寫楞嚴一節贈之，以爲紀念㈢。九月至靈隱寺受戒，馬一浮貽以靈峯毘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覽後因發心學戒㈣。是月夏丏尊喪父，師具戒後以緣者所施之筆墨與紙爲書地藏本願經一節，以爲迴向㈤。受戒後至嘉興精嚴寺佛學會閱藏，首以筆墨接人。十一月應馬一浮之招至杭州海潮寺打七㈥。遂

至玉泉寺度歲㊆。歲暮，舊友楊白民訪師於玉泉寺，師寫訓言二則貽之並加題記㊇。其出家前心境之轉變，可於其所作歌曲中：落花，月，與晚鐘見之㊈。

㊀僧睿弘一大師略史：『民國七年，師三十九歲。乘學校暑假，將一切書籍字畫衣物，分贈諸友及學生，復將平生所雕金石，贈於西泠印社，該社爲封於石壁之中，題曰印藏。獨往虎跑求剃髮出家，遂於七月十三日，禮了悟老和尚爲師，正式剃度，法名演音，號弘一。』



李叔同將入山修梵行時攝影右爲畫家豐子愷
二　左爲音樂家劉質平豐劉二君皆李氏弟子

㊁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乃在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時正三十九歲。上人雅擅書法，世所共知。然歷年已來，面目



印藏在西湖孤山西泠印社

屢變，丐者愈重，作者愈勤，所作漢魏六朝分隸眞書居多；金石書畫賞鑑之精，亦異尋常。及入山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其餘零縑殘素，分歸友好夏丏尊，堵申甫，及賢弟子吳夢非，金咨甫，李鴻梁，豐子愷，劉質平，李增庸等爲紀念品。而余先母强太夫人墓誌銘，則其在家絕筆。書成之翌朝，即悄然入山，故已預署其欵曰大慈演音矣。上人故有妻，居天津，有二子，聞曾欲求一面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姬，居滬；出家時，託友爲遣，初固絕未使之聞也。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慟哭而東返。」

又致楊白民書：「贈兄之阿彌陀佛直幅，乞收入。又一小條，乞交質平。（孝先欵）其餘四包，乞依包面所寫者分送之。費神至好不言謝也。

白民老哥　弟嬰頓首　五月廿二日。

又類腋及楹聯叢話各一冊，係前送上之書籍內所缺者，故補奉之。附致質平函，乞轉交。弟定明晨入山。」

（青案：此札爲民國七年仲夏自杭州寄還者，信箋爲自畫造像，坐於芭蕉葉上，現存蘇州蕭退闇處。楊白民爲音師在俗至友，時任上海城東女學校長。）

又大師少年時，得朱慧百李蘋香二妓所贈詩畫扇頁各一，裝成卷軸，珍視之。入山時，貽夏丏尊。自題其端曰「前塵影事。」跋云：「息霜舊藏此卷子，今將入山修梵行，以貽丏尊。戊午仲夏并記」（見光緒己亥及辛丑年條附錄）又以所藏贈金娃娃詞橫幅贈夏丏尊，自跋其尾曰：「戊午仲夏將入山，檢奉丏尊藏之，演音。」

又大乘戒經十善業道經自跋：——「南皖崔居士，余故友也。遜國改元而後，余住錢塘湖上，數與居士函問往還。逮及披剃，檢所庋藏圖書珍玩貽之。居士因奉佛法，集余遺物，別陳一室，中供佛像，焚香誦經。並率族衆，依余親教大慈老人稟受三歸。」

又夏丏尊弘一法師之出家：——「暑假到了，他把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朋友學生及校工們，我所得的是他歷年所寫的字，他所有摺扇及金表等。自己帶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幾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門，他不許再送了，約期後會，黯然而別。」

㈢寫楞嚴一節贈夏丏尊跋：「戊午大勢至菩薩誕剃度於定慧禪寺。翌日丏尊居士來山，爲書楞嚴念

佛國通章，俟他年同生安養，開妙法音，回施有情，共圓種智。　大慈山當來沙彌演音並記。七月十四日。」

㈣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余於戊午七月，出家落髮。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峯毘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範，披翫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

㈤為夏丏尊書地藏本願經跋：「戊午九月，入靈隱山乞戒，受紙筆墨；時丏尊喪父，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釋演音。」

㈥范古農述懷：「民國七年，師將出家，大捨其在俗所有書籍筆硯以及書畫印章樂器等於友生。道出嘉興，持杭友介紹書見訪，垂詢出家後方針。余與約如不習住寺，可來此間佛學會住，有藏經可以閱覽。故師出家後，即於九十月間來嘉興佛學會。會中佛書每部為之標簽，以便檢閱。會在精嚴寺藏經閣，閣有清藏全部，亦曾為之檢理。住時雖短，會中得益良多。時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余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贈寺，余及余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居會約兩月，杭州海潮寺請法一禪師主七，馬一浮先生招之往，遂行。」

㈦玉泉居士墓誌銘：「余始騖染，與程子中和往玉泉。……」

㈧手書訓言贈楊白民并題記：「古人以除夕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昔黃檗禪師云：預

先若不打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脚忙手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夕事不爲早，初識人事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爲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故須將除夕無常，時時警惕，自警自策，不可依舊蹉跎去也。

余與白民交垂二十年，今歲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猶沉溺塵網。歲將暮，白民來杭州，訪余於玉泉寄廬，話舊至懽。爲書訓言二紙貽之，余願與白民共勉之也。戊午除夕弘一演音。」

（青案：另一紙係書十善法，其題記云：「戊午歲暮，爲白民書十善法，勉旃。西湖定慧弘一釋演音，時客玉泉清漣。」楊白民先生已謝世多年，此物現由其女公子楊雪玖女士保存。）

又豐子愷法味：「招賢老人法號弘傘。……他本來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數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訪他。且在途中對我說：「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時曾當過團長，親去打南京。近來忽然悟道，暫住在玉泉寺爲居士，不久亦將剃度。」

㈨曹聚仁李叔同：——「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親。……

「我們的李先生」，（同學間的稱呼）能繪畫，能彈琴作曲，字也寫得很好，舊體詩詞造詣極深，今東京時曾在春柳社演過茶花女；這樣藝術全才，人總以爲是個風流蘊藉的人，誰知他

性情孤僻，律己極嚴，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狷介得和白鶴一樣。……民國五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靜修，絕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溫潤。七年七月，他乃剃髮入山，與俗世遠隔了。我們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無他語。有時走過西泠印社，看見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這是我們李先生的。」……李先生之於人，不以辯解，微笑之中，每蘊至理；我乃求之於其靈魂所寄託的歌曲。在我們熟習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鐘三歌正代表他心靈的三個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
憶春風之日暝，芳菲菲以爭妍；
既乘榮以發秀，倏節易而時遷，春殘。
覽落紅之辭枝兮，傷花事其闌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俛念遲暮，
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衰；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這是他中年後對於生命無常的感觸，那時期他是非常苦悶的，藝術雖是心靈寄託的深谷，而他還覺得沒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若仰望！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託於彼岸，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鐘的境界：——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飄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靈響徹心弦，眑眑幽思凝冥杳。

衆生病苦誰持扶？塵網顛倒泥塗汚。
惟神憫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
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入定陳虔祈。
倏忽光明燭太虛，雲端彷彿天門破；
莊嚴七寶迷氤氳，瑤華翠羽垂繽紛。
浩蕩光兮朝聖眞，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雲，忽現忽若隱。
鐘聲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無外！」

（人世間月刊第九期）

##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大師四十歲

是年春，居杭州玉泉寺，舊友袁希濂往訪，師但勸其念佛，並閱安士全書㊀。范古農亦率杭州佛學會會友訪於玉泉，請師開示念佛，師以撰普賢行願品疏鈔相託㊁。初夏自玉泉致書楊白民轉託蕭蛻公研究止咳丸製法，以施卜方㊂。夏居虎跑結夏，夏丏尊往訪，手寫楞嚴數則貽之㊃。秋至靈隱掛搭，胡樸安訪之，賦詩以贈㊄，冬，與程中和居士於玉泉共燃臂香，依天親發菩提心論

發十大正願㊅。爲龍丁題唐人寫經殘本跋貽曼逹禪師㊆。

㈠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民國七年戊午，余再調杭州，而師已出家。余因公務太繁，不克尋訪。翌年已未，余調任武昌，知師在玉泉寺，乃往走別。師謂余前生亦係和尙，勸令朝夕念佛；並謂有安士全書，必須閱讀，不可忘卻等語，鄭重而別。』

㈡范古農述懷：『此後（出家以後）嘗住杭州清漣寺，（卽玉泉寺）居士程中和常親近焉。時余每年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九年春，講十二門論畢，與會友遊淸漣寺，衆請師開示念佛，師以擬普賢行願品疏鈔相託。……翌年師將赴新登山上閉關，程居士卽出家名弘傘，約伴往送關。余與會友往送，攝影而別。』（靑案：大師赴新登貝山閉關，爲民國九年之事，此處所謂「翌年」，當爲民國九年，故「九年春」應爲八年春之誤。）

㈢致楊白民轉蕭蛻公書：

『前獲尊片，欣慰無已。尤惜陰居士施送止咳丸，謂其效卓著。竊謂咳嗽之疾有多種，似未可執定一方。以此方雖善，或亦有時未能適用。聞蕭蛻公居士精於醫理，玆附寄原方，乞爲轉呈蛻公，乞彼詳爲斟定：何種咳嗽，服此最宜，何種咳嗽服此亦可，何種咳嗽服此不宜。請彼詳細寫錄，卽逕寄上海瀟路七一七尤惜陰居士手收。余爲愼重人命起見，故敢代爲陳請，想蛻公當甚願惠致也。若此方配合之藥品分兩有須變易者，亦乞寫示。率陳不具。　四月十五日　演音疏

附二紙并此函，乞同寄毀公居士至感。（青案：此函作於民國八年，時師在杭州玉泉寺）

㈣書楞嚴數則貽夏丏尊跋云「己未中伏，丏尊來大慈，檢手寫楞嚴數則貽之。定慧弘一淨行近住釋演音並記」

㈤胡樸安我與弘一大師：——『民國元年與大師同事於太平洋報。……朝夕同居，常覺其言論有飄飄出塵之致。後在杭州出家，薙髮於虎跑，受戒於靈隱，寄寓於玉泉。樸安每到杭，必謁大師，大師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樸安謁大師於靈隱寺，贈詩云：「我從湖上來，入山意更適，日澹雲峯白，霜青楓林赤。殿角出樹杪，鐘聲雲外寂。清溪穿小橋，枯藤走絕壁，奇峯天飛來，幽洞窈百尺，中有不死僧，端坐破愁寂。層樓聳青冥，列窗挹朝夕。古佛金為身，老樹柯成石。雲氣藏棟梁，風聲動松柏。弘一精佛理，禪房欣良覿。豈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靜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為我說禪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風寒，樓外山沉碧。」

大師書「慈悲喜捨」一橫幅答之。語樸安曰：學佛不僅精佛理而已。又我非禪宗，並未為君說禪宗，君詩不應誑語。樸安囿於文人之習慣，不知犯佛教誑語之戒，於是深敬大師持律之精嚴也。』

㈥玉泉居士墓誌銘：『改元後七年，余始歸染，與程子中和住玉泉。翼年冬結期修淨業，十二月八日，共燃臂香，依天親菩提心論發十大正願。』

㈦唐人寫經殘本題記：『是冊為龍丁貽曼達者，曼達蹤跡不可得，為轉貽吳居士演定，以結法緣。

已未大雪，弘一演音記。」

（靑案：本年六月十二日遊西湖招賢寺，晤圓一法師，承示唐人寫經殘本，有此題記，因急錄之。據云是時一公居西湖玉泉寺。）

##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大師四十一歲

是年春，仍居玉泉寺。四月，手書無常經爲其亡母五十九周冥誕迴向㈠。六月，將之新城貝山掩關，敬書佛號六字，幷摘錄蕅益大師名言，及書三皈依，五學處等，以付石印，廣結善緣㈡，隨行書「珍重」二字，加跋贈夏丏尊㈢。到新城貝山，即專研南山戒疏㈣，是時程中和居士即出家名弘傘，約伴往護關㈤，六月廿五日，致書夏丏尊，告將掩關，囑各努力㈥。七月二日，於貝山撰佛說無常經序，廣稽教典，寄滬勸丁福保付印流通㈦。是月爲弘傘法師亡母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㈧。是月十三日，爲師剃染二年紀念，書佛說大乘戒經，以爲法界衆生迴向㈨。又於二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書十善業道經，迴向法界衆生㈩。八月遊衢州，小住蓮花寺(十一)。撰汪居士傳(十二)。手書阿含經多冊，並自裝幀題記(十三)。多，爲印光法師文鈔題詞並序(十四)。是年因寫經過多，色力日衰，印光法師致書勸其息心專一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實益(十五)。

㈠手書無常經跋：「庚申四月二十一日，亡母五十九周誕辰，敬書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演音幷記。」

㈡書南無阿彌陀佛洪名題記：「明蕅益大師云：念佛工夫，祇貴眞實信心。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養的可歸，熾然欣厭。次信現前一舉一動，皆可迴向西方，若不迴向，雖上品善，亦不往生。若知迴向，雖誤作惡行，速斷相續心，起殷重懺悔，懺悔之力，亦能往生，況持戒修福種種勝業，豈不足以莊嚴淨土？庚申六月，將之新城貝山掩關念佛，書此以志記念。大慈定慧弘一沙門演音。」（南無阿彌陀佛解，三版依五學處解合刊，上海醫學書局版）

㈢贈別夏丏尊并記：「「珍重」予居杭九年，與夏子丏尊交最竺，今將如新城掩關，來日茫茫，未知何時再面？書是以貽，感慨系之矣。庚申夏弘一演音記。」（青案：大師時居玉泉寺云）

㈣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青按：新城一名新登，在浙江富春隣境）。假得弘教律藏三帙，並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鈔，及靈芝記；將掩室山中，窮研律學，乃以障緣，未遂其願。」

㈤范古農述懷：「此（出家）後，皆住杭清漣寺，居士程中和常親近焉。時余每年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八年春，講十二門論畢，與會友遊清漣寺，衆請師開示念佛。師以擬普賢行願品疏鈔相托。余返里擬之於課餘，至暑假卽赴杭會講演。翌年，師將赴新登山上閉關，程居士卽出家名弘傘，約伴往護關。余與會友往送，攝影而別。」

㈥致夏丏尊書：「猥承遠送，深感厚誼。來新居樓居士家數日，將[illegible]入山，七月十三日掩關，以是日爲音髫染二周年也。吳建東居士前屬撰楊溪尾慈濟橋記[illegible]關期近，未暇構思，願賢首代我爲之。某氏所撰草稿附奉，以備參考。撰就俟交吳居士收。相見無日，幸各努力，勿放逸，不一。丏尊居士文席　演音　六月廿五日。」

㈦佛說無常經序：「庚申之夏，余居錢塘玉泉龕舍，習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有誦三啓無常經之事數則。（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七云，佛言，若苾芻來及五時者，應與利分。云何爲五，一打揵椎時，二誦三啓無常經時，三禮制底時，四行籌時，五作白時。其餘數則，分註下文。）又閱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載誦三啓無常經之儀至詳。（南海寄歸內法傳云，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讚歎具陳其德，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曛黃時，大衆出門，繞塔三帀，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共坐定，令一經師，昇師子座，讀誦少經。其師子座，在上座頭。量處度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說。讀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語。或云娑婆度。義目善哉。經師

方下。上座先起，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第二上座，准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禮，隨情而去。斯法乃是東方聖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因以知是經為佛世諸大弟子所習誦者。或以是為日課焉。經譯於唐。其時流傳未廣，誦者蓋罕。（日本沙門最澄顯戒論，開示大唐貢名出家不欺府官明據五十一，轉有當院行者趙元及，年三十五，貫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修德里，父貞觀為戶身無籍，誦無常經一卷等。）宋元以來，殆無道及之者。余懼其湮沒不傳，致書普友丁居士，勸請流通。居士讚喜，屬為之序。竊謂是經流通於世，其利最普，願略述之。經中數說老病死三種法，不可愛，不光澤，不可念，不稱意。誦是經者，痛念無常，精進嚮道，其利一。正經文字，不逾三百，益以偈頌，僅千數十。文約義豐，便於持誦，其利二。佛許苾芻，唯誦是經，作吟詠聲。（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云，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妙法希有，梵音清遠，聞者喜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云，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華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

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天阿蘇羅藥叉等，乃至隨所住處常安樂。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鉤而去。）其利三。此土葬儀誦經未有成軌。佛世之制，宜誦是經。毗奈耶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云，佛言，苾芻身死，應爲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濕，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深處，令其北首，左脇而臥，以草稕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並說伽他，爲其呪願。（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十二云，苾芻身死，應檢其屍。若無蟲者，以火焚燒。無暇燒者，應棄水中，或埋於地。若有蟲及天雨，應共舁棄空野林中，北首而臥，竹草支頭，以葉覆身，面向西望。當於殯處，誦無常經。復令能者，說呪願頌。喪事既訖，宜還本處。其捉屍者，連衣浴身。若不觸者，應洗足。（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云，出尊者屍，香湯洗浴，置寶輿中。奏衆伎樂，幢幡滿路，香煙遍空。王及大臣，傾城士女，從佛及僧，送詣城外。至一空處。積衆香木，灌灑蘇油，以火焚

之。誦無常經畢，取舍利雜置金瓶內。於四衢路側，建窣堵波。種種香華，及衆音樂，莊嚴供養，昔未曾有。）本經附文，及內法傳（南海寄歸內法傳云，然依佛教，苾芻亡者，觀知決死，當日舁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友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爲坐，或聚土作臺，或置甎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然後各念無常，還歸住處。）皆詳言之，其利四。斬伐草木，大師所呵。築室之需，是不獲已。依律所載，宜誦是經，并說十善。不廢營作，毋傷仁慈（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云，佛告阿難陀，營作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凡授事人，爲營作故，將伐樹時，於七八日前，在彼樹下，作曼荼羅，布列香花，設諸祭食，誦三啓經。耆宿苾芻，應作特欽拏咒願，說十善道，讚歎善業。復應告語，若於此樹，舊住天神，應向餘處，別求居止。此樹今爲佛法僧寶，有所營作。過七八日已，應斬伐之。若伐樹時，有異相現者，應爲讚歎施捨功德，說慳貪過。若仍現異相者，即不應伐。若無別相者，應可伐之。又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第九所載者，與此略同。）其利五。是經附文，臨終方訣，尤爲切要。修淨業者，所宜詳覽。若兼誦經，獲益彌廣。了知苦空無常無我，方諸安養樂國風敲樂器水流華間所演法音，同斯微妙。其利六。生逢末法，去聖時遙。佛世芳規，末由承奉。幸有遺經，可資誦諷。每當日落黃昏，暮色蒼茫，抗聲哀吟，諷是經偈，逝多林中，窣堵波畔，流風遺俗，彷彿遇之。其利七。是經之要，略具於斯。惟願流通，普及含識。見者聞者，歡喜受

抒。共悟無常，同生極樂，廣度衆生，齊成佛道云爾。

是歲七月初二日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撰於新城貝多山中，時將築室掩關，鳩工伐木，先夕誦無常經，是日草此序文，永消罪業。」

(八)手書佛說梵網經跋：「庚申七月，同學弘傘義兄發心，爲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并誦是戒，以爲日課，惟願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演音敬記。」

(九)手書佛說大乘戒經跋：「庚申七月十三日，大勢至菩薩聖誕，演音剃染二年，敬寫此經，惟願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戒香熏修，往生極樂。」

(十)手書十善業道經跋：「庚申七月二九日，地藏菩薩聖誕，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迴向法界衆生，願同修十善業道；以此淨因，決定往生極樂。」

(十一)手裝佛說大乘戒經。十善業道經題記：「庚申中秋，演音手裝并題，時客衢州蓮花古刹。」

(十二)汪居士傳：「庚申中秋中，余來三衢，居蓮華寺，始識馮君明之。有言汪居士，隱於村肆，慕其淵軌，致詞延召，適行雲高家，未由省展。」（按蓮花寺在浙江衢縣北門外三十里處）

(十三)手裝增壹阿含經。雜阿含經，本事經後跋：「是歲（庚申）十二月，敬寫合輯裝訂。白月布灑陀日，摩頤行者弘一音並記。」

(十四)印光法師文鈔題詞并序：——「是阿伽陀　以療羣疚　契理契機　十方宏覆　普願見聞　歡喜信

受勝華鬘於西池　寄無量之光壽。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鐫板，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向未奉承，然嘗服膺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歷天，普燭羣品，寧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已。輒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書印光法師致弘一法師書：『弘一大師鑑：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無訛勿念。書中所說用心過度之境況，光早已料及於此，故有止寫一本之說。以汝太過細，每有不須認眞，猶不肯不認眞處，故致受傷也。觀汝色力，似宜息心專一念佛，其他教典與現時所傳布之書，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損無益。應時之人，須知時事。爾我不能應事，且身居局外，固當置之不問，一心念佛，以期自他同得實益，爲唯一無二之章程也……書此順候禪安。蓮友印光謹復九年七月廿六日，』（佛教公論第八號）

##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大師四十二歲

是年正月，自新城貝山返杭州，披尋四分律，始覽此土諸師之作㊀。至杭，小住閘口鳳生寺，弟子豐子愷時將赴日留學，聞師至杭。特往話別㊁。三月，自錢塘之永嘉，由玉泉居士之紹介，居城下寮——即慶福寺㊂。與寺中同人爲約三章，謝絕諸務㊃。四月至滬，居城東女學，爲女弟子

朱賢英開示念佛法門㊄。旋返溫州，爲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寫經二種，以資迴向㊅。六月，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草本㊆。致書西湖玉泉寺印心寶善二長老問訊㊇，八月，寫經二種爲亡父三十七周諱日紀念㊈。九月，寫增壹阿含四經於城下寮㊉。臘月，在城下寮度歲， 又寫經二種⑪，是冬，聞故友夏丏尊發心念佛，自永嘉書蕅益大師等法語寄贈勗之⑫。

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得覓此土諸師之作。」

㊁豐子愷法味：「我於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閘口鳳生寺向他（弘一法師）告別。……六年前的告別時的情景，宛然都浮出在眼前。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青案：豐子愷赴日留學，爲一九二一年（即民國十年）的早春，所謂六年前當係民國十年無疑。其我的苦學經驗云：「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也君借了四百塊錢。就抛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見中學生二十年新年號）

㊂玉泉居士墓誌銘：「辛酉季春，余從永嘉。掩室城寮，蓋由居士爲之紹介。」

又、因弘恩師弘一音公駐錫永嘉行略：「溯吾師自民國七年出家杭州虎跑，受具靈隱， 九年研教新城貝山，因舊同學瑞安林同莊君言永嘉山水清華，氣候溫適，師聞之欣然；又因吳璧華周孟由二

居士延請，遂於十年三月料簡行裝，擁錫來永，挂搭城南慶福寺，（在永嘉城外俗名城下寮）。……」

㈣丁鴻圖慶福戒香記：「慶福寺，位溫州之東城下，俗名城下寮。僧伽篤守清規，專修淨業。蔚爲一郡名藍。……弘一上人以周孟由吳璧華二居士之介，駐錫於此，喜其幽寂，遂居之，且興終焉之願。……師於民國十年三月初來寺，居數日即閉關。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曾爲約三章，原文如下：

「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今宜息諸緣務，先辦己躬下事。爲約三章，敬告同人：

一、凡有舊友新識來訪問者，暫緩接見。

一、凡以寫字作文等事相屬者暫緩動筆。

一、凡以介紹請託及諸事相屬者暫緩承應。

惟冀同人共相體察。失禮之罪。希鑒亮焉！釋弘一謹白。」

㈤題朱賢英女士遺書集：「去歲四月，余來滬，居城東（女學），賢英（一師在俗女弟子）過談半日，勉以專修持名念佛，毋旁騖他法。……壬戌二月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書於溫嶺城寮。」

㈥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跋：「改元後十年，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爲亡母王太淑人六旬冥誕，敬寫讚禮地藏菩薩懺願儀一卷，以此功德，迴向亡母，早消業障，往生西方。弘一釋演音謹記。」

又手書佛三身讚頌跋：『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敬寫讚頌三種，以此功德迴向亡母，解脫塵緣，往生極樂。弘裔沙門僧胤。』

㈦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得覽此土諸師之作。以戒相繁雜，記誦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輒以私意，編錄數章。頗憙其明晰，便於初學。三月來永甯（溫州），居城下寮。讀律之暇，時綴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訖，題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㈧致杭州玉泉寺印心寶善二和尚書：

印心寶善二大和尚座下：拜別　慈顏，忽忽三月。音等來此習靜念佛，謝絕人事，四大亦粗調適，今歲寒暑不時。比忽暴熱；遙憶法座，輒致書問訊，起居安隱，不具。

後學演音稽首。六月初八日。

清月大和尚乞爲問安。

環空圓湛大和尚便中乞爲問安。

（青案：此札乃予本年六月十一日遊西湖訪招賢寺，探詢弘一大師事蹟，由圓一法師見贈者。信封面書：「杭州西湖玉泉寺印心寶善大和尚　慈啓　永嘉弘緘」。封裏郵戳作十年七月十五

（二十）杭州。」特此誌謝。）

(九)手書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戒經跋：「辛酉八月初五，亡父三十七周諱日，敬寫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沙門演音。」

(十)手書增壹阿含經跋：「辛酉九月，敬寫增壹阿含四經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十一)手書雜譯阿含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雜譯阿含經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又手書本事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本事經二段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十二)手書蕅益大師等法語題記：

「丙尊居士發心念佛，爲寫先德法語以督勵之。辛酉嘉平演音。」

##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大師四十三歲

是年歲朔，書法常首座辭世詞贈白民居士(一)，仍居永嘉城下寮。以依律須奉寺主爲依止師，遂尊寂山長老爲依止阿闍黎(二)。寂公遜謝師仍懇請，遂終身以師禮事寂公(三)。正月，得其俗兄自天津來函，謂其在家之妻室已謝世，囑師返津一行；師曾上書寂山長老乞代請吳璧華居士授其神咒(四)，二月，爲在俗女弟子朱賢英女士題遺詿集(五)。刻印五方贈夏丏尊並加題跋(六)，又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笳集(七)。秋初，溫州颶風過境，拔木發屋，師仍居慶福寺(八)。旋患痢疾，疑或不起，囑命終將其穢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幸即霍然。其解脫有如此(九)，是年春夏秋三季，

師在溫州各寫古德詩文一紙寄贈上海夏丏尊，并自題跋㈣。又爲庵人陳阿林撰往生傳㈤。

㈠手書法常首座辭世偈贈楊白民：「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法常首座辭世詞　壬戌歲朝寫貽　白民居士　弘一音。」

㈡因弘恩師弘一音公駐錫永嘉行略：『十一年春……師以依律須奉寺主爲依止阿闍黎，一日，詣寂老室正暢談間，袖出啓事，示拜師之意，寂老愕然曰：余德鮮薄，何敢爲仁者師，再三辭讓。師曰：吾以永嘉爲第二故鄉，慶福作第二常住，俾可安心辦道，幸勿終棄，並邀璧華孟由二居士懇勸始允，翌日，行拜師禮，並登報聲明。……』

㈢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寂公（寂山爲慶福主持）以一師爲富家子弟而兼學者，出家竟能嚴持戒律，刻苦精進，欽敬供奉，視同佛菩薩。嘗因師持過午不食，特將全寺午飯時間提早爲十時。……師感寂公之慈悲護念，於民國十一年，會攜氈至寂公室，以氈敷座，懇寂公坐其上受拜爲依止師。公遜謝不敢，師禮空座，尊公爲依止阿闍黎。故函札來往，均稱寂公爲師父大人，自稱弟子，公殊不安，曾函告以後勿用師弟稱呼；師即覆云：「弟子以師禮事慈座，已將三載，何可忽爾變易？伏乞慈悲攝受，允列門牆。」仍終身以師禮事寂公。……』

㊃上寂山和尚書：「恩師大人慈座：前命寫之字帖，今已寫就本上，乞收入。前數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謂在家之妻室已於正月初旬謝世，囑弟子返津一次；但現在變亂未寧，弟子擬緩數月，再定行期，一時未能動身也。再者，吳璧華居士不久即返溫，弟子擬請彼授與神咒一種，或往生咒，或他種之咒。便中乞恩師與彼言之。弟子現在雖禁語之時，不能多言；但爲傳授佛法之事，亦擬變通與吳居士晤談一次，俾便面授也。順叩　慈安。弟子演音頂禮。正月廿七日。」

（青案：此札係由上海陳海量居士抄示，謂自溫州寄來者，自爲年譜極重要之材料。惟是札僅記正月廿七日，未着何年，頗難懸擬。但就書中：「囑弟子返津一次，但現在變亂未寧，弟子擬緩數月，再定行期」及「吳璧華居士不久即返溫」諸語推之，此札當作於民國十一年春。蓋是時正値奉直兩軍開戰，故有「變亂未寧」之語。又按李祖虞等所撰吳璧華居士行述有「九年北五省旱災，居士在北京發起佛教籌賑會，十年五月，賑務既畢，而居士病矣乃返北京。療治數月，病勢稍輕，南歸攝養。十一年春，居士在籍（永嘉）創辦蓮池海會，以弘佛法，」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等語，與此札「吳璧華居士不久即返溫」一語，亦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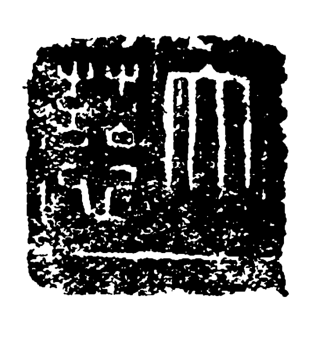
又本年與大師俗姪李晉章先生通信，承示：「俞氏三嬸（即大師在俗德配）故於十一年正月初三日，（故於天津本宅）紀念物所存甚多，一時難寄照片……。」足證予去年所推考者無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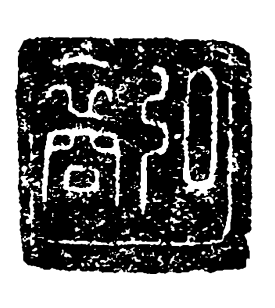
其樂有不可爲外人道者。三十三年三月二八日子青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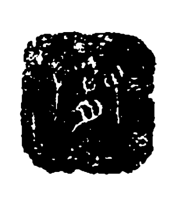
㊄題朱賢英女士遺畫集：

「壬子春，予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後屢以書畫，乞爲判正，勤愼懇到，冠於同輩。未幾負疾，廢學家居。前年侍母朝普陀，禮觀音大士，受三歸依。自是信佛至篤，修習教典，精進靡間。去歲四月，余來滬，居城東，賢英過談半日，勉以專修持名念佛，毋旁騖他法。其時賢英至心信受，深自慶幸；乃以幻緣既盡，殞於歲晚。淨業始萌，朝露遽至，可歎慨也！比者，同學將集其遺畫，影印輯帙，以志哀思，遠徵題辭於予，爲記其往昔因緣如是。壬戌二月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書於溫嶺城寮藏堂。」

㊅贈夏丏尊篆刻題跋『十數年來，久疏雕技。今老矣，離俗披剃，勤修梵行，寧復多暇就玩於斯。頃以幻緣，假立題名及以別字，手製數印，爲志慶喜。後之學者覽茲殘礫，將毋笑其結習未忘











弘一大師出家後所作石刻

耶？於時歲陽玄黓吠舍佉月白分日，予與丏尊交久，未嘗示其雕技，今齋以供山房淸賞。弘裔沙門僧裔並記。」（按所刻五印皆白文，爲「大慈，弘裔，勝月，大心凡夫，僧胤。）

㈦寒笳集序：「壬戌之歲，嘗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笳集。」

㈧淨宗問辨：「十一年壬戌七月下旬，温州颶風暴雨。是夜（吳）璧華適臥牆側，默念佛號而眠。夜半，牆忽傾圮，磚礫泥土墜落徧身，家人疑已壓斃。相率竭力除去磚土，見璧華安然無恙，猶念佛號不輟。察其顏面以至肢體，未有毫髮損傷，乃大驚歎，共感佛恩。其時余居温州慶福寺，風災翌日，璧華親至寺中向余言之。」（弘法刊第二十九期）

㈨因弘恩師弘一音公駐錫永嘉行略：「是（民國十一）年，師患痢疾，寂老存問；師曰：大病從死，小病從醫。今是大病，從他死好。唯求師尊，俟吾臨終時，將房門扃鎖，請敕師助念佛號，氣斷逾六時後，即以所臥被褥纏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聞者涕下，幸即霽然。……」

㈩手書念佛三昧詩題記：

「于時歲陽玄黓，吠舍佉月第一褒洒陀前三日，寫貽丏尊居士慧覽　弘一沙門演音居甌嶺慶福。」

又手書蓮池大師等法語題記：

「壬戌夏寫付丏尊居士　弘裔沙門僧胤居温嶺。」

又書蘇軾畫阿彌陀佛像題偈跋：

「於時遜國後十一年歲次玄默秋孟之節，寫付丏尊居士　弘裔僧胤。」

⑪庖人陳阿林往生傳：

「陳阿林，名修量，瑞安下林鄉人，幼業燒瓦，後居城下寮掌齋廚。辛酉三月，余來溫城始識阿林，面黃顴削，無福德相。入侍飲膳，常合掌致禮，食竟撤盂皿，輒視余面目，久不瞬，如童騃，見余食少愀爾改容，必窮其故。舊病肺喘咳嗽不已；然操作勤苦，未嘗以是介意焉。夕飧後，恆侍僧衆誦阿彌陀經，持佛名號，吭聲淒緊，聲絕同侶。（新歲十日輟職。越二日來寮檢取衣被，戀戀不忍去。適有佛事，須人助治，乃暫止焉。留滯數日，未嘗言對，十六日午，捧麵器入余室，著新絮袍，冠履襟帶，儀觀至偉。相顧而笑，且謂不復去矣。後聞人言阿林於是夕歸家，宿疾轉劇。二月初七晨，屬人淪湯，自濯巾沐浴已，臥床念佛，泊然而化，閱世三十有一。

贊曰：阿林治庖城寮，先後二年，非勤修淨行者。然觀其生死之際，脫焉無所累。人謂阿林愚，是其所以不可及也夫。」

案城下寮本名慶福寺，在溫州永嘉縣大南門外。（錄自微妙聲月刊）

##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大師四十四歲

是年春，師自溫州至白馬湖，過紹興，卓錫草子田頭草庵⑫，旋過杭至上海，與尤惜陰居士合撰

印造經像之功德一文，由師示綱，尤惜陰演繹，舉十大利益普勸羣生。（見印光法師文鈔卷四附錄）並勸江謙居士閱靈峯宗論㊁。六月爲杭州西冷印社書彌陀經一卷刻石㊂。九月，頁至衢州，仍居蓮花寺㊃，爲紹興開元寺撰募建殿堂疏㊄，臘月，作大中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㊅。是年師與印光法師通信頗多，其原函雖不得見，但自印光法師之復書觀之，師此時所致力之工夫，仍以掩關並刺血寫經爲主；而印光法師則勸其先專志修念佛三昧，然後再事寫經㊆。

㈠藝冠洛廊爾亡言的弘一大師：『我和弘一法師見面，是在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的一年。（民國九年）……大約是在第三年吧，（民十二年）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來。同事李鴻梁，孫選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刋了，一一地見了面。……他這回到紹興，在城南的一角野裏叫做草子田頭小庵住了好多天。』

㈡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持齋嚴淨，不用公共碗筷。民國十二年赴杭州，借慶福寺碗筷一副；抵杭後，即託交林贊華居士帶還慶福常住。（碗筷雖云微物，既屬常住，一芥不容侵損，師持戒之精微類此。）』

又江謙壽弘一大師六十周甲詩：——

『細讀靈峯宗論致，別來旦夕未能忘。千年儒佛相攻案，至是鎔鑄會一堂。

癸亥遇師滬上，教讀靈峯宗論，受益無窮。』

㈢杭州西泠印社彌陀經塔題記：「佛曆二千九百三十年，歲次癸亥六月，西泠印社請弘一音師寫，山陰吳熊捨貲造，仁和葉爲銘監造，俞庭輔，吳禍生，王宗濂，趙永泉鐫刻。」

㈣汪居士傳：「越三年癸亥九月，余以業緣，重來蓮華。未數日，居士與馮君明之，胡子嘉有過余精舍。」

㈤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紹興開元寺建於梁天監中。當昔全盛之時，金刹梵宇，峻極雲表，實爲爽塏棲心之所。開堂接衆，數逾千百，道風蔚盛，冠於東浙。郡邑士夫，祝釐肆禮，循宣詔勅，亦聚於是。二千年來，興衰之蹟，記載闕佚，未由詳考。今所存者，有乾隆四十五年宋明府撰田開元常住碑記，尋繹詞旨，粗可悉其概末焉。淸季已來，寖以零落，殿梁摧朽。金像顚覆（羅漢堂中五百羅漢大半殘闕）池橋之勝，崩榛引塞。（普渡橋，萬工池昔爲放生之所，今唯存基地。）歲月驚過，芳流歇絕，不其惜乎？比者，閱願法師，卓錫是間，將集善侶，重建殿堂，乃製緣冊，倡募資貨。余以夙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踴躍，輒述緣起，爲弁冊首，建立佛塔僧坊，福德之殊勝者，冀諸善侶，銘佩仁誘，共加弘讚也。於時歲在昭陽報沙月釋曇昉書於西安蓮花寺。」（靑案：西安即今浙江衢縣。此文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三十三期）

㈥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臘月，作大中祥符則月照禪師塔銘。」（靑案。則月照禪師塔，在衢縣祥符寺，大師曾掛搭於此云。）

(七)印光法師復大師書之一：「座下勇猛精進，爲人所難能。又欲刺血寫經，可謂重法輕身，必得大遂所願矣。雖然，光願座下先專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後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虧神弱，難爲進趣耳。入道多門，唯人志趣，了無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誠，曰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頓消業累，速證無生，不致力於此，譬如木無根而欲茂，鳥無翼而欲飛，其可得乎？（中示刺血寫經之利弊方法及前人經驗几略。）又寫經不同寫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寫經，宜如進士寫策，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斷不可用。……」

其二：「接手書，見其字體工整，可依此寫經，夫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識，轉爲如來智慧 比新進士下殿試場，尚須嚴恭寅畏，無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業識心，成如來藏。於選佛場中可得狀元。今人書經，任意潦草，非爲書經，特藉此以習字，兼欲留其筆跡於後世耳。如此書經，非全無益，亦不過爲未來得度之因。……刺血寫經一事，且作緩圖，當先以一心念佛爲要。恐血耗神衰，反爲障礙矣。」

其三：「接手書，知發大菩提心，誓證念佛三昧，刻期掩關，以期遂此大願。聞之，不勝歡喜。所謂最後訓言，光何敢當？然可不盡我之愚誠以奉之乎？雖固知座下用此種絡索不着，而朋友往還，貧富各盡其分，則智愚何獨不然。但盡愚誠即已，不計人之用得着與否耳。竊謂座下此

心，實屬不可思議；然於關中用功，當以不二爲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臺，遇影斯映，紜紜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希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敢爲座下陳之。」（以上數札均載印光法師文鈔）

##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大師四十五歲

是年二月，自永嘉致書王心湛居士，盛讚印光法師，並述再三懇求列爲弟子經過㊀。時仍居城下寮關中，以寂山和尚有勿用師弟稱呼之諭，乃上書陳情，懇請允列門牆㊁。先是師在關中編比丘戒相表記時，有一少年侍者，爲師感化，發心出家，寂山長老未予即允。師乃懇求寂公許其出家，是人欲禮一公爲師，師遜謝，介禮弘傘法師，遂起名因弘，白傘云㊂。師在城下寮閉關，當地長官慕名求見者頗多，師皆稱病謝之。凡家書來，輒託人於信封後批：「該本人業已他往」，原封退還。其放下有如此者㊃。夏間，至普陀山㊄。入後寺，參禮印光法師㊅。八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寫稿完成㊆。穆藕初施資影印千部，分贈諸方叢林㊇。九月，應崔祥鴻請撰崔母往生傳㊈。手書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行世。㊉是年師以東瀛古版行事鈔記供施江山。⑪

㊀覆王心湛書：「損書承悉一一。……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厠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於佛前然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

請，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哀懇，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甯可測度？且約迹論：永嘉周孟由嘗云：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峯，（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徹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二月四日曇昉疏答。』（此書見印光大師永思集附錄）

㈡上寂山和尙書：『師父大人慈座：頃奉　法諭，敬悉一一。尊恙已大痊否，爲念。弟子近因感受潮溼，背間生瓣疥，幸用西藥擦抹，今已漸減退矣。寶嚴辦道果相宜否？現在頗難決斷，且候將來再詳爲斟酌也。（或不久須遷移他處，亦未可知也。）弟子到此以來，承唯善師兄諸事照拂，慈悲攝護，感激無旣。以後恩師與唯善師兄晤面時，乞常常隨時爲之諄託一切，至爲深感。又弟子在家時，實是一個書獃子，未曾用意於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動與常人大異。此事亦乞恩師婉告唯善師兄，請其格外體諒而曲爲之原宥也。弟子以師禮事慈座，已將三載，何可忽爾變易，伏乞慈悲攝受，允列門牆，至用感禱。承命因弘與弟子同居，護侍一切，銘感尤深。此復，祗叩

慈安　弟子演音稽首　四月初九日。』

㈢丁鴻圖廬福戒香記：『師編比丘戒相表記，計費時首尾約四年，時侍者爲一少年，（卽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封面題籤之因弘白傘是也）受師感化，卽發心出家，時寂山阿闍黎恐侍者年輕，性識

未定，將來良莠難知，未予即允。一日，師乃請周孟由，吳璧華二居士來寺，偕往謁寂山師，自於寂公前長跪不起，要求准侍者出家，以後倘有違越行爲，由周吳二居士負責担保云。寂公笑而允之，遂禮一公出家，起名因弘，蓋以因弘一遂成其出家之志也。……』

㈣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閉關（城下寮）時，溫州道尹林鵾翔來謁三四次，均以病辭不見。後溫州道尹張宗祥隻身來謁，寂公以地方長官不敢遽辭，乃持張名片至師關房，語以故及張某來謁。師聞言，兩頰泛赤，如有慍色。繼忽合掌連聲念阿彌陀佛（如覺悟在師父前不應現慍色，故合掌念佛懺悔。）垂淚曰：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爲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終未獲一面而去。

師居慶福寺，凡家書來，輒託人於信封後批：『該本人業已他往』，均原封退還，詢以何不一爲拆閱，即不回信也無妨，何苦均行退還？師答云：既經出家，便應作已死想；倘爲拆閱，見家中有吉慶事，恐萌愛心；有不祥事，易引掛懷，不若退還爲得也。……』

㈤王大同挽弘一上人：『十餘年前，余與徐偉居士遊南海普陀，頂禮於後寺 印光老法師。適 弘一上人亦由甌江行錫止山，晤談兩日，暢聆法言。更蒙 上人惠贈精書佛語一幅，至今留存行篋，作時時展誦也。

儒門逃出與參禪，面壁功夫勝十年。記得印公有一語，上人行德邁前賢。』

(六)妙流印光大師之盛德：『大師一生，於惜福一事最為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劣，力斥精美。民國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師房內觀察師一切行為。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喫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見晚晴老人講演集）

(七)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數年以來，困學憂悴，因是遂獲一隙之明，竊自幸也。爾後時復檢校，小有改定；惟條理錯雜，如治棼緒，舛駁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後賢，亮其不逮，刊之從正焉。時後十三年歲在甲子八月。』

(八)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往往為世詬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故其入山後，精研律學，除在閩曾設律學講座外，已成最重要的著作，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釐訂原有戒律，製為表解，化賾為晰，條理分明，所加按語，無不精邃。俾讀者易於領會；據說上人於梵唄之餘，專功六七年始成。稿為親筆所書，當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金，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千部，分贈叢林，以淑僧界。原稿付穆氏庋藏，並附預立遺囑，大旨謂：本納身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祇乞募資重印此書，以廣流布，於願已得云。』

(九)崔母往生傳：『後十三年，歲次玄枵九月二十二日，崔母沒世，子澼鴻述其遺行，乞文傳焉。……永寧晚晴院沙門論月撰。』（文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

⑩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跋：『齊經三譯，繁簡各殊，並有所長。爾後三藏法護出長養功德經，亦其流類。……惜其流傳未廣，承用者罕，今別書寫，以付玄父居士，倡緣弘布，冀使後賢，共廣聞焉。於時十三年歲陽閼逢迦剌底迦月沙門曇昉。』

⑪圈點南山鈔記跋：『剃染後二年庚申，請奉東瀛古版行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青案：近晤衢縣汪張駿先生，據云大師曾以續藏經一部贈衢縣城內祥符寺，今猶完好。江山即衢州，東瀛古版行事鈔記當係贈與衢州蓮華寺，以師曾二度掛錫其間也。）

##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大師四十六歲

是年師自永嘉過甬，掛搭七塔寺，舊友夏丏尊，延至上虞白馬湖❶，小住春社，旋又他去❷。

①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入山後，律己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遊四方，恆跣足芒鞋，孑然一擔。民國十四五年間，曾過甬市，掛搭七塔寺，雜遊方僧隊伍，其摯友夏丏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初固辭，強而後可。時丏尊任教於「春暉中學」，傍湖而居。見其啓擔，一敝席，草已稀疎零落，欲爲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變灰，欲爲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也，尚可用幾許年月焉。說罷便至湖邊洗冷水面。夏君心竊恤之而無如何也。供張素食，累用香菰；却之；用豆腐，亦目却之。依其意，祇許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無如何也。作客猶然，其平日之茹苦，可想而知矣。』

㊀夏丏尊子愷漫畫序：『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前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預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爲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了。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吃，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分的話。……』

##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大師四十七歲

是年春，師自溫州至杭州㊀，居西湖招賢寺㊁。從事華嚴疏鈔之釐會，修補，與校點㊂。四月，手書佛號寄贈夏丏尊㊃，五月，手書普賢行願品偈一卷㊄。夏與弘傘法師至江西廬山，參加金光明會道場，發願手寫經文三百葉，分送各施主；道出滬上，與弟子豐子愷同訪舊居城南草堂，並參觀江灣立達學園㊅。又至閘北世界佛教居士林開示在家律要㊆。至廬山，居牯嶺五老峯後之青蓮寺，寫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寄滬蔡丏因屬付印流通，自稱爲此生最精作品㊇。又手書地藏經見聞利益品行世㊈。

㊀玉泉居士墓誌銘：『後五載，丙寅，余歸錢塘，乃知居士先已遷謝。』

㊁豐子愷法味：『暮春的有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來了一張郵片說：「近從溫州來杭，承招賢老人慇懃相留，年內或不復他適。」……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音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葉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不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料 Vermilion 數瓶。」末又云：「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㊂致蔡冠洛書：——『近與傘法師發願重釐會修補（妙明會本後有人刪節，甚至上下文義不相銜

按。龍疏仍其誤，今流通本又仍龍藏之誤。以上據徐蔚如居士攷訂之說。）校點華嚴疏鈔。傘法師願任外護，並排版流布之事。朽人一身任「釐會」，「修補」，「校點」諸務，期以二十年卒業。先科文十卷，次懸談，次疏鈔正文。朽人老矣，當來恐須乞仁者賡續其業，乃可完成也。此事須秋暮自廬山返杭後，再與傘師詳酌；若決定編印，尙須約仁者來杭面談一切。」

㈣書贈夏丏尊佛號題記：「歲在丙寅木槿榮月，時居西湖招賢華嚴閣。晚晴沙門曇昉書。」

㈤手書普賢行願品偈跋：「歲在析木五月永甯晚晴院論月敬書。」

㈥豐子愷法味：「有一天早晨，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尙在尋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就延他們上樓。……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這一次他（弘一法師）來上海，因爲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橋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於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那里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着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裏

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裏做課了。……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與奮得很說：「眞是奇緣，那時候我眞有無窮的感觸呵！」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立達）學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續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他就換上草鞋，一手挾了照例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只角已經脫落的蝙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那裏是浜，那裏是橋，樹，那裏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思議。」

㈦論月大師在家律要之開示：「凡初發心人，既受三皈依應續受五戒。倘自審一時不能全受者，卽先受四戒三戒，乃至僅受一二戒，都可。在家居士，既聞法有素，知自行檢點，嚴自約束，不蹈非禮，不敢輕率妄行，則殺生，邪婬，大妄語，飲酒之四戒，或可不犯。惟有在社會上辦事之人，欲不破盜戒，爲最不容易事。例如與人合買地皮房產，與人合做生意，報稅納捐時，未免有以多數報少數之事，因數人合夥，欲實報，則人以爲愚，或爲股東所反對者有之。又不知而犯，與明知違背法律而故犯之事，如信中夾附鈔票，與手寫函件取巧掩藏，當印刷物寄，均犯盜稅之罪。凡非與而取，及法律所不許，而取巧不納，皆有盜取之心迹，及盜取之行爲，皆結盜罪。非

但銀錢出入上，當嚴淨其心，卽微而至於一草一木，寸紙尺綫，必須先向物主明白請求，得彼允許。而後可以使用。不待許可而取用，不曾問明而擅動，皆有不與而取之心迹，皆犯盜取盜用之行爲，皆結盜罪。（龐契誠居士啓請，無相速記）」（文長從略）

（靑案：此文載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編者記者皆無年月題記。惟文中一師有言：「余今日趁電車，從西門到閘北海寧路，照例從西門到東新橋，三等客票價五分；從東新橋到海寧路，票價又五分，須分兩次買。」當係自南市靈山寺至閘北世界佛教居士林而言。果然，卽爲十五年師將往廬山或自廬山歸滬之時，至世界佛教居士林所開示者。按豐子愷十五年八月四日所作法味（一般十月號）：「他們（弘一弘傘）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七歲的P兒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的素菜館裏去吃飯。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爲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案：是時尤惜陰（雪行）居士爲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編輯。）……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爲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到立達學園講演。……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

過，就魚貫出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據豐子愷所記，至靈山寺訪問一師及同至世界佛教居士林經過，似與一師所言為同一時期之前後。）

⑧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法師書法極有工力，上規秦漢篆隸，而天發，神識，張猛龍，龍門二十品諸碑，更是法乳所在。但出家以後，漸漸脫去模擬形迹，也不寫別的文字，只寫佛經，佛號，法語，晚年把華嚴經的偈句，集成楹聯三百。有人請他寫字，總是寫着這些聯語和偈句的。用筆更來得自然，於南派為近。但以前學北碑的功夫，終不可掩，因之愈增其美了。據他自己說：生平寫經寫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青案：蔡君所記十六年，為十五年之誤。）在廬山牯嶺青蓮寺所寫的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含宏敦厚，饒有道氣，比之黃庭。太虛法師也推為近數十年來僧人寫經之冠。法師寄來時也極珍重，信上說「此經如石印時，乞敦囑石印局萬不可將原稿汚損，須格外留意，其簽條乞仁者書寫」，後來華嚴經集聯三百印成，來信又說：——「

邇來目力大衰，近書華嚴集聯，體兼行楷，未能工整。昔為仁者所書華嚴初迴向章，應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後無能為矣。」

⑨地藏經見聞利益品跋：「歲次析木，江州匡山寺沙門月臂書。」

又皈依弘一大師傳略：「民國九年春，坐關於新登山中，翌年夏，浚海至永嘉，閉關潛修者五年。十五年間附入贛，駐錫廬山。十六年駐吳山常寂光，會政變，有議廢驅寺觀者，師上書止之，月召之來，加勸勉焉。贊曰：是善知識，具大勇敢。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自利利他，同登彼岸。」（青案：此文載於民國十六年七月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八期。爲弘一大師傳記最早之一篇。）

##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大師四十八歲

是年春，閉關杭州吳山常寂光寺㊀。時政局未定，，新貴少年，唱滅佛之議，且有驅僧之說。三月，師乃函告友人堵申甫謂：「余爲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囑爲照所附致之名單，先爲約定往寺會談。其名單中所列者，即爲當日主政之最劇烈者若干人。師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足預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有前知者。堵君頗以爲異，而所分致之字條，是否人盡相同，堵君以未寓目，不敢懸揣；惟見到會諸人，各自默視其所交之字條，靜默不言，中有甚至慚汗溢於面部者，師亦終席不發一言。因此，滅佛之議遂寢㊁。三月十七日，致書舊師蔡孑民，舊友經子淵，馬夷初，朱少卿，（時任浙教育廳長），貢獻整頓佛教意見，此書可代表其對於佛教新舊二派之主張㊂。四月，致書弘傘法師論讀華嚴方法㊃。七月，居本來寺，李石曾（煜瀛）往訪，爲跋手書梵網經㊄。秋間，至上海，居江灣豐子愷家，率葉紹鈞，李石岑，周予同等參謁

印光法師於新閘路太平寺㊅。是年師在俗所作歌曲十餘種，由裘夢痕豐子愷編入「中文名歌五十曲。」計有朝陽，憶兒時，月，送別，落花，幽居，天風，早秋，春游，西湖，夢，悲秋，晚鐘等㊆。

㊀記陳敬賢居士軼事：——「十六年丁卯二月，余在杭州雲居山常寂光寺。敬賢夫婦過談，所言皆禪理。余勗以淨土法門，未能契也。戊辰以後，余數至閩南，時敬賢方習止觀，時時詢除障習法，因檢賢首梵網疏示之，頗爲首肯。爾後音問久疏，聞人言其居杭州復習秘密部。甲戌九月十九日，共存（陳敬賢之子）至南普陀後山石室，余問敬賢近狀，彼謂已遵印光法師教導專修淨業矣，余爲慶悅。……翼歲乙亥，敬賢來書，謂十數年彷徨岐路，近始一心專修淨業。邇來工夫頗能得力，並乞結夏杭州，爲彼講解菩薩律儀。余以先受惠安淨峯請，答簡謝之。後數月居焦山，復紹二友致書與余，諮詢念佛方法，其於淨業，可謂專且篤矣。敬賢既歿，林德曜居士囑爲輓章，乃摭拾軼事所及知者，粗述梗概焉。後二十五年歲次玄枵月旅姑洗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書。」

㊁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已唱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收其宇，勸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倩居士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談言微中，默化潛移；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足預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有前知者。此數子中，固有舊日門生，其最劇烈某君，出寺門而

嘆曰：今方重與釋迦，何未浹背之汗耶，因此，滅佛之議遂寢。」

（青案：所謂最劇烈某君，傳即宣中華氏，原為一師學生，時任職浙江省黨部，平日善辯，是日一師特邀坐其側，婉言規勸，宣君竟不能置一辭，出寺門後即覺滿身大汗，亦不知其所以然。是年清黨運動，宣君聞即以共黨之故被殺云。）

㊂致浙省當局函：——

「舊師孑民，舊友子淵，夷初，少卿諸居士同鑒：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為歡慰。又聞　孑師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衆，有未能滿意之處。但　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擬請　仁等另請僧衆二人為委員，專任整頓僧衆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　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為，膽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負改革僧制之宏願，故任彼二人為委員，最為適當也。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　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既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衆，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　仁等仔細斟酌，妥為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

省辦起，然後徧及全國。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　三月十七日」

㈣與弘傘法師論華嚴書：「傘師慈鑒：惠書敬悉。去冬本有撰述歌譜之願，乃今春已來，老病纏綿，身心衰弱，手顫眼花，臂痛不易舉，目恆思眠，有如八九十老翁，故此事只可從緩。承惠日書三冊，其中讚歌二冊敬受，且俟他年恢復康健時，當試爲之。薄伽梵歌，無有需用，謹寄返。又新刻華嚴經傳記一冊，校勘表四分，並奉上乞收入。重編華嚴疏鈔已由徐蔚如著手，計科文十卷，先刊經疏百二十卷。（疏鈔別行），鈔九十卷，經科數卷，（專由疏中摘出判經之科）別行疏二卷，（即行願末卷去鈔存疏）新編之書，以淸凉一人之撰述爲限，刊資久已集就。此事決定可以實行。仁者聞之，當甚讚喜。音近來備受痛苦，而道念亦因之增進。佛稱八苦爲八師，誠確論也。不久擬閉關用功，謝絕一切緣務。以後如有緇素諸友詢問音之近況者，乞以「雖存若歿」四字答之，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音近數年來頗致力於華嚴疏鈔，此書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學大辭典。若能精研此書，於各宗奧義皆能通達。（凡小乘論，律，三論，法相，天台，禪，淨土等，無不具足。）仁者暇時，幸悉心而玩索焉。謹復，順頌　法安。　音和南　四月廿八日。

徐居士說讀華嚴經法，讀唐譯至五十九卷離世間品畢，應接讀貞元譯行願品四十卷，共九十九卷。

應日誦者爲淨行品，問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如來出現品，及行願品末卷。又十行品十迴向初十之二章。又及。」

（青案：此信載於廿年三月出版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廿八期。該刊編者加案云：「此係舊信，杭州招賢寺弘傘大師交來照登。」未著何年何處，惟自信中語意度之，當係十六年在杭州常寂光寺或本來寺所發。）

㊄李石曾弘一法師手書佛說梵網經跋：——『弘一法師，別來十餘年，數訪於玉泉招賢兩寺不遇。本月九日得弘傘法師陪往見於本來寺暢談，並得兩師贈以佛學書多種。……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石曾李煜瀛。』

㊅葉聖陶兩法師：——『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走上功德林的扶梯……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側邊。……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七八人。……到新閘路太平寺……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恭而敬之地穿上，眉宇間異常地靜默。……弘一法

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印光）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畢。」（原載民譯雜誌，曹聚仁編入散文甲選）

㊆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序：「我們把我們平時所諷詠而愷慨的歌曲，蒐集起來，成這冊子。這冊子裏所收的曲，大半是西洋的 Most Popular 的名曲；曲上的歌，主要的是李叔同先生——即現在杭州大慈山僧弘一法師——所作或配的。我們選歌曲的標準，對於曲要求其旋律的正大與美麗；對於歌要求詩歌與音樂的融合，西洋名曲之傳誦於全世界者，都有那樣好的旋律；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們所知，中國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一九二七年綠陰時節，夢痕子愷合識於立達學園。」（青案：該名曲集爲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大師四十九歲

是夏居溫州大羅山，誅茆宴坐㊀。秋，自溫州至上海，與豐子愷，李圓淨商護生畫集編輯工作㊁，住江灣豐子愷家。九月二十日爲師壽辰，豐君請說皈依；並書佛眼禪師句贈夏丏尊㊂。間往清涼寺聽應慈法師講華嚴經㊃。舊友袁希濂，楊少樓，許幻園，曾往訪晤，攝影而別㊄。聞尤惜陰，謝國樑（案：尤氏後出家，名演本，居南洋檳城。謝氏一作王氏，名仁齋，後從閩南長老轉逢和尚出家名寂雲，曾爲杭州吳山凖提閣住持，與僧照宗卽其徒云。）兩居士將往暹羅，忽動遠遊

之意，即與尤謝兩居士同舟南行㊅。冬月至廈門，爲道俗所阻，即居南普陀寺。歲暮，尤謝兩居士南行，師即至泉州南安小雪峯寺度歲㊆。是冬，劉質平，夏丏尊，經亨頤，豐子愷諸友生，以是時政府有毀寺之議，乃醵資爲築常住之所於上虞白馬湖，顏曰「晚晴山房」㊇。

㊀馬一浮致弘一法師書：「別遂經歲，俗中擾擾不可言。伏維道體安穩，少病少惱。前累蒙惠寄法書，時出展對，如仰身雲，甚可慰念。去月李榮祥居士見寄 尊撰五戒相經箋要卅部，已分贈所知，並感垂誘之切，敬謝無量。曩時奉對，曾謂欲得清涼疏鈔一部，今嘉興陸序玆願以其父無病居士遺書奉贈，謹託同莊爲致之，至時希命侍者賜答。有人言：師近入大羅山，誅茆宴坐，未審然否？何時復還錫杭州，兼望示及，不具。

論月大師坐下， 馬浮和南，戊辰五月十日。」

㊁馬一浮護生畫集序：「月臂大師與豐君子愷，李君圓淨，並深解藝術，知畫是心，因有護生畫集之製。子愷製畫，圓淨撰集，而月臂爲之書。三人者蓋夙同誓願，假善巧以寄其惻怛；將憑玆慈力消彼獷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月臂書來，屬綴一言，遂不辭葛藤而爲之識。

戊辰秋七月 蠲叟書。」

㊂豐子愷致弘一法師書：——「弘一法師座下：今日爲法師六十壽辰，弟子敬繪續護生畫集一冊計六十幅，於今日起草完竣。……憶十餘年前在江灣寓樓，得侍左右，欣逢法師壽辰，越六日爲弟

子生日，於樓下披霞娜 Piano 旁皈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憬然在目。……民國廿八年古曆九月二十日。弟子豐嬰行頂禮。」

又書贈夏丏尊禪偈題記：

「聾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

佛眼遠禪師句，歲次大辰十月，丏尊居士屬書。智幢。」（靑案：此書爲一橫軸，乃一師居江灣時寫贈夏先生者。）

(四)致黃幼希書：——「不晤倏已十載。近聞仁者校定華嚴疏鈔，至用歎讚。朽人亦久有此志，但衰老日甚，無能爲力耳。前所校點玄談，亦僅自備披覽，中多訛誤，且未及與大正藏本對校，簡陋殊無足觀，故不奉寄。……蔣竹莊居士，乞代致候。十年前，曾在淸涼寺同聽華嚴經，想尙憶記否？謹陳不宣。……廿七年除夕前二日弘一。」

又蔣維喬晚晴老人遺牘集序：——「弘一法師，以名士出家，鑽研律部，闡有著述，發揮南山奧義，精博絕倫，海內宗之。……迴憶戊辰己巳間，上海淸涼寺請應慈老法師宣講華嚴經，余恆往列席。某日有一山僧翩然戾止，體貌淸癯，風神朗逸，余心異之；但在法筵，未便通話。歸而默念，莫非弘一法師乎？旣而會中有認識法師者，告我曰是也，余擬於散會時邀之談話，而法師已飄然長往矣……」

㊄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十七年師來上海，住江灣豐子愷家。余與小樓，幻園同往訪之。其時蔡小香早已去世，相與嘆息，不勝今昔之感。於是吾四人重攝一影，並由師親筆題跋其上。此照片爲交際博士黃警頑借去遺失，殊可惜也。』

㊅陳海量記寂雲禪師緣懷晚晴老人：『寂雲禪師，俗姓謝，名國樑，號仁齋。早歲留學日本，習法政，返國後，服官東三省。……一日，遇異僧於途。僧告之曰：我與爾前生是道友，特來度爾。……

……師大駭，即日茹素，從弘一大師學。……雪行居士號惜陰，無錫人，著有談因法味等書。……

……居士與寂雲師殊投契。同願赴暹，在滬候輪，適弘一大師行脚經滬，晤於客寓。大師曰：「兩居士收拾行李到何處去？」二人謹答：「弟子等到暹羅教化去，明天動身。」大師欣然曰：「好得很，明天我也同你們去。」翌日，遂下輪，結伴南行。同行者尚有一居士，時民國十七年戊辰冬月也。』

㊆南閩十年之夢影：『我第一回到閩南來，是在民國十七年十一月的時候。起初我是從溫州來上海的。因爲我以前一向在溫州，在那邊也住得很久，差不多也有十年的光景。

這一回由溫州到上海，是爲着甚麼事情呢？因爲關於編輯護生畫集的事；所以到上海來商量一切。

到了十一月底，護生畫集已編輯好了。那時我有一位舊時很要好的朋友，名尤惜陰居士，聽

說他也在上海，於是我很想去看他一看。

有一天的下午，我去看尤惜陰居士了。居士說起他要到暹羅國去，於第二天的天早即要動身的。我聽到之後，登時覺得很歡喜，於是也想和他一同去。……要到暹羅國去，中間是須經過廈門的，所以我的到廈門來，是無意中來的。於十二月初，即到廈門了。那時我們得着陳敬賢居士的招待，也曾在他們的樓上吃過午飯。

以後陳敬賢居士就介紹我們到南普陀寺來。……到了南普陀寺後，即在方丈樓上住了幾天。那時常來談談的有性願老法師，芝峯法師，及大醒法師等。……住了幾天之後，我即到小雪峯那邊去過年。』（佛教公論九月號）

㈧劉質平夏丏尊等「爲弘一法師築居募欵啓」：

『弘一法師，以世家門第，絕世才華，發心出家，已十餘年。披鬀以來，刻意苦脩，不就安養；雲水行脚，迄無定居；卓志淨行，緇素欽仰。同人等於師素有師友之雅，常以俗眼，憫其辛勞，屢思共集資材，築室迎養；終以未得師之允諾而止。師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緣，樂應前請。爰擬遵循師意，就浙江上虞白馬湖覓地數弓，結廬三椽，爲師棲息淨修之所，幷供養其終身。事關福緣，法應廣施。茲賴腋集，端資衆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與師有緣之人。如蒙喜捨淨助，共成斯善，功德無量。

劉質平　經亨頤　周承德　豐子愷同啓
夏丏尊　穆藕初　朱穌典

中華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十一月」

##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大師五十歲

是年正月，自南安小雪峯返厦門南普陀，居閩南佛學院；四月，離厦門赴溫州㊀。取道福州，遊鼓山，於湧泉寺藏經樓發見清初所刊華嚴經及華嚴疏論纂要，歎爲近代所希見，因倡緣印布，並以十數部贈與扶桑諸寺㊁。九月二十日，爲師五十生辰，自溫州至上虞白馬湖，小住晚晴山房。書「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聯贈夏丏尊居士，自署「乙巳九月曇昉，時年五十。」紹興徐仲蓀爲放生於白馬湖，師亦輕舟蕩波，與物同樂。尋至甯波，欲往長安未果㊂。是時，夏丏尊以所藏大師在俗所臨各種碑帖，出版名「李息翁臨古法書」，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師自爲序㊃。旋返溫州城下寮，撰聯讚歎地藏菩薩，並自題記㊄。十月，重至厦門南普陀㊅。爲閩南佛學院撰「悲智」訓語，並手書以贈；復爲太虛法師所撰三寶歌詞作曲㊆。歲暮至南安，與太虛法師同在小雪峯寺度歲㊇。

㊀南閩十年之夢影：——「在厦門住了幾天，又到小雪峯那邊去過年。一直到（十八年）正月半以後才回到厦門，住在閩南佛學院的小樓上，約莫住了三個月工夫。……一直住到四月間，怕將來的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天氣更會熱起來，於是又回到温州去。」

㈡福州鼓山庋藏經版目錄序！『昔年余游鼓山，覽彼所雕法華楞嚴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絕倫。……又復檢彼亘帙，有清初刊華嚴經及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遊集等，而華嚴疏論纂要爲近代所希見者。余因倡緣印布，併以十數部贈與扶桑諸寺。』

（青案：關於一師至鼓山年月，各文記載皆未明確，惟據蘇慧純居士言，是年一師自厦門返温州，乃由彼伴往，先至福州，登鼓山；繼赴温州，再至白馬湖，一師留於晚晴山房，而彼則游杭州參觀西湖博覽會，故爲十八年無誤。）

又內山完造弘一律師：——『這時律師說：「還有一種叫「華嚴經疏論纂要」的書，正在印刷中。這書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後，也送到尊處。」……據說，律師曾在福建鼓山發見

這古刻的板子。這板子在現存的經典中，是很古的東西。日本的大正大藏經裏也沒有收入的。由此可見這經典的珍貴了。」

又楊勝南紀念弘一法師：——「十餘年前蒞閩，游石鼓。石鼓湧泉寺，富庋藏，板多可珍，間有孤本者，日久棄置不措意。師見而歡喜讚歎，目爲稀有，倡流通，並序其書目。石鼓藏本，重傳布人間，師之力也。」（弘化月刊第十九期）

㊂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民十八年，歲次己巳，上人五十誕辰（九月二十日），紹興徐仲蓀氏曾爲放生於白馬湖，洋洋焉魚蝦得所。上人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觀者興感。既而至甬上，有某僧，以籌濟陝災，請至長安。上人不欲拂其意，許隨行。已上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質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返岸，衆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恬適之懷，一時傳爲美談。』

㊃李息翁臨古法書序：『居俗之日，嘗好臨寫碑帖，積久盈尺，藏於丏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數年矣。爾者居士選輯一帙，將以鋟版示諸學者，請余爲文冠之卷首。夫躭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衆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無益矣。冀後之覽者，咸會斯旨，乃不負居士倡布之善意耳。歲纏鶉尾，如眼書。」

㊄撰聯讚地藏菩薩幷記：『多劫荷慈恩，今居永甯，得侍十年香火；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成無

上菩提。辛酉三月，余來永甯，居慶福寺，親得瞻仰禮敬承事供養地藏菩薩摩訶薩，并修占察懺儀。明歲庚午，首涉十載，自幸餘生，獲逢聖教，豈無慶躍，碎身莫酬，攬筆成辭，輒申讚願。惟冀見聞隨喜，同證菩提。乙巳十月，時年五十，弘一。』——（因弘恩師弘一音公駐錫永嘉行略。）

⑥南閩十年之夢影：——『第二回到閩南是民國十八年十月。起初先到南普陀寺住了幾天，以後因爲寺裏要做水陸，所以搬到太平岩去住。等到水陸圓滿，又回到南普陀，而在前面的老功德樓上住着。……。不久，我又到小雪峯去過年。』

⑦贈閩南佛學院同學訓語：——『己巳十月，重游思明，書奉閩南佛學院同學諸仁者：「悲智」

有悲無智　是曰凡夫　悲智具足　乃名菩薩　我觀仁等　悲心深切　當更精進　勤求智慧　智慧之基　曰戒曰定　如是三學　次第應修　先持淨戒　并習禪定　乃得眞實　甚深智慧　依此智慧　方能利生　猶如蓮華　不著於水　斷諸分別　捨諸執著　如實觀察　一切諸法　心意柔輭　言音淨妙　以無礙眼　等視衆生　具修一切　難行苦行　是爲成就　菩薩之道　我與仁等　多生同行　今得集會　生大歡喜　不揆膚受　輒述所見　倘契幽懷　願垂玄察　大華嚴寺沙門慧幢撰』

（青案：據芝峯法師言：太虛法師作歌，弘一大師作曲之「三寶歌」曲譜，亦在是時所作。）

⑧太虛法師贈偈并跋：——『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十九年在泉州小雪峯度歲，曾拈此偈贈弘一律師，今值六旬誕生，書以爲祝。太虛廿九，十一，十一。』

（青案：據歡翁法師言：十八年冬彼與蘇慧純居士隨太虛法師入泉弘法，除夕同至南安小雪峯寺度歲，時寺主轉逢老和尚年屆五十，與弘一大師同年，故太虛法師有「今夕可為二老合做百歲壽」之語云。又太虛法師所著「潮音詩草」載有虛師同弘一芝峯諸法師遊小雪峯詩，亦可互證。）

##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大師五十一歲

是年正月，自小雪峯至晉江承天寺，適性願法師創辦月臺佛學研究社，師隨喜讚歎，曾為學員演講寫字方法二次，並代承天寺整理所藏古版藏經，及編成目錄㊀。臨行書聯贈印月長老歸虎溪㊁，四月離閩，五月至白馬湖，居晚晴山房，圈點行事鈔㊂。是月十四日為夏丏尊四十五生辰，經亨頤作畫以祝，師為題仁王般若經偈貽之㊃。秋自白馬湖至慈北鳴鶴場白湖金仙寺，訪亦幻法師，聽靜權法師講地藏經，及彌陀要解。即於經期中，為幻師五人偏房講自著「五戒相經箋要」。梵誦之餘，致力華嚴之研究，並綴成「華嚴集聯三百」。冬月，離白湖歸永嘉城下寮㊄。是年師有書致其俗宗兄李紹蓮勸修淨土㊅。

㊀南閩十年之夢影：「第一回到閩南，是民國十八年十月。起初先到南普陀寺住了幾天，……不久又到小雪峯去過年。到了（十九年）正月半才到承天寺來。那時性願老法師亦在承天寺，他正在寫簡章程想要辦什麼研究社。不久，研究社成立之後，氣象可以說是十分好的。……當時我也在那邊教了兩回關於寫字的方法。此外在有閒空的時候，曾把寺裏那些古版的藏經整理過一番，

後來還編成目錄，至今還留在那邊。我在承天寺約住了三個月，到四月的時候，恐怕天氣要熱了，於是又回到溫州去。」

又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民國庚午年，余始拜識大師於承天月臺佛學社。時承大師親贈「李息翁臨古法書」一冊，並墨寶數種爲紀念。」

又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十九年我在月台佛學社考試後，法師給我一張「以戒爲師」四個字，傍註「敬贈晉江月臺佛學社庚午冬季考試品行最優者惠存，以爲紀念一音」」

㈡贈印月（會泉）法師聯並跋：——「會心當處即是，泉水在山乃清」印月法師歸臥虎溪書此呈之。後學月臂時庚午居豐州。」（青按：豐州即泉州南安縣，虎溪即廈門虎溪巖。）

㈢圈點南山鈔記自跋：「剃染後二年庚申，請奉東瀛古版行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於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檢天津新刊，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訛誤。」

㈣題經亨頤贈夏丏尊畫記：

「庚午五月十四日，丏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約石禪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飯蔬食。石禪以酒澆愁，酒既酣，爲述昔年三人同居錢塘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今已不可復得。余乃潸然淚下，寫仁王般若經苦空二偈貽之：

生老病死，輪轉無際，事與願違，憂悲爲害，欲深禍重，瘡疣無外，三界皆苦，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盡者必衰，實者必虛，衆生蠢蠢，都如幻居，聲響皆空，國土亦如。

永寧沙門亡言時居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青案：石禪卽經亨頤（子淵），共自題云：清風長壽淡泊神仙，十九年六月，丏尊老兄四十五生辰，頤淵寫此爲祝。）

㊄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弘一法師在白湖前後共住四次，時隔十載，正確的日期我一時已記不起來。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後的來去，亦多在春秋佳節。……是年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權法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一師恆當着大衆哽咽涕泣如雨，全體聽衆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因他確實感動極了，當時自己就寫了一張座右銘：「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癡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附上的按語是：「庚午十月居金仙，侍權法師講席，聽地藏菩薩本願經，深自悲痛慚愧，誓改過自新。敬書靈峯法訓，以銘座右。」……『弘一法師在白湖講過兩次律學。初次就在十九年經期中，所講三皈與五戒，課本是用他的自著之「五戒相經箋要」，講座就設在我讓給他住的丈室，他曾給牠起名爲華藏，書寫篆文橫額。下面附着按語：「庚午秋晚，玄入晏坐此室，讀誦華嚴經，題此以誌遺念。」因爲偏房說法的緣故，只有桂芳，華雲，顯眞，惠知，

和我（亦幻）五人聽講。靜權法師很懇切地要求參加，被他拒絕了。

我現在畢竟記不清楚了，「清涼歌」與「華嚴集聯三百」，是那　本先在白湖脫稿的。……

弘一法師此時（十九年秋）共餘的工作，我記得好像是爲天津佛經流通處校勘一部華嚴注疏，一部靈芝「羯磨疏隨緣記」。同時他在白湖所研究的佛學，是華嚴宗諸疏。每日飯後，必朗誦「普賢行願品」數卷，回向四恩三有，作爲助生淨土的資糧。法師最敬仰蓮池，蕅益，靈芝諸大師的，我揣想他的佛學體系是以華嚴爲境，四分戒律爲行，導歸淨土爲果。……

「靜權法師經筵於十一月二十日解散，時已雨雪霏霏，朔風刺骨地生寒。弘一法師體質素弱，只好離開白湖，于歸永嘉的「城下寮」去。我送他坐上烏蓬船過姚江，師情道義，有不禁黯然的感傷。」

㈥與俗宗兄李紹蓮居士書：

「歲云暮矣，積陰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未由省展。惆悵如何？歲月不居，衰老寖至。兒時知交，大半遷逝。墓門靑草，巷口斜陽，人事無常，可爲愁歎。惟有仁者時相承問，輒深舊雨之想，每懷朝露之悽。余與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親逾骨肉，時且馳戀。爲憶仁者滯情塵網，匪仰如來之慈力，寧脫忍域之苦輪。念佛一門，誠爲津要矣。曩鄞印光法師文鈔，當致記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達，毋遺下問。願竭凡智，以訓來旨。附賫

佛典一函，希垂省覽，以自督勵。流光迅馳，瞬息來世。幸宜及時努力，毋致當來變悔。略寫誠欵，豈復委宜。」

（青案：此信載海潮音文庫「尺牘」上册，係陳海量居士所抄示。未著年月，似爲十九年間之作。）

##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大師五十二歲

是年春，在溫州患瘧甚劇㊀。二月自溫過甬，止白衣寺，夏丏尊與顯念居士（錢均夫）往訪話舊㊁；旋赴白馬湖，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㊂。四月立遺囑一，存法界寺㊃，旋離白馬湖至白湖金仙寺，撰靈峯大師年譜，後因故未寫成㊄。又撰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㊅，是時手書華嚴集聯三百在滬付印，師自爲序㊆，弟子劉質平爲之跋㊇。是年六月爲師亡父百二十歲冥誕致書其姪囑寫經迴向㊈。金仙寺亦幻法師發起創建律學道場於慈谿五磊寺，請師主持弘律，遂於五月移居五磊寺。因與寺主意見未洽，飄然而去㊉。九月，在白湖金仙寺，撰「清涼歌集」，函廈門芝峯法師代撰歌詞注釋(十一)。是時廈門廣洽法師函邀法師赴閩，即動身前往，至滬後因時局不寧，未果行。(十二)旋過杭州，小住虎跑寺(十三)。十月，道經紹興，卓錫戒珠講寺，蔡冠洛與鴻道人爲之寫像，並以纂述年譜請，師以爲無過人行，遜謝未遑；但所談極關重要，於其身世及出家後修持境界，可得髣髴(十四)。住數日，復回甯波，因五磊寺棲蓮和尚之懇求，重至五磊寺，與該寺主約法

十章。旋又他去㊅。臘月至鎭北龍山伏龍寺度歲㊆。是年爲蔡冠洛撰其亡父淵泉居士墓碣㊇。又爲溫州撰永嘉慶福寺緣冊題辭㊈。

㊀法師自言：『今春病瘧，熱如火焚，連誦行願品偈讚，略無間斷，一心生西，境界廓然，並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見蔡冠洛弘一法師閩行前一席談：「後二十年十一月五日，弘一法師初去南閩，由杭渡江至紹興，卓錫戒珠講苑。」所記。）

又致芝峯法師書：『音今春以來，疾病纏綿，至今猶未復元，故掩室之事，不得不暫從緩。演音和南　九月四日。』（見覺音月刊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紀念號）

㊁顯念居士悼弘一師：『余於民十九年春間于役甬江，（靑按：當爲二十年之誤，因十九年春師尙在泉州；而二十年春師正自溫州赴白馬湖，途經甯波。）遇友人夏丏尊於甬江旅舍。丏尊告以汝常念師，今遊蹤所至，適駐錫城內白衣寺，如欲參謁者，可於翌晨同往晉見。次日偕往，則見闊別將近二十年之老友，已非昔日風度翩翩之李叔同，而儼爲人天師矣。斯時春寒未全消，余尙服薄棉，師則衣短綴，赤足納草履。一見卽向余謂：「聞君已皈依三寶，走入光明之路，很好很好。今在甬埠，有兩事必須做到：一、諸老法師適在觀宗寺講經，應抽暇至少須往參聽一座，以結善緣；二、應到天甯寺參謁由滇省來遊之老法師（虛雲），此老法師入定可到二十一日之久，爲目前海內所不易遇見者。」』

㊂圈點南山鈔記自跋：——「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薩戒，并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

㊃遺囑之一：「弘一謝世後，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皆贈與徐安夫居士。其餘之物，皆交法界寺庫房。辛未四月　弘一書。」

（封面：倘弘一在他方命終，乞然慶老法師拆閱。）（青案：此遺囑現存夏丏尊處）

㊄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此別至明年（二十年）春光嫵媚的三月，他始由甌江返抵白馬湖的法界寺中，晚晴山房兩處小住；旋歸白湖，贈我紹興中學舊友李鴻梁他們替他攝的照片與小影多幀。那時他的著作是「靈峯大師年譜。」後來他在現代僧伽上看到閩院學生燈霞，發表一篇「現代僧青年的模範大師」，就是捧出一位蕅益大師的道德學問，足爲現代青年僧的模範。他對此文認爲滿意，因此那篇年譜便未寫完。後來編撰蕅益大師的言論成一册寒笳集，或許就是這工作的變相了。」

㊅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序：——「讀誦研習，宜並行之。今依文便，分爲二章。每章之中，先略後廣。學者根器不同，好樂殊致；應自量力，各適其宜可耳。龍集辛未首夏沙門亡言述。

（青案：第一章爲讀誦，第二章爲研習，載「華嚴集聯三百」附錄，文長從略。）

㊆華嚴集聯三百序：「割裂經文，集爲聯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侶之請，勉以綴輯，其中不失經文

原意者雖亦有之，而因一句集合遂致變易經意者頗復不尠。戰兢悚惕，一言三復。竭其駑力，冀以無大過耳。茲事險難，害多利少。寄語後賢，毋再賡續。偶一不愼，便成謗法之重咎矣。

華嚴全經有兩譯，一晉譯有六十卷三十四品，二唐譯有八十卷三十九品。若其支流一品別譯者凡三十餘部，唯唐貞元譯普賢行願品四十卷傳誦最廣，蓋是晉唐譯全經中入法界品別譯本也。今所集者，都三百聯。自晉譯華嚴經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四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自唐譯經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集句二十五聯爲前百聯之餘又附八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自唐貞元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一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後賢書寫者，於聯句旁，或題曰某譯華嚴經偈頌集句，或題曰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頌集句，或題曰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某品某品偈頌集句。集字勿征經名之上，昭其敬重耳。

輯錄聯文，悉依上句而爲次第。唯唐貞元譯七言末四聯，補集後寫，未依經次。字音平仄，惟調句末一字，餘字不論。一聯之中，無有複字。唯晉譯八言第一，重如字。以義各異，姑附存之。

隻句片言，文義不具，但覩集聯，甯識經旨。故於卷末別述「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卷。惟願後賢見集聯者，更復發心，讀誦研習華嚴大典。以茲集聯爲因，得入毗盧淵府，是尤余所悕冀者焉。於時歲次鶉首四月二十一日大迴向院勝髻書。」

（青案：鶉首爲辛未年，即民國二十年，核以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序末所記「辛未首夏」一恰

符。四月二十一日爲一師亡母之誕辰。師常寫經以資迴向云。）

㊇劉質平華嚴集聯三百跋：——「吾師叔同李先生，生有夙根，弱冠馳聘詞場，雅負三絕之譽。……歲之四月，爲太師母七十冥辰，我師緬懷罔極，追念所生，發弘誓願，從事律學撰述，并以餘力集華嚴偈綴爲聯語，手錄成冊。冀以善巧方便，導俗利生。質平偶因請業，獲覩宏裁，鴻朗莊嚴，嘆爲希有。亟請於師付諸影印，庶幾廣般若之宣流，永孝思於不匱。世界有情，共頂禮之。庚午年二月望日弟子劉質平敬跋。」

（青案：劉跋所記庚午年，當爲辛未年之誤。因一師於民國十年辛酉，曾寫經爲其亡母六十年冥誕迴向。故劉跋：「歲之四月，爲太師母七十冥誕」，當爲辛未歲而非庚午也。）

㊈致李晉章書：「寄上寫經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網經多二冊，乞轉贈幼樵品侯二居士爲禱。今年六月初五日爲令祖百二十歲冥誕，仁者應寫經迴向，如何謹達。不具。五月八日演音啓。」

㊉岫廬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五磊寺是浙江慈谿縣的一個著名古刹，位置山巔，遠離闤闠，創建律學道場，是最宜不過的。因了這個環境，所以新近曾逗動一位以「生宏律範，死歸安養」（靈芝律師語）自期的弘一法師，發心想在這山頂組織一個南山律學院，專宏戒律。……這事的醞釀大約是在今年（二十年）五六月之間吧。初次的鼓吹者是金仙寺的亦幻法師，他的計劃，擬與棲蓮大和尚兩人共同分担一些經費事務，請法師發心就五磊寺作小規模地講律。……於

是法師還才欣然允許了；在佛前發願，決定徇各方面的懇求，在五磊寺開辦南山律學院，期以三年的時間，演講南山律宗之三大部（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行宗記，羯磨疏隨緣記）以成一期化事，俾衆生均沾法樂。……棲蓮和尚於觀宗寺，碰見亦幻法師，相約往上海會安心頭陀的時候，因緣湊巧，朱子橋先生剛寓在一品香，相與談及弘一法師已經發心出來弘律之事，朱先生即慨允先撥開辦費一千元，並謂以後用多少，報多少，不難由彼設法。……這位棲蓮和尚一回到五磊寺就給律學院碰起釘子來了。他在上海定辦了幾本大而且厚的緣簿，強法師做一篇化緣序子，這已使法師够難受了。及至討論辦法，野心愈弄愈大。……這時法師已窺破了這位大和尚的居心叵測，結果惟有放手退讓之一途以示決心。……」

⑪致芝峯法師書：——「音今春以來，疾病纏綿，至今猶未復元，故掩室之事，不得不暫從緩。前日到金仙寺訪幻法師，藉聞座下近況，至用欣慰。音因劉質平居士諄諄勸請，爲撰清涼歌集第一輯。歌詞五首，附錄奉上，乞教正。歌詞文義深奧，非常人所能了解，須撰淺顯之注釋，詳解其義。音多病，精神衰頹，萬難執筆構思；且白話文字，亦非音之所長。擬奉懇座下慈悲爲音代撰歌詞注釋，至用感禱。演音和南九月四日。」

又致芝峯法師書：——「惠書敬悉。承諸代撰釋文，感謝無盡。居金仙已兩旬餘，承幻和尚優遇甚至，自惟德薄能鮮，時用懷悚耳。授華雲師習字已半月，頗有進步，亦曾與密唵師晤談，彼近閱

禪宗語錄，鄙意勸彼應先於法相三論痛下一番功夫，然後再閱禪宗之書，乃爲穩妥，未審尊見以爲何如？末學近擬讀大般若經，甚承虛大師諄諄慈訓，深爲感荷，他日通信之時，乞代爲問安。——音和南九月廿五日。』（見覺音月刊弘一大師六十大壽紀念號）

⑫南閩十年之夢影：——『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的時候，廣洽法師寫信來，他說很盼望我到廈門。當時我即從溫州動身到上海，預備再到廈門來；但因爲一班朋友的勸阻。以爲時事不大安定，不要遠離好，於是就仍回到溫州去。』

又致朱穌典書：『曩者游方會稽，荷承遠送，感謝無盡。寇亂未寧，錢塘之行不果。仍附番舶歸臥永寧，掩室　慶福。小暇當寫佛名及以警語，遲至歲晚，必可郵達三橋西河尊齋，匆此不委。　　曇昉疏十一月十四日

穌典居士　丈室』

⑬蔡冠洛弘一法師閩行前一席談：『法師自云：「此次至杭，居虎跑，適元照法師示疾，臨終余爲助念佛號，淨土瑞相畢現，生西無疑。荼毗後，得舍利三粒」，即出以相示，其色微黃，堅逾金石。……』

⑭蔡冠洛弘一法師閩行前一席談：『後二十年十一月（舊曆十月）五日，弘一法師仞去南閩（靑按：是年師赴閩未果，至上海即折返。）由杭渡江至紹興，卓錫戒珠講苑。四日將行，余與鴻道

人阮爲之寫像，復以纂述年譜請，謂「法師當代龍象，應化事蹟，極爲顯著，宜於生前自定年譜，以示後人。」法師答云：「平生無過人行，甚慚愧，有所記憶，他日當爲仁等言之。至二十歲前，陳元芳居士已得其略。年七八歲，即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誡之，以爲非童年所宜。庚子三月，初居滬瀆小南門城南草堂，乙巳東渡，母歿。（青按：師于母歿後始東渡。）益覺四大非我，身爲苦本。其後出家虎跑，全仗宿因，時若非即披剃不可，亦不知其所然也。一切無他顧慮，惟以妻子不許爲憂，竟亦一歎置之，安然離俗。學律求反南山之初宗，與今金山常州異科，念佛處誦華嚴經，而普賢行願品一卷，尤爲一經之關鍵，深文奧義，簡明易誦。古德謂：「普賢行願讚爲略華嚴經，華嚴經爲廣普賢行願讚，洵不虛也。」是品可讚可傳，可行可寶，實修行之樞機。今春病瘧，熱如火焚，連誦普賢行願品偈讚，略無間斷，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與靈巖老人亦稍有不同。」……言已，以寒笳集貽余，鼓山金剛經貽鴻道人，時印西普行二上人並在座云。」

㊄岫廬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棲蓮和尚見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甯波白衣寺懇求法師。果然……欲到廈門去過冬的法師，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隻身回五磊寺來了。他大概是想到：既不能從心辦學，不免對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來與棲蓮和尚作澈底的解決。這意思我們不難於他們所定的十項契約中看出，茲並附在後面：

（一）於五磊寺團結僧伽，恭請弘一法師演講毘尼不立律學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後，任彼等分方說法，建立道場，以弘法爲宗旨。

（三）暫結律團，在法師講律期內，無有院長院董名稱。

（四）大約幾年可以造出講律僧材，隨法師自爲斟酌。

（五）倘法師告假出外者，任法師自由。

（六）一旦造出講律僧材之後，任法師遠往他方，隨處自在，倂與律學院一切事務脫離關係，不聞不問。

（七）凡在學期內大小一切事務，總任法師設法布置，聽師指揮，無不承順。

（八）凡在學期內，倘有與法師不如意之處，任法師隨處自由辭職，決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條件，完全出於棲蓮本意，決無法師意見；倘以後於以上條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時，任法師自由辭職，決不挽留。

（十）聘請律師二人，担保以上各條件，各不負約。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棲蓮

見證人亦幻永睿

又作者案：此契約之發生，係由法師提出口頭問話後，棲蓮和尚根據自己之答復草成。法師說：

我從出家以來，對於佛教向來沒有做過什麼事情。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緣，心頭委實是很歡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這樣的打擊，一月未歷，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經念佛，都是不能；照這情形看來，恐非靜養一二年不可。雖然，從今以後，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對於我的講律之事，當復益精進，盡形壽不退。」（二十一年四月十日「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四期）

⑯圈點南山鈔記自跋：「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薩戒，並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弘一法師移住龍山這時係屬第二次。他與龍山伏龍寺的監院誠一師認識，爲我所介紹。初次去時記由胡宅梵居士送去的。」又：「弘一法師在白湖講過兩次律學，初次就在十九年經期中，……第二次是在廿一年的春天，他突然從鎮北的龍山回到白湖，說要發心教人學南山律。」）

⑰清故淵泉居士墓碣：「淵泉居士姓蔡，諱宗沈，諸暨月隴村人。累世力田，勤苦自給。居士生有異稟，從塾師讀三四年，已能爲帖括文。遠入邑庠，遂厭棄之。率意懷素狂草，頗得錯綜變化之妙。精篆刻，偶作小印，識者珍焉。顧性傲岸，未能下人，薦紳咸畏憚，不獲於世，坎壈而終。維時遜國後三年，歲次甲寅，春秋六十有一。先娶斯孺人，繼配金孺人，生子冠洛，十載孺人殁，由是不再娶。破屋瓦竈，一鐙熒熒，養媳稺兒幼女，蓬髮跣足其側。居士手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爲之講說曰，聖道在是矣。今歲五月，冠洛書來，陳述軼事，以彼父母悉積善業，世稱

其德，久而勿衰。近將合葬淡院之原，願乞題碣，亦猶亡親得聞難聞法也。冠洛字再因，博學能文，篤信佛乘，爲余善友，重違其意，略記遺行，附以偈曰（偈略）歲次辛未沙門演音書。」

(九)題永嘉慶福寺緣冊：

「慶福之名，志乘不載，今所傳者，嘉道間事耳。逮乎清季，寂山上人駐錫是間，整頓清規，增築精舍，勤修淨業，廣行衆善，又復建蓮池會，勸導緇素，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遠紹廬山之遺軌，近媲法雨之高躅，勝名流傳，徧及中國，承其勸導，臨終正念，示現瑞相往生蓮邦者時有所聞，懿歟盛哉！上人光顯法門，闡揚佛化，功在萬世矣，余於辛酉，參學永嘉，依止上人，同住十載，晒者城垣漸廢，觀瞻不尊。寺主因弘賢首，與上人謀，將欲重建殿宇，易其方位，以協形相，爲立緣冊，集募資財。凡諸善信，當必生歡喜心，隨力而助，所獲功德，無量無邊矣。」

##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大師五十三歲

是年春，小住鎮北龍山伏龍寺(一)。旋自龍山赴白湖，自動發心重講南山律學，旋以因緣，又返龍山(二)。五月赴永嘉，居城下寮結夏，書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卷，爲趙柏廎之先祖母迴向(三)。秋初復至鎮北伏龍寺安居(四)。九月，居峙山，十一月雲遊南閩，居廈門萬壽巖，著地藏菩薩聖德大觀一卷(五)。時廈門榴花盛開，猶著單衣，師致書其姪致意。並謂上海報載彼圓寂，已爲第二次，且書星命家言彼之壽命在六十或六十一之數(六)。臘月於廈門妙釋寺講「人生之最後」(七)。是年十二月二

日常惺法師住持甯普陀受請典禮，並歡迎大師攝影㊇。旋至妙釋寺小住，與瑞今，廣洽，性常諸師，頗相投契㊈。歲暮居萬壽巖，刻「看松日到衣」石印一顆，贈同居了智上人㊉。

㊀致李晉章書：「久未通信爲念。前月託開明書店寄上之書，已收到否？惠復寄「甯波轉龍山西門外伏龍寺弘一收。」舊正月三日，音啓。」

㊁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第二次到白湖是在廿一年的春天，他突然從鎭北的龍山回到白湖，說要發心教人學南山律，問我還有人肯發心嗎？我欣悅得手舞足蹈，就以機會難得，規勸雪亮，良定，華雲，惠知。崇德，紀源，顯眞諸師都去參預學習；我自己想做個負責行政的旁聽生，好好地來辦一次律學教育。

有一天上午，弘一法師邀集諸人到他的房內，我們散坐在各把椅子上，他坐在自己睡的床沿上，用談話方式演講一會「律學傳至中國的盛衰派支狀况，及其本人之學律經過」。後來就提出三個問題來考核我們學律的志願（一）誰願學舊律（南山律），（二）誰願學新律（一切有部律），（三）誰願學新舊融貫通律（此爲虛大師提出，我告訴他的。）要我們塡表答覆。我與良定塡寫第三項，雪亮，惠知，塡寫第二項，都被列入旁聽。只有其他三人，因塡寫第一項，他認爲根性可學南山律，滿意地錄取爲正式學生了。……我因主持白湖未久，百務須自經心，沒登樓恭聞。聽說只講到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就中輟了。時間計共十五日。」……這講

座亦曾訂過章程，但經弘師半月之內，三改四創，竟至變到函授性質，分設於龍山白湖兩地。…
…崇德，華雲二生，奉命移住龍山半月返白湖，云是復有別種原因，弘一法師要走了。」

㈢據芝峯法師言：（是年初夏一師返永嘉城下寮，因趙伯廎居士之懇求，爲其先祖母書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一卷，以資迴向。今仍存溫州趙寓，尚未付印。作者識。）

㈣書古德法語贈夏龍文居士題記：『歲次壬申早秋，安居伏龍講苑。龍文居士書來，云將築室楊谿，（白馬湖法界寺所在地）埋名遯世，寫此付之。月臂。』（青案：龍文居士爲夏丏尊先生之哲嗣。）

㈤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後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上海李圓淨居士來書，謂將助編九華山志，屬爲供其資料。自惟剃染已來，至心歸依地藏菩薩十有五載，受恩最厚，久欲輯錄教迹，流傳於世，讚揚聖德，而報深恩，今其時矣。後二月，雲遊南閩，住萬壽巖。乃從事輯錄，都爲一卷，題曰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將付書局別以刊布，並貢諸圓淨居士備採擇焉。』（青案：峙山即慈谿白湖金仙寺旁之山名。）

又南閩十年之夢影：──『於轉年（即民國廿一年）十月，我才又到廈門來，那是我第三回來閩南的時候了。於十月初抵廈門，那時由性願老法師的介紹，住到山邊岩去，但同時亦時常到妙釋寺小住。』

㈥致李晉章書：『晉章居士慧鑒：到廈門已旬日，前屬爲姚仲矩居士哲嗣書佛號，乞示其名字。附一

紙乞交徐居士。廈門榴花盛開，結實甚大，猶著單衣。以後惠書，寄廈門中山公園東門內妙釋寺轉交爲宜，舊十一月十日演音疏。」

又致李晉章書：「惠書誦悉。屬寫各件，俟稍遲書就，一併寄奉。數年前上海報已載余圓寂之事，今爲第二次。記載失實，報中常常有之，無足異也。廈門天氣甚暖，余唯著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門須執傘，與津地八月底天氣相似，榴花，桂花，白蘭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時盛開。星命家言，余之壽命與尊公相似，亦在六十或六十一之數。壽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讀經室」額紙後方，擬留空白尺餘，由仁者自跋一段，說明此事之因緣。舊十一月廿八日演音啓。」

㈦人生之最後弁言：——「歲次壬申十二月，廈門妙釋寺念佛會請余講演，錄寫此稿。於時了識律師臥病不起，日夜愁苦。見此講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棄醫藥，努力念佛。併扶病起，禮大悲懺，吭聲唱誦，長跽經時，勇猛精進，超勝常人。見者聞者，靡不爲之驚喜讚歎。謂感動之力有如是劇且大耶。余因念此稿雖僅數紙，而皆撮錄古今嘉言及自所經驗，樂簡略者或有所取。乃爲治定，付刊流布焉。弘一演音記。」（青案：人生之最後共分七章，一緒言，二病重時，三臨終時，四命終後一日，五荐亡等事，六勸請發起臨終助念，七結語。）

㈧青案：是年冬，太虛法師住持南普陀六年期滿，繼任住持常惺法師在廈門南普陀行受請典禮時，

並歡迎弘一律師攝影。同攝影者有太虛，常惺，會泉，弘一，性願，芝峯及緇素百餘人。（見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第五號。）

㊈性常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追民國壬申年十一月自溫蒞廈。時余居中山公園妙釋寺。適大師獨乘人力車到寺，不勝忭踊。遂對寺主建議，將余臥室讓大師安宿。大師甚喜，立即手書晉譯華嚴經的「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爲一切智慧燈」一長聯予余。

越數日，寺主善契法師對余倡議懇留大師在寺度歲，余偕契師進大師前拜陳此意，承喜諾。斯時瑞今法師同廣洽法師住在太平岩。洽師與大師早有密切關係，屢屢偕今師前來過訪。今洽二師於晤談次，屢勸請大師傳授律學。」

㊉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他自削髮以來，對於當年雅稱三絕之一的雕刻，很少製作。聽說他在萬壽岩時，爲了智上人刻一顆「看松日到衣」五個隸字，刀法蒼古，極爲難得云。」

##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大師五十四歲

是年正月初八日，自萬壽岩移居妙釋寺（見晚晴老人演講錄）就寺講改過實驗談。是夜夢身爲少年，偕儒師行，聞有人誦華嚴經，並見十餘長髯老人結席圍坐說法。師謂爲在閩弘律之預兆㊀，醒後，乃將夢中所聞華嚴偈句，書贈普潤（廣洽）法師，並加跋語㊁。正月半後，開始在妙釋寺講四分律含註戒本㊂。於開講時，並述其弘律之本願及失敗經過，足以窺見師在閩弘律之因緣㊃，

二月爲胡宅梵撰地藏菩薩本願經序[5]。二月八日後，重返萬壽岩，開講隨機羯磨，並自編講義，至五月八日圓滿[6]。時聽衆甚盛，且皆志願堅固，故師致書芝峯法師，極爲讚歎[7]。四月重編蕅益大師警訓，爲寒笳集[8]。五月初三日，爲靈峯蕅益大師聖誕，師親爲諸學者撰學律發願文[9]。五月初十，應泉州開元寺轉物和尚請自廈赴泉，安居開元尊勝院，專工圈點南山鈔記，圈畢自記研習始末。於十餘年間學律經過，詳述無餘[10]。是年閏五月，爲盧世侯居士題所繪地藏九華垂迹圖讚[11]。師居尊勝院期間，編有戒本羯磨隨講別錄，南山道宣律祖略譜，梵網經菩薩戒本淺釋等[12]。小春十月，偶出泉城，經潘山，發見晚唐詩人韓偓墓道，遂登展謁，頗有「裂裟和淚伏碑前」之概。其後并屬其弟子高文顯編著韓偓傳記，自撰「香奩集辨僞」，可見大師懷古之幽情[13]。是年，廣洽法師爲師造像一幀，豐子愷題偈一章，分贈諸淨友[14]。冬月至晉江草庵度歲。爲撰一聯云：「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除夕，就草庵意空樓爲性常傳貫二師，講靈峯大師祭顓愚大師爪髮衣鉢塔文，可以領略法師之懷抱與寄慨[15]。

[16]性常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大師於未應請（傳授律學）前，曾於夜中得一奇夢，夢十餘長髯老人結席圍坐談法。大師親求加入席間，坐誦華嚴經偈一長篇，醒已尙憶，乃篝燈寫出，贈洽師以留念。大師是朝謂余云：「余於夜闌，得是奇夢，係居閩弘律之預兆」，乃開始編「四分律含註戒本講義」。」

㈡夢後書華嚴經偈贈普潤法師自跋：——「歲次癸酉正月八日，移居妙釋禪寺。是夜余夢身為少年，偕儒師行。聞後有人朗誦華嚴偈句，審知其為賢首品文。音節激楚，感人甚深。未能捨去，與儒師返。見十數人席地聚坐。中有一人操理絲絃，一長髯老人即是歌者，座前置紙，大字一行，若寫華嚴經名。余乃知彼以歌而說法者，深敬仰之；遂欲入座。因問聽衆：可有隙地容余等否？彼謂兩端悉是虛席。余即脫履，方欲參座，而夢醒矣。迴憶華嚴賢首品偈，似為發心行相五頌，因於是夜篝燈書之。願盡未來際，讀誦受持，如說修行焉。演音。

普潤法師供養，後五日廾記。偈云：

菩薩發意求菩提　非是無因無有緣　於佛法僧生淨信　以是而生廣大心　不欲五欲及王位
富饒自樂大名稱　但為永滅衆生苦　利益世間而發心　常欲利樂諸衆生　莊嚴國土供養佛
受持正法修諸智　證菩提故而發心　深心信解常清淨　恭敬尊重一切佛　於法及僧亦如是
至誠供養而發心　深信於佛及佛法　亦信佛子所行道　及信無上大菩提　菩薩以是初發心」

㈢南閩十年之夢影：——「民國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我開始在妙釋寺講律。」

㈣性常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擇癸酉正月十六日始講，至二月七日圓滿。大師初開講（含註戒本）時，曾述此次講律與未來之希望云：——

「余於出家受戒之時，未能如法。准以律儀，實未得戒。本不能弘揚比丘戒律，但因昔時既

虛承受戒之名，其後又隨力修學，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與諸師互相研習，甚願得有精通律義之比丘五人出現，能令正法住於世間，則余之弘律責任即竟。故余於講律時，不欲聚集多衆，但欲得數人發弘律之大願，肩荷南山之道統，以此爲畢生之事業者，余將盡其綿力，誓捨身命，而啓導之。余於前二年（民二十年），既發弘律願後，五月居某寺（青案：慈谿五磊寺）即由寺主發起辦律學院，惟與余意見稍有未同。其後寺主亦即退居，此事遂罷。以後有他寺數處，皆約余往辦律學院，因據以前之經驗，知其困難，故未承諾。以後即決定弘律辦法，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衆，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廈門妙釋寺）講律，實可謂余弘律第一步也。余業重福輕，斷不敢再希望大規模之事業。惟冀諸師奮力興起，肩荷南山一宗，廣傳世間，高樹律幢，此則余所祝禱者矣。」

㊄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序「己巳（青案：己巳當爲庚午之誤，因己巳年師尙未至金仙寺，或因追記致誤也。）九月，余來峙山，居金仙寺。翌日，宅梵居士過談，齎彼所作五言古詩一卷。余謂其能媲美陶王，亦謂當世未之有也。是歲十月，天台靜權法師蒞寺，講地藏菩薩本願經義，余以本願章疏，惟有科注一部，淵文奧理，未契初機。乃勸宅梵拔白話解，而爲鈐鍵。逮于明年，全編成就，乞永禾中古農長者以刪正之。爾將付刊，請書序言。爲述昔日斯事因緣，以示後之學者。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二月賢首院沙門勝臂。」

㈥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二月八日後，諸同學移住萬壽岩。大師開始編隨機羯磨講義。三月九日始講羯磨，至五月八日圓滿。』

㈦致芝峯法師書：——『此次講律，聽衆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發心過午不食，內有二人，患肺病甚劇，中一人正在嘔血不止，臥牀不起之時，而立刻停止晚餐，不顧身命，尤令人感佩。現已講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工夫專心研習不可。聽衆中有二三人誓願甚堅固，或可發心專修也。演音和南三月三日』。

㈧寒笳集又名蕅益大師警訓略錄序：『壬戌之歲，嘗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笳集。辛未仲秋，又爲叢錄，題曰蕅益大師警訓略錄，今復改集，并存二名，掇錄之意，唯以自惕，故於嘉言，多有闕遺。後之賢者，幸爲增訂焉。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四月學南山律於禾山萬壽巖，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臂集。』

㈨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五月初三日，恭値靈峯蕅益大師聖誕，大師是日親爲諸學者撰學律發願文云：「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弘誓願已，并別發四願：一願學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爲善友，互相提攜，常不捨離，同學毗尼，同宣大法，紹隆僧種，普利衆生。一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弘律之時，身心安寧，無諸魔障，境緣順遂，資生充足。一願當來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衆，廣爲弘傳，不爲名聞，不求利養。一願發大菩提心，護持佛法，誓盡心力，宣

揚七百餘年湮沒不傳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間，冀正法再興，佛日重耀。並願以此發宏誓願，及以別發四願功德，乃至當來學律一切功德，悉以迴向法界衆生。惟願諸衆生等，共發大心，速消業障，往生極樂，早證菩提。

㈩『五月初十後，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主轉物和尚請，十數同學隨錫蒞泉。大師結夏安居於尊勝院，專工圈點南山鈔記。圈畢自記云：——「剃染後二年庚申，請奉東瀛古版行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於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檢天津新刊，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訛誤。迄今三載，始獲首尾完竣。是三載中，所至之處，常供養奉持。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薩戒，並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講含註戒本於妙釋寺，講隨機羯磨於萬壽巖。癸酉五月居溫陵大開元寺。越二月，乃得點錄校竟，並為述斯事始末，以示後賢。」

(十一)爲盧世侯所繪地藏九華垂跡圖題讚附記：——『壬申仲冬，余來禾島，始識世侯居士，時方集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居士割指瀝血，爲繪聖像，捧持入山，余感其誠，曰，請續畫九華垂跡。爾後世侯往青陽覲禮聖蹟，復游錢塘富春，逮於四月，藻繪已訖，余爲忭喜，略綴讚詞，併輯一帙，冀以光顯往蹟，式酬聖德焉耳。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五月住溫陵大開元寺尊勝院結夏安居。大華嚴寺沙門弘一演音。』

(三一)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

『七月三十日，大師依瑜伽師地論錄出自誓受菩薩戒文，命余等諸同學隨意自於佛前受之。八月一日始，大師續編戒本羯磨隨講別錄。廿四日始續講。於講期內，并編南山道宣律祖略譜；兼撰九華垂跡圖讚辭。

十月三日，爲南山律祖涅槃日，戒本羯磨，初次講解都訖。大師是日追懷宣祖晚年手撰羯磨疏自終南豐德寺出。爰以「豐德」命予別號，使余不忘宣祖之聖囑。十月二十八日，大師撰「梵網經菩薩戒本淺釋」，至十一月十五日，稿本撰就，屬瑞今法師於廈妙釋寺代座宣講，余隨今師前往聽習。』

(三二)高文顯弘一法師的生平：『當癸酉小春的時候，他曾坐車經過西門外，在那潘山的路旁，矗立着的晚唐詩人韓偓的墓道，給他看到了，他驚喜欲狂，對着這位忠烈的愛國詩人，便十分注意起來。

他與韓偓很有緣，而且很佩服詩人的忠烈。因爲韓偓於唐末避地來閩依王審知，被館於招賢院中，而終其身。那種濃着亡國的慘痛，耿耿孤忠，可與日月爭光。所以唐史稱他爲唐宋完人。我們的法師，更想要替他立傳，以旌其忠烈了。

經了一年後！他搜集了許多的參考資料給我，囑我爲詩人編一部傳記。我於是經過二三年的

搜集。便於去年（廿六年）把傳記完成。不幸於上海戰事起時，開明總廠被焚，而正在排印的稿件也毀於火了。

法師說，也許因爲對着韓偓讚美太過了，所以遭着不幸哩！因爲他在韓偓的傳中曾有一章「香匲集辨僞」，用十二分的考古癖，把香匲集證明是僞作，而說韓偓決不是做香匲詩的人，因此把韓偓在文學史上做爲唯美派的總代表的地位推翻了。」（覺音月刊，弘一法師六十大壽紀念號）

㊃豐子愷題弘一法師肖像：——「廣大智慧無量德，寄此一軀肉與血。安得千古不壞身，永住世間剎塵劫。」廣治法師屬題弘一法師肖像，一九三三年秋，豐子愷。」

㊄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十一月十五日，大師應草庵寺主請，由傳貫法師陪大師蒞庵過冬。余在厦聽經畢，遂詣庵伴大師度歲。

除夕夜，大師於意空樓登座佛前，爲貫師與余說，講靈峯大師祭顓愚大師爪髮鉢塔文云：——「嗚呼，人不難相愛，難於相知，翁眞知我者哉。世縱有一二愛且知者，而志操相携，某雖不敢擬翁泰山之德，幸三事略無逕庭。尙質撲、絀虛文，不肯苟合時宜，注經論，習戒律，不肯懸羊頭而賣狗脂，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叢席桎梏而製其羈靡。嗚呼，以法門耆宿如翁，而旭過蒙知愛，又志操相合如此，其能已於懷也。翁所證深淺，非某能擬，而生平故傾心處，請略紀之：當今知識，罕不以名相牽，利相餌，聲勢權位相依倚，如翁古道自愛者有幾？當今知識，罕

不以掠虛伎倆，籠罩淺識，令生驚詫，如翁不實稱當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修服飾、擴華堂，恣情適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階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精選侍從，前列後隨，如翁躬自作役不圖安享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同流合污，自謂善權方便慈悲調順，如翁不肯荷殉諸方，甘受擯板之誚者有幾？故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濫，懦夫立而不傾。伯夷之隘，所以爲聖之清也。豈似枉尋直尺詭遇一朝者，身雖存名已先淪也哉。某每悲如來正法，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其父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則翁之道風未滅，必有聞而興起者，庶共砥狂瀾於末葉乎？……」

大師是夕開示此文，寄慨時弊遙深，幾於流涕。講開示畢，賜予一橫幅，書「紹隆僧種」；右題「歲次癸酉與豐德法師同住草庵度歲，書此以爲遺念。演音，時年五十又四」

##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大師五十五歲

是年元旦，在泉州草庵講「含註戒本」㊀。二月，應常惺會泉二法師之請，至廈門南普陀㊁。在寺講「大盜戒」，並囑瑞今法師創辦佛教養正院，以爲佛教教育，應自「蒙以養正」做起，訓示青年應注意四項，即「惜福，習勞，持戒，自尊。」請得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㊂。五月十日，撰隨機羯磨疏跋，盛讚天津徐蔚如居士功德，並書華嚴集聯贈僧儀上人㊃。八月，居晉水蘭若，（青案：是年自春至秋，師居南普陀後山之兜率陀院，自稱爲晉水蘭若，）披誦「一夢漫言

」，歎爲希有，因爲加眉註，作一夢漫言跋㊄，作華山見月律師行脚略圖幷跋㊅，又爲莊閑女士手書法華經作序讚歎㊆九月，依「一夢漫言」，撰見月律師年譜撫要幷跋㊇，又撰一夢漫言序，於見月律師之言行，推崇備至㊈。是年九月爲師五十五歲初度，即於晉水蘭若造象紀念㊉。廈門大學校主陳敬賢居士遣子共存詣蘭若存問(十一)。自撰一聯，寄託弘律志願，附跋以貽廣洽法師(十二)，冬移居萬壽巖，宣講彌陀經，並編彌陀義疏擷錄一卷(十三)。十二月，應李圓淨居士請，撰福州鼓山庋藏經版目錄序(十四)，是冬，函天津俗姪李晉章請其刻印數方，以爲紀念，並託購「昨非錄，」爲書寫結緣之用(十五)。

(一)僧睿弘一大師略史：『甲戌元旦，在草庵，講「含註戒本」。』

(二)南閩十年之夢影：『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又到南普陀寺來。……我這一回的到南普陀寺來，是因爲常惺法師約我來整頓僧教育的；但是我觀察到佛學院的情形，覺得因緣還沒有成熟，要想整頓，一時也無從着手。所以此後並未到閩南佛學院去。』

(三)僧睿弘一大師略史：『春末，受常惺會泉諸法師聘，赴南普陀講「大盜戒」，囑瑞今法師創辦佛教養正院，栽培青年佛徒。並訓示青年應注意四項，即「惜福，習勞，持戒，自尊，」請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四月至七月結夏安居，日食一餐。（青案：是夏師居南普陀後山兜率陀院）』。

㈣隨機羯磨疏跋：——「隨機羯磨、今所傳者，有數本，燉煌石室古寫本，（北京圖書館藏）舊宋藏，（宋崇甯三年刊，日本宮內省藏）高麗藏，（宋紹興二十一年刊）宋藏，（宋嘉熙三年刊）元藏，明藏，及宋磧砂藏，清藏，幷明清別刊本等。宋元諸藏訛舛極多，明藏雖稍校正，亦多妄改；唯高麗藏較爲完善。天津刻經處徐蔚如居士，曾披諸本參互考訂，以麗藏爲主，而參用他本之長，並據南山業疏及靈芝記以爲指歸，（後跋文中具詳）歷時年餘，乃成此冊。正古本之訛誤，便初學之誦習，弘護律教，功在萬世。居士校刊諸書近二千卷，當以此冊爲最精湛，而扶發救弊之功亦最偉矣。今復檢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詳爲覆校，與舊宋藏及宋元明藏幷南山疏鈔靈芝記文，精密審定，稍有修改，俾臻完璧。學者讀此，應生難遭之想。宋元明藏本中，此書訛誤最多，舛錯脫落滿紙皆是，唯有掩卷興嘆束置高閣。若無今新校訂本，決定無人能誦習者。南宋已後，南山律教衢以湮沒，殆由是耶？余以夙幸，獲讀新校訂本，歡喜忭躍，歎爲希有。誓願盡未來際，捨諸身命，竭其心力，廣爲弘傳；更願後之學者，奉持此冊，珍如球璧，講說流布，傳燈不絕。俾吾祖律致可以光大熾盛，常耀世間耳。歲次甲戌五月十日沙門演音敬書。」（覺有情半月刊弘一大師紀念號之三）

又贈僧儆上人華嚴集聯幷跋「當度衆生界，當淨國土界；普入三昧門，普遊解脫門。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菩薩說頌集句。僧儆上人供養，歲次甲戌五月祇勝院沙門曇昉敬書。」

(五)一夢漫言跋：——『甞見經目，載一夢漫言，意謂今人所撰導俗佛書；因求得一冊，披卷尋誦，乃知爲明寶華山見月律師自述行脚事也。歡喜踴躍，歎爲希有，執卷環讀，殆忘飲食，感發甚深，含淚流涕者數十次。因略爲科簡，附以眉註，并考輿圖，別錄行脚圖表一紙，冀後之學者，披文析義，無有疑滯耳。甲戌八月十日披誦訖，二十五日錄竟并記。時居晉水蘭若。』

(六)華山見月律師行脚略圖跋：——『甲戌八月二十三日，依一夢漫言對覓輿圖編錄，翌夕錄竟。粗綫示行脚所經之地，至入丹徒海潮受戒爲止。已下未畫粗綫，恐致淆亂，學者自尋可耳。又隨侍三昧老人往各地開戒，諸地名等，亦未列，因限於篇幅也。時居晉水蘭若，并記。』

(七)莊閑蘇詩手書法華經序：——『十法行中，一者書寫。攷諸史傳，魏唐之際，書寫經典，每極慇誠。先修淨閣，徧植楮樹，香草名華，間雜交植，灌以香水；楮生三載，香氣四達，乃造淨屋，香泥塗地，覓匠製紙，齋戒沐浴，盥漱熏香，易服出入，剝楮取皮，浸以香水，竭誠漉造，經歲始就。又築淨臺，於上起屋，乃至材瓦，悉灌香湯。堂中莊嚴，幡蓋鈴珮，周布香華，每事嚴潔。書寫之人，日受齋戒，將入經室，夾路焚香，梵唄先引，散華供養，方乃書寫。香汁合墨，沈檀充管，下筆含香，舉筆吐氣；逮及書就，盛以寶函，置諸香廚，安於淨室。有斯精誠，每致靈感。或時書寫，字字放光，或見天神，執戟警衛；或感瑞鳥，銜華供養，大衆仰瞻，咸發弘願，披閱轉讀，恆燦異光。如是靈蹟，史傳備載。肯復尋覽，輒爲忭躍。雖未能至，心嚮往焉。妙

道女士，書法華經，端嚴精粹，得未曾有。爾將影印，弘傳流布；爲記先範，冠於卷首，以勖來者，隨力奉行，俾獲感祐，利有情爾。

後二十三年歲次甲戌晉江會勝院沙門月幢時年五十有五」

㈧見月律師年譜摭要跋：——「甲戌九月，依一夢漫言及別傳摭錄，唯舉梗概，未能詳耳。漫言上卷，自記年歲數次，可爲依據。今編年譜，準此推衍。下卷謂順治七年五十歲者，或有舛誤，以待後賢改訂焉。晉水曾勝院沙門亡言。」

㈨一夢漫言序：「師一生接人行事，皆威勝於恩。或有疑其嚴厲太過，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識多無剛骨，同流合汚，猶謂權巧方便，慈悲順俗，以自文飾。此書所述師之言行，正是對症良藥也。儒者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於師亦云然。

九月五日編錄年譜摭要訖，復校閱一夢漫言，增訂標註，并記。

九月十三日寫隨講別錄二紙竟，臥床追憶見月老人遺事，并發願於明年往華山禮塔，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也。弘一。」

㈩五十五歲造像自題：——「甲戌九月，居晉水蘭若造。」（造像載覺有情第十三期）

⑪記陳敬賢居士軼事：「甲戌九月十九日，共存（青案，共存爲陳敬賢之子）至南普陀後山石室，余問敬賢近狀，彼謂已遵印光法師教導專修淨業矣。余爲慶悅。」（全文見民國十六年條）

（十二）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一公曾撰一聯「願盡未來，普代法界一切衆生，備受大苦；誓捨身命，弘護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給余。跋云：「歲次癸酉正月二十一爲靈峯蕅益大師涅槃日，迄二月十五日，講含註戒本及表記初二篇。三月初九日，迄四月初八日居萬壽巖，講隨機羯磨。八月二十四日，迄十月初三日爲律祖南山道宣聖師涅槃日，住大開元寺補講都竟，敬發誓願，以要心策志資成勝行焉耳。曇昉弁書，甲戌九月，以奉廣義法師慧鑑。」』

（十三）僧睿弘一大師略傳：──『是（甲戌）冬，萬壽巖請講彌陀經，編「彌陀義疏擷錄」一卷。』

（十四）福州鼓山庋藏經版目錄序：『佛典雕鐫木版，昔人唯稱宋刻。近年於敦煌石室發見佛典，有唐末及五代刊者，乃知刻經始自唐末。然東國扶桑，於神護景雲四年，已刊無垢淨光經陀羅尼四種。具古印本猶存法隆寺中。考彼時代，當吾唐國大曆五年，按敦煌發見者尤勝，遂爲世界最古佛典雕版焉。爾後東國扶桑，歷宋迄淸，雕版日盛，印佈之本，於今頗有存者，而珍逾球璧，殘楮一卷，値及數百，乃至千金。良由彼土學者，博聞好古，深識雕版意趣；近今且有寧樂刊經史等諸書傳佈，爲佛典雕版系統之硏考。而吾國緇素猶未聞於此少加意者，不其憾歟？昔年余游鼓山，覽彼所雕法華楞嚴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絕倫。以嘗法言，亦足媲美唐宋，而雕工之巧，可稱神技。雖版角有少腐闕者，亦復何傷，彌益古趣耳。又復檢彼巨帙，有淸初刊華嚴經及華嚴疏論纂要，憨山夢遊集等，而華嚴疏論纂要爲近代所希見者。余因倡緣印佈，并以十數部贈與扶桑諸

寺，乃彼邦人士獲斯祕寶，歡喜忭躍，遂為攝影鋅版，載諸報章，布播遐邇。因是彼邦僉知震旦鼓山為儲藏佛典古版之寶窟。然鼓山經版雖馳盛譽於異域，而吾國猶復湮沒無聞。逮及前歲李圓淨居士乃勸請觀本法師往住鼓山，理整經版，并輯目錄，以開流布之端緒。爾者目錄輯就，虛雲觀本二老人，恐有序言。圓淨復請余別書弁辭以讚鼓山雕版殊勝，為略述之，未盡意耳。歲次甲戌十二月晉水尊勝院沙門演音。」

㊄致李晉章書：「前奉明片，想已收到。茲有奉託者二事；

一，乞仁者為余刻印二三方，寄下以為紀念。大小大約如口或口（略大）或〇或?皆可。其文字乞於下列數名中隨意選之。亡言，无得，吉目，勝音，無畏，大慈，大方廣，晉，弘一。

二，四十年前津人習白摺小楷，恆用「昨非錄」，係翰林分寫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冊，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頗可流傳，乞向舊書舖或親友處覓求一部，惠施寄下至感。演音啓。

寄圖章時，並費用折，乞向郵局詢問為要。」

##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大師五十六歲

是年正月，居廈門禾山萬壽巖，整理彌陀義疏擷錄並自序㊀。撰淨宗問辨，於淨土法門，剖析至詳㊁。其姪雄河居士（即李晉章）作篆刻寄至，師頗欣喜㊂。旋至泉州開元寺，講一夢漫言㊃。事畢，小住溫陵養老院，補題朱子祠過化亭額㊄。致書李晉章，告以即往山中度夏，囑暫勿通

訊(六)。四月十一日，自泉州南門外乘古帆船航海，十二日到崇武，改乘小舟至淨峯寺(七)。師抵淨峯，愛其山水秀美，有終老之志，爲淨峯撰聯數副(八)。並爲李汝晉寫大悲咒一卷，高文顯爲序付影印(九)。禪餘種菊盈畦，臨行留詩而去(十)。十月半後，應泉州承天寺請，於戒期中，講律學要略。講畢，又至溫陵養老院暫住(十一)。師於律學要略中，闡述戒律傳入此土之因緣，與弘南山律之由來，及三皈五戒乃至菩薩戒之要略，要言不煩，語語皆中肯綮(十二)。承天戒期後，不久重至惠安弘法（見惠安弘法日記），爲念西法師撰龍袴國師傳序(十三)。臘月染疾，即歸臥泉州草庵(十四)。大病中會書遺囑一紙交與傳貫師，囑爲照辦(十五)。是年師至惠安，寫有乙亥惠安弘法日記，翼年書贈曾詞源居士以爲紀念(十六)。

㈠彌陀義疏擷錄序後記：『予時後二十四年，龍集乙亥春正月，晉水沙門僧胤居禾山萬壽巖念佛堂。』

㈡淨宗問辨：『古德撰述，每設問答。遣除惑疑，翼贊淨土，厥功偉矣。宋代而後，迄於清初，禪宗最盛，其所致疑，多原於此。今則禪宗漸衰，未勞攻破；而復別有疑義，盛傳當時，若不商榷，或致誑亂。故於萬壽講次，別述所見，冀息時疑。匪曰好辨，亦以就正有道耳。』（靑案：此文於淨宗反覆問難，至詳且精。問答全文頗長，玆且從略。讀者如欲閱讀全文，可檢廿四年八月弘法刊第二十九期讀之；又廈門亦有單行本。）

㈢致李晉章書：『惠書誦悉。印石亦收到，篆刻甚佳，所屬各事，稍暇擬就郵奉，先此奉答

雄河居士，演音啓，舊二月八日。」

四僧睿弘一大師略史：『乙亥春，涖泉開元講一夢漫言。』

五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弘一法師移錫閩南，到溫陵養老院凡三次，第一次爲乙亥年，住華珍室一二號房。吩咐晨午二餐，蔬菜不得逾兩味。客來相訪，爲先通知。期間一十五天。對老人開示，祇取日常瑣事，如汲水，破柴，烹茶，燒湯，掃地，洗衣，拂拭几案，澆水種花等操作，謂自己出家已來，皆躬自爲之。時院中過化亭額缺，爲題橫額，並題字云：「泉郡素稱海濱鄒魯，朱文公嘗於東北高阜，建亭種竹，講學其中。歲久傾圮。明嘉靖間，通判陳公重建斯亭，題曰過化，後亦燬於兵燹。邇者葉居士青眼欲復古蹟，請書亭額補焉。余昔在俗，潛心理學，獨尊程朱。今來溫陵，補題過化，何莫非勝緣耶？遜國后二十四年，歲在乙亥，沙門一音書，時年五十有六。」於時……又爲余書南無阿彌陀佛中堂，及華嚴經句曰「持戒到彼岸，說法度衆生」聯文各一。餘應各方來求者頗多。公將離院赴惠安錢山，余送之。將上車，余謂此次州人士多來求公字，少來求法，不無可惜。公笑謂余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過爲分別。」』

六致李晉章書：『惠書誦悉。承惠施佛像，「昨非錄」，至用感謝。在此講律將畢，即擬往白里外山中度夏，郵政不通，以後乞暫勿通訊，俟秋涼時，返廈門再爲告也。

雄河居士　　演音疏　　　三月十日。』

㈦南閩十年之夢影：——『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夏到惠安淨峯寺去住。』（青案：是年師在惠安半載，寫有「惠安弘法日記」，見後。）

㈧高文顯影印弘一法師手寫大悲咒序：——『弘一法師來閩數載，居常運用其藝術手腕，書寫經文佛號，贈諸緇素，以廣結法緣。邇者法師已棲隱淨峯，將編著大部律書，無暇再作文字上之應酬矣。廣洽法師送其入山後，攜帶其所寫經文聯句種種，中有爲李汝晉居士書寫之大悲咒，字跡高古淸秀 不著人間烟火之氣。洽師謂余曰：「一公此行，恐將長久棲息於斯矣：蓋其地雖苦，然山水秀美，僻靜幽淸，相傳爲李枴仙所居之地，實隱者之所也。」師於李仙前曾作聯曰：「是眞仙靈，爲佛門作大護法；殊勝境界，集僧衆建新道場。」於客堂則有：「自淨其心，有若光風霽月；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師。」又爲衲（廣洽）定修持日課時，曾付數語曰：「昔我靈峯老人，三十三歲始入靈峯卽有偈云：「靈峯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當化城，畢茲餘喘，自非樂土，終弗與易矣。」余今年已五十又六，老病纏綿，衰頹日甚，久擬入山，謝絕人事，因緣不具，卒未如願。今歲來淨峯，見其峯巒蒼古，頗適幽居，遂於四月十二日入山，將終老於是矣。」……民國廿四年暑假高文顯序於厦門大學。』

㈨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跋：——『龍集乙亥二月敬書以奉汝晉居士供養　尊勝院智幢。』

㈩留題淨峯寺：——『乙亥四月，余居淨峯，植菊盈畦，秋晚將歸去，猶復含蕊未吐，口占一絕，

聊以志別：我到爲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廿二)萬泉寫在參禮弘一律師以後：——「這是民國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的事情。……因參加承天寺的戒期勝會，給以我屢次拜見吾敬偉人弘一律師的機會。……一天清早，我親手寫了請弘一律師講「律學要略」的牌後……客堂同人喚我充當弘一律師講經的臨時記錄，……因這段因緣，得以常和他老人家談話。

「律學要略」三天講畢，弘一律師即欲離承天寺，……，並留一地址給我，要我二日後再到他所暫住的溫陵養老院去。過了一天，廣洽法師送來一冊弘一律師自讀自書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說是弘一律師送給我的。……十二月七日，壽居約我同訪弘一律師，二人步行到養老院，拜見了弘一老人。……從這次參禮弘一律師之後，不二日他老人家即赴惠安居士們之請而同專員黃元秀到惠安講經去了。……。

據說弘一律師由惠安回來，得重病於草庵，……廣洽法師往泉探候弘一律師病況回來對我說：「弘一老人現在雖得重病，但他仍視若無事，工作如故。」并對廣洽法師說：「你不要問我病好沒有，你要問我有念佛沒有念佛。……這是南山律師的警策，向後當拒絕一切，閉戶編述南山律書，以至成功。」

(廿三)律學要略：「我出家以來，在江浙一帶並不敢隨便講經，或講律，更不敢赴什麼傳戒的道場。

其緣故，是因個人感覺着學力不足。三年來，在閩南，雖曾講過些東西，自心終覺非常慚愧的。這次本寺(承天寺)諸位長者，再三地喚我來參加戒期勝會，情不可却。故今天來與諸位談談，但因時間匆促，未能預備，參考書又缺少，兼以個人精神衰弱，擬在此共講三天。今天先專爲求授比丘戒者，講些律宗歷史，他人旁聽，雖不能解，亦是種植善根之事。」

(十三)龍袴國師傳敘：「念西禪師，今之南閩高僧也。專弘淨業，著作甚富。近以所撰龍袴國師傳見示，披卷諷讀，歎爲希有。文筆樸拙，不假修飾，彌存古趣。豐德性常律師，擬以付刊流布，而資亡母冥福。孝思肫誠，尤足多焉。爲題卷端，以志歎讚。歲次乙亥十月惠安淨峯沙門一音。」

(十四)傳貫隨侍一公日記一頁：「民國乙亥，師年五十又六，十月中貫隨侍在泉承天寺講律學要略。不久染疾，臘月，來城南草庵休養。」

又乙亥惠安弘法日記：「十二月初三日到泉州，臥病草庵。」

(十五)傳貫隨侍一公日記一頁：「當大病中，曾付遺囑一紙與貫云：

一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及洗面，即以隨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夾被，捲好，送往樓後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爲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演音啓。」

至翌年春，蒙龍天加被，道體漸康。」

㊅乙亥惠安弘法日記（書贈曾詞源幷序）

「乙亥四月，傳貫學弟請余入惠安弘法，始居淨山半載，又須奔走鄉村；雖未能大弘佛化，而亦隨分隨力小有成就。適將掩室日光巖，詞源居士以素帖屬書，詞源惠人，因擇錄旅惠日記付之，聊以爲紀念耳。

歲次玄枵月旅姑洗南山律苑沙門一音。（青案：師寫後另記「丙子閏三月十三日書於南普陀。」）

後二十四年乙亥四月十一日（依舊曆下悉同）夕，自泉州南門外，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崇武，（青案：崇武爲泉州惠安瀕海巨鎮，位於泉州灣。）改乘小舟，風逆浪大，午前十時抵淨峯寺（一名淨山）

十六日往崇武，居普蓮堂。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講三皈五戒，觀音菩薩靈感及淨土法門等。

十九日下午返淨山。

二十一日爲亡母冥誕，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五月一日講竟。

初三日爲靈峯蕅益大師聖誕，午後講大師事蹟。

六月七日，始講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二十一日，第二冊講竟。）
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菩薩聖誕，午後講九華山示迹大意。
八月五日，爲亡父諱日，開講普賢行願品偈頌，七日講竟。聽者甚衆，大半爲耶教徒也。
二十三日，性願老法師到淨峯，二十五日，請講佛法大要。
二十七日，請師往崇武晴霞寺，代余講法華經普門品。
二十九日講訖。每日聽衆百人左右。
十月將去淨峯留題云：乙亥四月，余居淨峯，植菊盈畦，秋晚將歸去，猶復含蕊未吐，口占一絕，聊以志別。「我到爲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二十二日去淨峯，到惠安城，遇諸居士留宿。
二十三日上午到科峯寺講演，並爲五人證受皈依。下午到泉州。（青按：應泉州承天寺戒期講律學要略，旋小住溫陵養老院。）
十一月十九日，復到惠安城，寓黃善人宅。
二十日到科峯寺講演，並爲十人證受皈依。
二十一日上午爲一人證受皈依。下午乘馬，行二十里，到許山頭東堡，寓許連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在瑞集巖講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許宣子宅講演，並爲二十人證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五日上午到後尾，寓劉清輝居士榮堂，下午講演。

二十六日上午到胡鄉，寓胡碧蓮居士榮堂，下午開講阿彌陀經。

二十八日講經竟，爲十七人證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九日上午到謝貝，寓黃成德居士榮堂。三十日講演。

十二月初一日午後到惠安城，寓李氏別墅，今爲某小學校。

初二日，到如是堂講演，聽衆近百人。

初三日到泉州，臥病草庵。」

##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大師五十七歲

是年春，自草庵扶病至廈門南普陀㊀。正月底在佛教養正院講：「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㊁。三月，讀佛教公論萬均「爲僧教育進一言」，歎爲希有，即書華嚴偈聯加跋寄奉作者㊂。五月，移居鼓浪嶼日光岩，編定南山年譜，及撰再編蕅益之年譜㊃，書藥師本願功德經一卷爲傳貫師亡母迴向㊄。撰重興草庵記㊅，及奇僧法空禪師傳，發表於佛教公論㊆。又爲亡友金咨甫，書金剛經一卷㊇。是時向日本請得大小乘經萬餘卷，親自整理，編成佛學叢刊第一輯交上海世界書局出版，自爲序㊈。致書仁開法師，聲明取消「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尊號㊉。秋日，故

浪嶼念佛會請師開示，師重述崇仰印光法師之意，幷屬會衆常閱印光法師嘉言錄(九)。舊曆冬月杪，郁達夫偕廣洽法師訪師於鼓浪嶼日光巖，歸後自福州寄贈一律(十)。舊曆十二月初六日，由日光巖移居南普陀，是日勝進居士爲師出特刊於廈門星光日報，師恐爲聲名所累，頗慮今後於閩難以容身。其間曾爲閩南閩學院講隨機羯磨一日。除夕居南普陀爲傳貫師一人講發菩提心文(十一)，歲暮，爲佛學院學生開示，最可代表師對於淨土法相等，專修兼修之意見(十二)。臨別日光巖時，以手書佛說無量壽經贈寺主清智上人(十三)。是年爲玉泉居士撰墓誌銘(十四)。歲暮又在佛教養正院講十善業道經及寫字方法(十五)，手書佛說五大施經，迴向士惟居士(十六)。是年，所作「清涼歌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夏丏尊爲序。曲由弟子劉質平，唐學詠等合作。釋芝峯爲撰「清涼歌集達旨」(十七)。

(一)南閩十年之夢影：——『到了十一月的時候，生了大病，以後卽到草庵來養病。這一回的大病，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大紀念。於民國二十五年的正月。扶病到南普陀寺來。……以後在南普陀住了幾個月，於五月卽到古浪嶼日光巖去。十二月仍回到南普陀來』

(二)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我在泉州草庵大病的時候，承諸位寫一封信來，——各人都簽了名，慰問我的病狀；並且又承諸位念佛七天，代我懺悔，都使我感激萬分！

再過幾個月，我就要到鼓浪嶼去方便閉關了。時期大約頗長久，怕不能時時會到。所以特地發心來和諸位叙談叙談。

今天所要和諸位談的，共有四項：一是惜福，二是習勞，三是持戒，四是自尊，都是青年佛徒應該注意的。』（丙子正月開學日，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全文見晚晴老人講演錄。）

㈢贈萬均法師華嚴集聯跋：——『去歲萬均法師著「先自度論」，友人堅執謂是余撰，余心異之，而未及覽其文也。今歲法師復著，「爲僧教育進一言」，乃獲披見，歎爲希有，不勝忭躍。求諸當代，少有匹者；豈余暗識，所可及也。因呈拙書，以誌景仰。丁丑三月，集華嚴偈句，一首。」聯云「開示衆生見正道，猶如淨眼覩明珠。」

㈣致李圓淨書：——『南山年譜於數年前已編就，今存鼓浪嶼，僅有數紙。以後擬再編靈芝年譜，材料甚少，亦僅三四紙。』

㈤藥師本願功德經跋：——『歲次丙子五月，敬書是經，迴向瑞集傳貫一禪師亡母顯許柳女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早成佛道，普利衆生。溫陵資壽寺沙門月音。』（青案：是經於去冬已由傳耕華居士捨資影印流通。有李鴻梁敬繪藥師如來像及葉恭綽夏丏尊題跋。）

㈥重興草庵記：——『草庵肇建，蓋在宋代。逮及明初，輪奐盡美。有龍象嶽，其地幽勝。爾時十八碩儒，讀書其間，後悉進登，位躋貴顯。殿供石佛，昔爲巖壁，常現金容。因依其形，劖造石像。余題句云：「石壁光明，相傳爲文佛現影；史乘載記，於此有名賢讀書。」蓋記其事也。勝淸御宇，寖以零落；昔日金刹，鞠爲茂草。中華建業十二載，瑞意，廣空上人，傷其廢圮，發意

重興。縣歷歲時，營治堂宇。壬申十月，復建意空樓三楹，雖未循復舊觀，亦可粗具規範。余於癸丙之際，歲暮春首，輙居意空，淹留累月。夙緣有在，蓋非偶然。乃爲述記，垂示來葉焉。於時二十五年，歲次玄枵。慧水瑞集嚴大華嚴寺沙門演音撰。」

㊀奇僧法空禪師傳：——「師諱今實，惠安陳族，十六落髮，常誦金剛法華，脅不著席，食不逾午。嚴冬之際，屏除冠履。苦行精進，邁於恆倫。改元後七年戊午，遠適庇能，建觀音寺。庇能爲英吉利屬海峽，閩粵商者皆稱檳城。其地繁盛，而乏遊觀之所。師以極樂寺寺前多曠土，乃發宏願營築苑囿，集諸宇內珍禽奇獸，驪資巨萬，盡其輪奐之美。師故善知物性，撫摩虎犴，若翫掌珍。海南諸粟散王，乃至歐美名士遊庇能者，悉踵師門，展謁禮敬，或致簡牘，達其誠款。以是盛聲及於萬國。聞師名者，咸生歡喜。師又工書，下逮武技幻術靡所不諳。震域彼土或値災祲，或藥學醫集會演技而求資者，師每佐助，復施財寶，凡所悕求，皆令滿足。彼土報章，競致讚頌。中外士庶，仰之若慈父母焉。歲次辛未，師返南閩，施千金石鼓，修置雜物，而利行者。時以墨妙，頒致諸山，其得之者，珍逾球琳。今歲丙子三月，示疾遷化。春秋五十又九。師之奇行瑰節，輒有軼於常軌，豈余凡愚可得闚測所及知者。巍巍德量，弘廓淵冲。高山仰止，未能忘懷耳。彼諸化蹟，頗多流傳；今所記述，不及什一。語其詳委，當俟來哲。

晉水薝蔔院沙門嚴髻撰。」（佛教公論第三期）

㈧為金咨甫寫金剛經題記：「歲次丙子三月二十一日敬書，四月初八日書訖。以此功德迴向亡友金咨甫夢隱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世界，早證無上菩提，普度一切衆生。沙門演音弘一並記。咨甫，浙金華武義人。弱冠游杭，與於高師藝術專科。博桑本田氏授手工，讚其精絕，求諸彼邦，未之有也。畢後任杭州師範並女學歌樂教師二十年。嘗語余曰：始任教師頗多仕與，近唯頹倦耳。余來南閩，賸絕音問。甲戌九月，印西上人書來，謂咨甫臥病半載，艱苦備歷，已謝世矣。遺囑請余寫經，為其迴向佛道；忽忽二載，及於今夏，書寫乃訖，併誌緣起焉。龍集玄枵木槿榮月演音時掩室古浪日光院。」

㈨佛學叢刊序：——「甲丙之際，自博桑國請奉古刻佛典萬餘卷，多明季清初刊本，求諸彼邦，見亦罕矣。爾者世界書局主纂輯佛學叢刊，乃檢三本，付以寫鈔鋟版。一曰「釋門自鏡錄」，唐懷信述，彼邦沙門圓仁「入唐求法請來錄」亦載是書，謂為唐懇詳集，未審何是。安永元歲壬辰八月維清乾隆三十七年，博桑平安慶證寺玄智校刊，併續補十七則附於卷末。一曰「釋氏要覽」，宋道誠集，寬永十歲癸酉三月，維明崇禎六年彫版。一曰「釋氏家求，」宋鑲操撰。元本有蠹滅者，博桑義空校補，寬保元歲辛酉三月，維清乾隆六年，摸刻「自鏡錄」及「蒙求」。續藏經中雖亦輯存，而校讎頗疎。今依古刻，倘差勝耶。局主纂輯叢刊，其意至善。以末世學者恆厭煩廣，而樂簡文；又復艱於資財，悕求廉直，故輯叢刊，唯選經律論譯本，及此土撰述卷帙少而易

領解者；復精密校刊，廉其直價，廣以流布，闡傳佛法，利益衆生，局主弘願，蓋如是也。余以夙幸，值斯勝緣，豈無忭躍？故述所懷，爰題序云。後二十五年歲集玄枵木槿榮月沙門髻巖，時掩室古浪日光別院。」

㊉致仁開法師書：——「仁開法師道鑒：前承過談，惠施多品，感謝無盡。尙施十金，擬以請購日本古版佛書，而爲永久記念也。承示諸事，朽人已詳細思審，至爲慚惶。朽人初出家時，嘗讀靈峯諸書，於「不可輕舉妄動，貽羞法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語出孟子，宗論引用）等語，服膺不忘。豈料此次到南閩後，遂爾失足。妄踞師位，自命知律，輕評時弊，專說人非，大言不慚，罔知自省。去冬大病，實爲良藥；但病後精力乍盛，又復妄想冒充善知識，卒以障緣重重，遂即中止。至古浪後，境緣愈困，煩惱愈增。因以種種方便，努力對治。幸承三寶慈力加被，終獲安穩。但經此風霜磨鍊，遂得天良發見，生大慚愧。追念往非，噬臍無及。決定先將「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諸尊號取消，以後誓不敢作冒牌交易。且退而修德，閉門思過。幷擬將南山三大部重標點一次，誓以餘力隨分研習，倘天假之年，成就此願，數載之後，或以一得之愚，卑陬下座，與仁等共相商榷也。前承仁者所示諸事，今非其時，願俟異日。諸希亮察爲幸。謹陳不宣。此書本擬請傳貫師齎奉，適今日有便人，託其帶上。朽人當來居處，無有定所，猶如落葉，一任業風飄泊可耳。演音。」（靑案：師時居廈門古浪嶼日光別院）

⑫覆古浪嶼念佛會簡：——『余近居日光巖方便掩關，諸緇素屬爲講演。竊念余於佛法中最深信者，惟淨土法門；於當代善知識中最佩仰者，惟印光老法師。今舉嘉言錄中數則，略釋之。願諸娑婆云云三九頁，既有眞信云云四二頁，一切行門云云四九頁。諸君暇時，乞常閱嘉言錄，每次僅閱一二段，不必多。宜反覆研味其義，不可草草也。演音丙子秋日』

⑬郁達夫贈詩并序：『丁丑春日，偕廣洽師等訪高僧弘一於日光巖下，蒙贈以佛法導論諸書，歸福州後續成長句却寄：不似西泠遇駱丞，南山有意訪高僧。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眞只一燈。學士清平彈別調，（弘一法師著有清涼歌集）道宗宏議薄飛昇。中年亦具逃禪意，兩事何周割未能！（弘一法師亦著有臨終講義諸書）（青案：郁君所記「丁丑春日」係陽曆，以舊曆推算，尚在丙子年冬，故繫於丙子年條。其「遠公說法無多語」一聯，頗能傳出一師之神韻。）

⑭傳貫隨侍一公日記一頁：『丙子（舊曆）十二月初六日上午由鼓浪嶼日光岩至南普陀，見勝進居士爲師出特刊於星光報，是夕謂貫曰：「勝進等雖運斯好意，實是誹謗於余也。古人云：聲名謗之媒也。余此後閩南恐難容身。又曰：若被人謗，切不可分白。余每見有人被謗，欲與分白解釋，多受其磨；不與分解，一謗便罷，更無餘患。

初八日，勝進居士爲編輯韓偓傳記畢，呈師，師寫韓偓牌位一紙，設備供齋以祀。見桌有未正，欲更正之，謂貫曰：我兒童時，桌不正欲就食，母輒止曰：孔子云「食不正不食。」即將桌

改移令正，然後許食。自後則所有一切安擺，須端正而後已。

十六日，在佛學院講隨機羯磨。

除夕夜，爲貫一人講裴休居士發菩提心文，並發起印梵唐兩文普賢行願品偈。

㊃「廿五日，有佛學院學生明鏧師，請問淨土宗入門初步。師曰淨土宗有二種：一是專修，一是兼修。專修者，如印光老法師所敎，誦彌陀經外，唯念一句阿彌陀佛，念至一心不亂，乃至開悟得通，此專修法門也。余亦非常讚喜。兼修者，如前諸祖師，皆是提倡禪淨，或密淨，或敎淨等雙修，俱無不可。此是隨衆生根機，不能局定在一處也。至於學法相宗者，亦可迴向往生西方，見彌勒菩薩。如普賢行願品云：「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卽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是也。但余所修者，以普賢行願品爲主，以此功德迴向往生西方，可說敎淨雙修，蓋經律論三藏，皆余歡喜研讀也。」

㊄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二十年條：——「無何，移居南普陀後山石室。蓋日光巖爲鼓島甲剎，香火甚盛，雖在偏僻，亦時爲爆竹所驚。乃移居南普陀後山石室，面海負山，但見漁舟來去，地極幽靜，饒林泉之美。惟一公移居普陀日期，今已忘記，考究靡從。（青按：爲陽曆二十六年一月十八日，陰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見佛敎公論）但記芳遠所贈水仙花，猶含蕊未吐。一公

去時，乃將其所種水仙花頭，起出帶去。所用器皿，如數檢交長老，未嘗損失。並以手書佛說無量壽經裝訂成冊，藏以木匣，刻以手書科目，監青加金奉贈寺主清智上人以爲紀念，藉答供養之厚恩。』

㊅玉泉居士墓碣銘：——『居士姓吳字建東，梵名演定，復名衍。閩浦城楊溪尾人，改元後七年余始剃染，與程子中和住玉泉，聞居士名，逮及歲晚，乃獲展晤，深以忻慰，因共棲止。居士聞法最早，樂飫般若，於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句，常致三復。程子溥諷華嚴，後出家字曰弘傘，與余同師門也。翼年冬，結期修淨業。十二月八日共然臂香，依天親菩提心論發十大正願。居士先一夜未嘗睡眠，惟持佛號，爾後道念日進，蓋善友同集，互以策勵而致之也。余嘗披靈峯宗論法語示居士，覽未終卷，自謂心意澄澈，異於平時。歷數日，入市求橘，童子昂其直，居士嗔訶遂復常度。辛酉季春余徙永嘉掩室城寮，蓋由居士爲之容介。嘗致書曰，凡所須求，無慮艱繼，有某在耳。後五載丙寅，余歸錢塘，乃知居士先已遷謝，居士貌溫和而性剛直，守正不阿，好義忘利，年未四十，遽爾淹逝。知其人者悉爲歎惋，住玉泉久，自號玉泉居士。今歲丙子，介弟潤東夫婦爲卜葬於玉泉寺畔青石橋石虎山中，屬銘於余，因憶往事，粗述其概。系以銘曰：

常樂出家，勤修佛法，勝業未就，溘露朝遺，冀其再來，乘願不忘，一聞千悟，普放大光。

㊆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是年（廿五年）在佛教養正院講十善業道經概要。又教寫字方

法，須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寫五百個，再學隸，入楷；楷成，學草。寫字最要緊是章法，章法七分，書法三分，合成十分，然後可名學書。吳昌碩的字並不好，不過有幾分章法而已。經云「是法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書法亦爾。』

㊅手書佛說五大施經跋：『歲次玄枵，敬書佛說五大施經，迴向士怡居士，願往生安養，早證菩提。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又七。』

㊆夏丏尊清涼歌集序：『弘一和尚未出家時，於藝事無所不精，自書法，繪畫，音樂，文藝乃至演劇，篆刻，皆卓然有獨到處。嘗爲余言：平生用力於音樂用力最苦，蓋樂律與演奏皆非長期鍊修無由適度，不若他種藝事之可恃天才也。和尚先後在杭州南京以樂施教者凡十年，迄今全國爲音樂教師者十九皆其薪傳。所製一曲一歌風行海內，推爲名作。入山以後，從前種種胥成夢影。一日，劉生質平偕余往訪和尚於山寺，飯罷清談，偶及當世樂教。質平歎息於作歌者之難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閭閻，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和尚亦爲憮然，允再作歌若干首付之，余與質平皆竊喜，此七年前事也。七年以來，質平及其學友根據和尚所作歌辭，分別譜曲，反覆推敲，必得和尚印可而後定。復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浙江寧波中學等處實地演奏，始攜稿詣余，謀爲刊行。作曲者五人：質平爲和尚之弟子，學詠，希一，伯英，爲質平之弟子，紱棠爲質平之再傳弟子，皆音樂教育界之錚錚者。歌曲僅五首，乃經音樂界師弟累葉之合作，費七年光陰之試練，亦

中國音樂史上之佳話矣。歌名清涼，和尚之所命也。和尚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又字惜霜，浙之平湖人。二十五年八月，夏丏尊」。

##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大師五十八歲

陰曆元旦起，在南普陀舊功德樓講隨機羯磨㊀。二月，在佛教養正院，講演南閩十年之夢影，由高文顯（勝進）居士筆記，經師修正，刊於佛教公論第九期，（現收於晚晴老人講演錄），新號「二一老人」。此文詳述與閩南十年之因緣，極關重要㊁。出外見聞有感，書示勝進居士㊂。四月欲往南洋弘法，重圖溫習英語，以從者多遂未果行㊃。旋會泉老和尚請往中巖安居，方便掩關㊄，即於佛教公論刊登啓事，謝絕訪問通信㊅。舊三月十一日，移居萬石巖㊆。為廈門市第一屆運動大會編撰會歌㊇。青島湛山寺倓虛和尚派夢參法師至廈請師赴青島講律，師鑒其誠乃應其前往，但與約法三章㊈。師至滬後，葉恭綽居士詢以乘何船前往，欲為致電青島湛山寺迎接，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前往㊉。舊曆四月十一日到青島湛山寺，同行者為傳貫，圓拙，仁開諸師。不久即開始講律⑪。所作開示，均極發人深省⑫。舊曆五月間，青島市長沈鴻烈及朱子橋就寺設齋招師，師以偈謝之⑬。九月半後離青島經上海返廈門⑭。臨行以手書華嚴經淨行品贈夢參法師，謝其半載護法之勞⑮。是秋北方戰事爆發，人或勸其南下，師以有約在前謝之⑯。大場陷落前數日，師自青島至滬，夏丏尊訪於旅次，住二日而去⑰。師返廈後，居萬石巖。時廈門風雲緊張，

各方勸師內避，師自題其室曰「殉教堂」⑱，旋移居中巖，與同來學僧十餘人安居講律。臨行以所植各花贈文心法師以爲紀念⑲。歲暮至泉州草庵度歲⑳。是年撰壽聯一副，奉祝轉道老和尚七秩大壽㉑。

㊀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丁丑元日，在南普陀舊功德樓頂，開講隨機羯磨，聽者十餘人。

十二日；羯磨集法緣成編，諸界結解編，講完。下午遞一信與勝進居士云：「邇來心緒不佳，諸事繁忙，養正院訓育課，擬請仁者代授。四月初旬，講律事即可結束，將往他方，埋名遯世，以終其天年，實不能久墮此名聞利養窟中，以辜負出家之本志也。

二十二日，續講羯磨諸戒受法篇。是日廈門大學教師李相勗君，託勝進居士請師到廈大開示佛法，師辭不往。謂貫曰：余生平對於官人，及大有名稱之人，並不敢共其熱鬧親好，怕墮名聞利養故，又防於外人譏我趨名利也。

二十三日，克定師自鼓山來聽律，與師共談。師曰：現在有志僧青年，多趨求文字，學習外典，儘棄已業，佛門前途，深可悲也。而不知國文與佛經，不相關用，假如大學畢業之才學，欲研佛經，依舊門外漢。論文法，則經文尚有超過國文多多。又謂貫曰：菩薩度生，須觀緣熟方可行化，不然則拱手待之。」

㊁南閩十年之夢影：——「到今年民國二十六年，我在閩南居住，算起來，首尾已是十年了。

回想我在這十年之中，在閩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卻是很少很少，殘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覺得自己的德行，實在十分欠缺！

因此近來我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二一老人」。什麼叫「二一老人」呢？這有我自己的根據。記得古人有句詩：「一事無成人漸老。」

清初吳梅村（偉業）臨終的絕命詞有：

「一錢不值何消說。」

這兩句詩的開頭都是「一」字，所以我用來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閩南居住了十年的一個最好的紀念。」（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

㊂致勝進居士簡：——『昨日出外見聞者三事：

一　余買價值一元餘之橡皮鞋一雙，店門懸價七角。

二　在馬路中聞有人吹口琴，其曲為日本國歌。

三　歸途淒風寒雨。

勝進居士慧覽　丁丑正月二九日　演音。』

㊃高文顯送別弘一法師：——『法師的年紀已經很大了，但是他仍志在四方，無時不想努力宣揚南

山林教，使久住神州。……他今年（廿六年）四月間還在想念到南洋羣島一帶，由新嘉坡再轉暹羅，去教化那些久不聞正法的島民吧！於是他發心再溫習英語了，那時曾致一信於作者道：「余需用英語分類會話一冊，仁者如有，乞以惠施，否則乞爲購之，以小冊者爲宜也。五十八歲復溫習英語，亦一趣聞也……。

㊄同前『先是法師，本已應閩中會泉和尚之請，要在中巖結夏安居，而且長此作方便掩關的。中巖是晚明民族英雄鄭成功讀書之處，巖中有巨松數株，老幹參天高出雲表，正是老當益壯的象徵。……。但房屋尚須經一番修葺，於是由會泉和尚負責辦理，而請法師暫時在萬石巖小住。』

㊅釋弘一啓事：——『余此次至南普陀，獲親近承事諸位長老，至用歡幸。近因舊疾復作，精神衰弱，頹唐不支。擬即移居他寺，習靜養病。若有緇素過訪，恕不晤談；或有信件，亦未能裁答。失禮之罪，諸希原諒爲禱。』（廿六年五月佛教公論）

㊆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三月十一日（約陽曆四月底）移居萬石岩。』

㊇廿六年五月佛教公論「佛教界消息」：——『廈門自成立市府以來，各項建設，甚見進步。近復籌開全市第一屆運動大會，以鼓勵國民體育精神。該會因慕弘一法師爲音樂界名家，議決函請編製大會會歌。茲探錄其原函如下：「本會爲提倡國民體育起見，訂於本月二十日起在中山公園舉行全市第一屆運動大會。關於大會會歌，擬請弘一法師編撰，案經本會第二次會議議決通過，相

應錄案，函請查照，務希俞允，賜覆爲荷。此致

弘一法師　廈門市第一屆運動大會籌備委員會啓　五月二日。」

㈨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舊曆三月廿三日，夢參法師，捧倓虛法師函到巖。（萬石巖）請師往青島結夏安居，師許之；但有三約。一，不爲人師，二，不開歡迎會。三，不登報吹名。四月初五日，起程。』

又高文顯送別弘一法師：——『不料青島湛山寺住持倓虛和尚派一位代表前來廈島要迎接法師前往青島弘法了。……一公因鑒於誠意甚殷，推却不過，於是便答應前往。……於是決定結夏安居後，於初冬仍卽返廈門。………。

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有太原輪船往上海的。……他帶往的東西很簡單，只是一條被單，一條帳子，幾件破了又經三四次修補的衣服，及幾本重要的律學書籍而已。人家買來送行的果品，他却拿得很多送給巖中的照客（卽茶房）。………

法師是不肯租房艙的，他喜歡和統艙中的大衆在一起呢！可是會泉老和尚恐怕統艙太苦，暗中定了一間房艙給他住，讓他好好地度着海上的生活，到此時木已成舟，也就不好推却了。』（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於廈門大學。）

㈩觀一居士（葉恭綽）何以紀念大師：——『猶憶民國二十六年，法師將往青島湛山寺應講律之

聘，道經上海，余詢其乘何船前往，爲致電湛山寺迎接，以廣法師人地生疏，且寺中應盡地主之誼，非有他也。旋知法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其不驚聲華，一至於此！』

又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四月（舊曆）初七日至上海。初八日，葉恭綽居士，範成法師等請於法寶館午齋。

㉑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四月（舊曆）十一日，到青島湛山寺。

十四日，諸居士請至湛山下院，爲衆講三皈五戒。

廿二，廿四，廿六三日，在湛山寺講律學大意。

廿九日，講隨機羯磨。』

㉒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他老隨行來的弟子：傳貫，仁開，圓拙，還有派去迎請他的本寺書記夢參法師。……在他老駕到的幾天後，我們大衆徵求了倓老的同意，便開始要求他老講開示，待了幾天又請講戒律，他老還眞慈悲，一一都首肯了。頭一次講的開示標題是「律己」，他老說：「學戒律的須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學了戒律，便拿來「律人」，這就錯了。記得我在年小時是生長在北方的天津，那時的我生就一張利嘴，整天在指東畫西淨說人家不對；那時我還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說：「你先說說你自個」，這是句北方土話，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眞使我萬分感激。大概喜歡「律人」的，總看着人家不

對，看不見自己不對。北方還有句土話是：「老鴉飛到豬身上，只看見人家黑，不見自己黑。」其實他倆是一樣黑。」他老又說：「何以息謗？曰：『無辯』，人要是遭了謗千萬不要辯，因爲你越辯，謗反弄得越深。譬如一張白紙，忽然誤染了一滴墨水，這時你不要再動牠了，牠不會再向四週濺污；假使你立時想要牠乾淨一點地去揩拭，那麼結果這墨水一定會展拓面積，接連沾污一大片的！」

第二次講律，課本是「隨機羯磨」，這書是南山道宣律師刪訂的，……書的內容是文學古樸言簡而賅，原是把極廣繁的文字節略而成，專爲便於開導後學的；所以在講時須極費解說，但他老有手編的「別錄」作輔助，提綱挈領，一目了然。……這書在唐宋以後因爲律宗絕續，已經無人來闡揚講說，據他老說他連這次才講到兩次，他老在頭一天，開講臨下課時曾這樣說：「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這次開講頭一課，整整預備了七個小時。」可見其教學之慎重了。」

㈣嘯月弘一上人傳略：——「師居青島湛山寺，除爲學子講律外，屏處一室，杜門謝客，人或見之，非靜坐即拜佛。一日青島市長要人慕師嘉言懿行，設齋供師，三請不赴，亦不令見。末僅書一偈付閽者傳達。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某公大失所望，怏怏而返；然敬慕之忱愈篤。其不羨榮貴，往往如此。」（同願月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

又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五月（舊曆）初八日，朱子橋居士及沈市長鴻烈等，設齋請師，師不赴請，以偈辭之曰：「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又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有一天晚上，朱子橋老因悼亡友乘飛機來自西安，特來拜訪他老，他老接見了，同時市長某公，是陪着朱老同來的，也要藉着朱老的介紹和他老見一見，他老疾忙向朱老小聲和藹地說：「你就說我睡覺了。」第二天上午，市長請朱老在寺中吃齋，要請他老陪一陪，他老只寫了張紙條送出來作爲答覆。寫的是：「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㊃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九月半，由青島回廈，寓萬石巖。」

㊄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臨上船的一天，……他老在和參師特別的當兒，從挾肘窩下拿出厚果果的一部手寫經典，笑容滿面的向參師說：「這是送給你的，」參師喜不自勝的攜回展視，是部他老手寫的「華嚴經淨行品」，字體大約數分，異常恭整遒勁，是拿上等玉版宣寫的，末幅有跋云：「居湛山半載，夢參法師爲護法，特寫此品報之，」下署「晚晴老人」，并蓋印章。」

㊅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廿六年北方戰事爆發，他在青島湛山寺。報上的消息，青島已成了軍事上的爭點了。形勢十分緊急，有錢的人都紛紛南下，輪船致於買不到票子。我就急急地寫信去請他提早南來，說上海有安靜的地方，可以卓錫。但他的來信却說：「惠書誦悉。厚情

至為感謝。朽人前已決定中秋節乃他往，今若因難離去，將受極大之譏嫌。故雖青島有大戰爭；亦不願退避也。諸乞諒之。」

這種堅毅的態度，完全表出他的人格了。」

⑰夏丏尊懷晚晴老人：——『八一三以後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說要回上海來再到廈門去。那時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彈如雨，青島還很平靜。我勸他暫住青島，並報告他我個人損失和困頓的情形，他來信似乎非回廈門不可，叫我不必替他過慮。……

在大場陷落的前幾天，他果然到上海來了。……我趕去看他已在夜間，他却沒有細問什麼。幾年不見，彼此都覺得老了。他見我有愁苦的神情，笑對我說道：「世間的一切，本來都是假的，不可認眞，前回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金剛經的四句偈了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眞理了。他說三天後有船開廈門，在上海可住二日。』

⑱僧睿弘一大師略傳：『多返廈駐萬石，時廈戰風緊張，各方勸師內避。師曰：「為護法故，不怕砲彈。」因自題其室曰「殉教堂」。」

又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他到廈門，又值變亂，他怕我和夏師罣念他，來信說：——「廈門近日情形，仁等當已知之。他方有諄勸余遷居避難者，皆已辭謝。決定居住廈門，為

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遠念，謹以奉聞。」

其實那時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已經寫信去勸請他移居了。不久，又得到他的復信，甚而至於說：——

『惠書誦悉。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門，倘值變亂，願以身殉。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謹復不具。』這可見法師對於生命並沒有懷戀的意思。

㊈文心追悼弘一律師：——『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件爆發以後，余遂移居萬石蓮寺。……弘一律師從青島湛山寺偕數十人亦到。學僧圓拙等數十人安居中巖，余安居會泉老法師關房南部，弘一律師安居關房北部，專研律宗。……同居有四五月之久，凡見面雖彼此杜口，然亦合掌為禮，以示互敬。當其往泉州時……觀余書棹除經書外，別無所有，寂寥異常。他老人親手栽三四小磁盆名花，對我很慈愛的樣子，躬自搬到我書棹沿，並說明其花的名字，曾記有一盆開得很香豔，放在棹上，說了花名，他老人就和悅地轉身地回寮了。至今思之，一係慰我寂寥，一係借物以顯其精神常在，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也。三一年十月初六日在南普陀。』（厦門大乘月刊）

㊉致李芳遠書：『朽人不久或往泉州鄉間，亦未可知，臨時再奉告可也。仁者暇時，乞往普照寺一遊。（青案：普照寺為南普陀寺古名。）在彼居者，皆余之友人。前月彼等曾約朽人往寺居住，因泉州之約已定，故未能往也。附寫介紹箋一紙，乞收入。謹復，不宣。演音啓。舊十二月四

日。」（自廈門萬石巖寄）

又致李芳遠書：『前復書及附寄佛典，想已收到。朽人於前夕到草庵，暫不他往，以後惠書，乞寄泉州南門外石獅下檀林街靈鷲寺轉交草庵。……仁者返廈門時，乞便中到草庵小住數日，至佇。路國附繪奉，乞督覽。不宜。演音疏。舊十二月二十日。』

(廿)南閩道耆宿七秩壽聯：

『老圃秋殘，猶有黃花標晚節；

澄潭影現，仰觀皓月鎮中天。』

（青案：此聯錄自大師致夏丏尊札中。）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大師五十九歲**

是年元旦，在草庵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㊀。正月二十日入泉州，二月初一日復講是經於承天寺㊁。二月中旬，於開元寺講心經三日㊂，講畢，曾至梅石書院講「佛教的源流和宗派」㊃。三月初一日，講華嚴經大意於清塵堂㊄，旋至惠安講經，住數日，仍返承天寺㊅。三月下旬自泉州赴廈門，至鼓浪嶼了閒別墅講經㊆。四月底（陽曆五月八日，廈門陷落前四日）至漳州南山寺㊇。師至漳州後，不久即移居東鄉瑞竹巖結夏㊈。閏七月十三日，爲師剃染二十周年之期，於漳州尊元經樓宜講彌陀經一卷，並攝影紀念㊉。豐子愷居士，欲迎師往桂林，師以世壽將盡謝之⑪。秋

自漳州經同安梵天寺至安海水心亭，居匝月（十二）。爲安海民衆講演佛法十疑略釋；佛法宗派大概，及佛法學習初步，集爲「安海法音錄」一卷（十三）。師以住閩十年，頗受當地人士優遇，故今年特發心至各地弘法（十四）。初冬至泉州，先後於淸塵堂及光明寺，講演藥師如來法門（十五）。及至溫陵養老院說法（十六）。舊時弟子劍痕居士遇訪，師追懷往事，錄唐人詩以贈（十七）是時；永春童子李芳遠讀書勸其閉門靜修，師大感動（十八）。卽於泉州承天寺佛教養正院同學會席上講演「最後之口口」，發露懺悔之意（十九）。臘月初，爲廣義法師起名「曇昕」，幷加題釋，以示寄託之意（廿）。歲晚撰雲洞巖鶴鳴祠記（廿一），又手書印光法師所撰「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流通序」（廿二）。又撰普賢行願品跋（廿三）。[illegible]

㊀葉靑眼千江印月集：——「又戊寅元月一日，公在草庵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二月一日復講是品於承天，三月一日，又講華嚴經大意於淸塵堂；並切囑緇素弟子讀誦行願品十萬徧，以此功德回向國難消除，民衆安樂。」

㊁致李芳遠書：「余約於二十左右，往泉州承天寺。自二月初一日起，講經數日。舊正月初十日。晉昏。草庵。」

又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至爲歡忭。自舊二月初一日起，在此講經，大約十天講畢。……古曆正月廿二日，泉州承天寺內弘一。」

㊂陳祥耀息影閩南的弘一法師：——「就在隔年（二十七年）的春天，這位渴想見面的老人，竟如流水行雲，飄然蒞晉。聽說他這回到泉州，已是第二遭兒，可是却特別打動泉州人士的心弦，集中泉州人士的視線；因爲法師這回對泉州人士特別改變態度，特別廣結法緣，破例爲泉州人士寫許多字，說許多法，甚至居然肯赴幾回宴；但不久以後，法師依然深居簡出，息影于古寺之中了。……法師初到泉州，住居承天禪寺，即起首講普賢行願品全部，講畢再往開元寺續講他種經典，聽衆大半爲僧徒居士之流，在學生界中，我可說是常常出席的一個。……在一天黃梅細雨的星期日上午，法師特赴我校之約，到梅石書院講演，題爲「佛教的源流和宗派」，由我担任記錄，講畢在我校圖書樓吃素餐，幷題圖書樓以「無上清涼」四字。……不久以後，法師即離泉州，到惠安安海各地去弘法。」

㊃傳貫致李芳遠書：「本城開元寺，定古曆二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請一公在彼講心經。……傳貫。」

㊄葉青眼千江印月集：「三月一月，又講華嚴經大意於清塵堂。」

㊅致李芳遠書：「近來講務甚忙，下月初旬到惠安。月底或往厦門，但尚未決定也。俟後奉達，謹復，不宣。舊二月二十四日。演音疏。」

㊆致李芳遠書：「明信，誦悉。余於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往厦門。（二十日由厦門有人來迎接大約

自廿六日起，講三天。下月初往漳州，由南山寺介紹住鄉間某寺過夏。近來多忙，而身體甚健。此次住泉州不滿兩月，寫字近千件，每日可寫四十件上下。……。演音白　古歷三月十三日。」

又致李芳遠書：「芳遠童子慧鑒：古浪了開別墅已有正式請帖寄到。明日嚴笑棠居士到泉陪接，遲二三日，即偕往廈門。下月初四五日，往福州城內功德林，佛化社諸處演講，但尚未確定。不久仍返泉州。以後通信，仍寄泉州承天寺。近在承天寺攝影一葉，在惠安科峯頂又攝影一葉，幷附奉贈，不宣。演音白，三月十九日。」

㈧李芳遠送別晚晴老人：「廈市淪陷，我急得忍不住，四出查訪，均無行蹤。因法師性如閒雲野鶴，孤往獨來，一向不肯預告於人。最後才接得來書云：──「朽人於廈市難事前四天，已到漳州弘法，故能倖免於難。現擬往村間瑞竹巖消夏，俟秋涼後或車路可通，即返泉州也。演音啓。舊四月十八日寄於龍溪南山寺。」

㈨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鼓浪嶼不甚安甯，仁者仍住永春爲宜。朽人現居東鄉瑞竹巖，擬在此度夏。……余之通信處爲漳州東門浦頭祈保亭轉交。瑞竹巖距城甚遠，（二十五里）每月僅有人來此一二次也。……演音。　舊五月十二日寄自龍溪瑞竹巖。」

㈩龍溪劉綿松一師造象跋：──「念七年初夏，弘一法師振錫蒞漳，閏七月十三日，爲法師剃染二十周年之期，是日法師於尊元經樓宣講彌陀經一卷，並攝此影紀念。庚辰清明節前五日劉綿

松。」（青案：此像曾刊於佛學半月刊封面。）

⑪夏丏尊懷晚晴老人：——「他回到廈門以後，依舊忙於講經說法」；廈門失陷時」，我們很記念他。後來知道他早到了漳州了。來信說：「近來在漳州城區弘揚佛法，十分順利，當此國難之時，人多發心歸佛法也。」……廈門陷落後，豐子愷君從桂林來信，說想迎接他到桂林去。我當時就猜測他不會答應的。果然，子愷前幾天來信說，他不願到桂林去。據子愷來信，他復子愷的信說：——「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往生極樂。故於今春在泉州及惠安盡力宏法，近在漳州亦爾。猶如夕陽，殷紅絢彩，瞬即西沉。吾生亦爾，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紀念耳。……緣是不克他往，謹謝厚誼。」這幾句話非常積極雄壯，毫沒有感傷氣。」

⑫僧睿弘一大師略傳：——『適廈淪陷，乃經同安梵天寺，折回安海水心亭，住匝月。爲民衆演講佛法，集有「安海法音錄」一册。

又許書亮安海法音錄序：『二十七年秋晚，弘一法師來安海居於水心澄渟院，知者甚鮮。越數日，友人始語余，余固久慕師者，乃往晤談，至爲歡契。……』

⑬晚晴老人講演錄：——「佛法十疑略釋」戊寅十月六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講。「佛法宗派大概」戊寅十月七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講。「佛法學習初步「戊寅十月八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講。」

⑭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不久即擬往草庵靜養，謝絕一切諸事。仁者如返古浪，乞寫示通信

之慮，晉上。

今年所以往閩南各地弘法者，因余居閩南十年，受當地人士種種優遇，今余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謝世；故於今年往各地弘法，以報答閩南人士之護法厚恩耳。現在弘法已畢，即擬休養，故往草庵。明年將往惠安閉門謝客，以終其天年耳。古十月十日寄自安海。」

(十五)劉綿松藥師如來法門講述錄跋：「戊寅初夏，廈島淪陷，師適於是時蒞漳弘法。旋應泉中緇素之請，振錫至泉。先後於清塵堂及光明寺，宣講「藥師如來法門略錄」「藥師法門修持課儀略錄」……。」

(十六)葉青眼記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第二次到養老院爲戊寅年，由尤居士廉星及余禮請，繼續開示淨土法門，瑞今法師担任翻譯。時將及午，院董老人悉集，將開講矣，適某當局偶然來院，余起招待，來往頗頻，公見之，不謂然。諭令停講。余急請今師緩頰，行懺悔。結果，改訂明晨。余自親近以來，素侑包涵，此次碰一大釘，公意殆呵余之雜而不純，余始知「雜」之爲害大。」

(十七)劍痕懷弘一法師：「廿七年的秋天，他於劉廷灝前輩處，聽到我在安溪的消息，劉先生一面又寫信通知我：「老法師已經到了泉州，住承天寺，聽說你在安溪，甚爲喜悅，有便望來泉一調。」我即於某處因公之便，在一個暮靄蒼茫的黃昏，在承天寺大殿右邊一個大園的盡頭，一間小小的

矮屋以內，去拜見老人家，房間是那麼狹小，一几一榻以外，僅能容膝，我和他對坐着，談些別後的事情，……這一夕的相會，是很值得紀念的。據一位近他的和尚告訴我：「老法師晚間從來不肯會客，出家二十年，不曾點過燈火，這次爲你，是很特別的。

過了幾天以後，我接到他一封信，附着他寫的一幅單條，一副對子。對子寫的是華嚴經句，是勉勵我做好官的；單條上則寫着一首唐人的五言律詩：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青案：此詩爲唐李益喜見外弟又言別。）其書略云：「錄唐人詩一首，頗與仁者在寺相見情景相似！」亦足知他心中的感慨了。」

(六)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至用慚惶！自明日起，即當遵命閉門靜修，屏棄一切。仁者天眞靈性，舉世莫匹，而不欲沉淪繁華，至堪敬佩。深望今後活潑莊嚴，爲當代第一人耳。歲除之後，或往他處，謹復，不宣。弘一和南。」

(九)最後之□□：——「可是到了今年二十七年，比去年更不像樣子了；自從正月二十到泉州，這兩個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不只是我自己看不過去；就是我的朋友也說我以前如閒雲野鶴，獨往獨來，隨意棲止，何以近來竟大改常度，到處演講，常常見客，時時宴會，簡直變成一個「應酬的和尚」了，這是我的朋友所講的。……如是在泉州住了兩個月之後，又到惠安，到廈門，到漳

州……日常生活，總不在名聞利養之外。雖在瑞竹巖住了兩個月稍少閒靜，但是不久，又到祁保亭冒充善知識，受了許多的善男信女的禮拜供養，可以說是慚愧已極了。

九月又到安海，住了一個月，十分的熱鬧。近來再到泉州，雖然時常起一種恐懼厭離的心，但是仍不免向這一條名聞利養的路上前進。可是近來有一件可慶幸的事，因爲我近來得到永春十五歲小孩子的一封信。他勸我以後不可常常宴會，要養靜用功；信中又說起他近來的生活，如吟詩，賞月，看花，靜坐等，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正當的見解；我看到他這一封信，眞是慚愧萬分了。……戊寅十一月十四日講）

㊵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師爲我起法名曰「曇昕」。並注釋云：「曇昕梵漢合立，晉魏六朝時高僧，頗有此類之名，閱高僧傳可知。曇者梵語，具云曇無，亦云達摩，法也。昕者，漢語，朝也。日將出也。淸初史學大家錢大昕，亦用此昕字爲名，號曰曉徵。曇昕者，示法日將升，普照衆生之義也。戊寅十二月初一日，沙門一音識。」

㊶靈洞巖鶴鳴祠記：——「戊寅歲晚，築祠雲巖，將以祀明蔡鶴峯大儒并淸略庵居士，時余方覽王遵巖集，有壽鶴峯布衣序，因得闚其所學，粹然一出於道。略安居士好善樂施，惠及鄉里，并以學行垂諸不朽。余維闇短，未能歌讚令譽，敬書佛號，以斯功德迴向菩提，並願見聞隨喜，同植勝因，齊成佛道云。一音。」

㊃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流通序：——『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重陽日印光撰。是歲將暮，晉水月臺沙門一音書。』

㊄普賢行願品跋：『戊寅正月元旦始，講普賢行願品於草庵。二月一日始，復講此品於承天寺。三月一日始，講華嚴大意於清塵堂，並勸諸善友集合讀誦普賢行願品十萬部，可謂殊勝之因緣矣。於泉州先後印行普賢行願品共千數百冊，普施大衆隨喜讀誦。以上所有功德，悉皆迴向法界有情，惟願災難消除，身心安豫，同生極樂世界，速成無上菩提。慧水大華嚴寺沙門一音并記。』

##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大師六十歲

是年初春，自承天寺出城游清源山，喜其地之幽美，遂暫居於清源洞㊀，舊曆二月間將往永春，與黃福海居士同寫影紀念㊁。是月廿八日（新歷四月十四日）自泉州入永春，居城東桃源殿，講演「佛教之簡易修持法」㊂。旋入毗峯普濟寺，自是屏除應接，閉戶靜修，著有盜戒問答，護生畫續集題詞，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華嚴疏科分，蕅師如來法門一斑等書。以山居鼠患，師特以餘食飼之，竟馴㊃。書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以記之㊄。舊六月二十日起，謝客養靜㊅。秋日，李芳遠入山參訪，師賦偈贈之㊆。九月二十日，爲師六旬初度㊇，弟子豐子愷爲畫續護生畫集六十幅奉壽㊈，師爲之題詞㊉，曹君又發願畫佛千尊，普贈有緣⑪，冬月，致書李圓淨囑其籌募印行續護生畫集⑫。各方淨友爲募印手書金剛經及九華垂跡圖題讚，並徵集詩文紀念。澳門覺音月刊

與上海佛學半月刊爲出弘一法師六秩紀念專刊慶祝(廿三)。是年師在永春普濟山中，致青𨰼听法師，期許甚至，其愛護靑年後學之心，溢於言表(廿四)。

(一)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仁者應先修淨土宗，詳細閱覽嘉言錄爲要。朽人不久或往永春，餘俟晤談，，不宣。音上，二月初六日，自晉江淸源山』。（芳遠按：弘翁此時掩室淸源洞）

(二)黃福海弘一法師與我：『法師答應我和他去攝一張紀念照片。我低着頭跟隨法師以輕捷的步子向照相館走去，正走之間，他忽然步履轉慢，我抬頭看見前面遠處走着個矮和尙，法師指着他的背像，用低微的聲音對我說：「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尙，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所以我這時要慢一點走，不能走到他的前頭。」在照相鏡前，法師雙手捏着佛珠，立定不動。我請問：（怎麼樣照才好？」他很客氣地答：「隨便」。我與照相師布置背景，調適光線，又請問：「這個樣照如何？」他答：「就這樣好」。法師過後在相片上題了幾句：「己卯二月二十日與黃柏（我的別號）賢首同寫影於淸原。時年六十，將往永春山中習靜。弘一。」

(三)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新歷四月十四日，乘車來永春。掛錫城東桃源殿，與李芳遠等數人游環翠亭，四月十六日在桃源殿講演，由李芳遠編成「佛敎之簡易修持法」在該地印行。』

(四)林奉若弘一律師餇鼠經驗談廣義：——『弘一律師，寓永春普濟寺頂茅蓬五百七十二日——農曆己卯年二月廿八日到，庚辰年十月初九日去——爲入閩十餘年來第一久住之所。在此著盜戒問答

，護生畫續集，南山律在家備覽，華嚴疏科分，與佛教簡易修持法，藥師如來法門一斑，修淨業宜誦地藏經爲助行等書。……更有飼鼠一事，一公特書之，見者或疑而不信，固不足與語；或以爲小節，而不知推廣之卽大道。……普濟寺在永春治西蓬壺山中，古名刹也。……民國以來，遍地荆棘。奉若深抱杞憂，而性孤介，拙於應酬。自知不宜於世，遂就寺頂隙地，築茅蓬棲止。爰邀本寺總主，同請性願法師，前來住持，講經說法，邑人歸依者甚衆。乃願師旋應菲律濱之聘，往海外開化，師身居異域，心懷故國，命敎請弘一律師來寺掛錫，以樹僧範。一公愛茅蓬僻靜，奉若卽以茅蓬供師，并任供養之役。一公每食，必取飯飼鼠，謂有鼠擾，用此以安之。』

又盜戒釋相概略問答後跋：——『發心學律已來，忽忽二十一載。衰老日甚，學業未就。今擷取南山靈芝撰述中詮釋盜戒戒相少分之義，輯爲盜戒釋相概略問答一卷。義多闕略，未盡持犯之旨。後此賡續，當復何日？因錄太賢藕益二師遺偈，附於卷末，用自策勵焉。歲集己卯殘暑沙門一音時年六十居永春蓬峯。』（二師遺偈從略，盜戒問答佛學書局有原蹟影印單行本發售。）

(55)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昔賢謂以飼猫之飯飼鼠，則可無鼠患。常人聞者罕能注意，而不知其言之確實有據也。余近獨居桃源（永春）山中甚久，山鼠擾害，晝夜不寧。毀壞衣物等無論矣，甚至嚙佛像手足，并於像上落糞。因閱舊籍，載飼鼠之法，姑試爲之。鼠遂漸能循馴，不復毀壞衣物，亦不隨處落糞。自是以後，卽得彼此相安。現有鼠六七頭，所飼之飯不多，備供一貓之食

量，彼六七鼠卽可滿足矣。……余每日飼鼠兩次，飼時，并爲發願迴向，冀彼等早得人身，乃至速證菩提云云。』

又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例言：『養痾山中，勉幹是綱，偶有疑義，無書可考。益以朽疾相尋，昏忘非一。舛譌脫略，應所未免。率爲錄出，且存草稿。重治校訂，願俟當來。』（佛學半月刊）

㈥致李芳遠書：『兩奉惠書，具悉。承施箋紙甚感。尊恙漸痊，爲慰。倘仁者來普濟寺乞於古曆六月十九日前惠臨。因自二十日始卽謝客養靜，未能晤談也。音啓　六月初七日。』

㈦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二十八年條：『芳遠入山，師賦偈贈之曰：「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書「无畏」篆額贈芳遠，跋云：芳遠童子淵督。己卯殘暑，一音。時年六十，居蓬峯。』

㈧致郁智朗書：——『前復書，想已收到。本月二十日爲朽人六旬初度，卽以仁者前施之八金，在寺供養緇素諸衆，廣結善緣。併擬自是日始，掩關習靜，暫未能通信；他處寄來之信，亦付郵寄還。俟將來他往時，再以奉聞。謹達不宣。九月二十日，音啓。』

㈨豐子愷致弘一法師書：——『弘一法師座下：今日爲法師六十壽辰，弟子敬繪續護生畫集一册，計六十幅，於今日起草完竣；正在請師友批評删改：明日起用宣紙正式描繪，預計九月廿六日，可以付郵寄奉。敬乞指教，並加題詞，交李居士付印，先此奉稟。民國廿八年古曆九月二十

日弟子豐嬰行頂禮。」

(卅)續護生畫集跋：「己卯秋晚，續護生畫繪就。余以衰病，未能爲之補題。勉力書寫，聊存遺念可耳。晚晴老人。」

(卅一)覺音月刊短訊：「畫家豐子愷，爲弘一法師六十周甲紀念，發願畫佛像一千尊，普贈有緣。」

(卅二)致李圓淨書：——「畫稿不久可由承天寺轉寄到。朽人近來身體衰弱，天氣亦寒。約須數日乃可寫就。仁等籌募之事，即可着手。此事決定進行，不能中止。以前所印畫集初編，仍就出版。佛學書局出版之英文畫集，係依原稿所攝影製版者，極爲清晰，與原稿無異。將來再製版時，畫幅即可依此英文版翻製，與依原稿無異。原稿雖焚燬，不足惜也。初編中，朽人題字，擬俟閒暇時，再寫一組寄上，以備新製版時改換，但文句仍就不動，以保存舊跡。並爲永久之記念也。豐子愷居士處，乞代爲致書道謝，恕不另函。夏曆十一月二十四日音啓。」（覺有情第十期）

(卅三)僧睿弘一大師略傳：——「己卯秋，爲師六秩大壽，子愷居士，繪護生畫續集再祝。諸弟子爲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蹟圖，「覺音」與「佛學半月刊」出專刊慶祝。」

(卅四)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二十八年師居普濟山中，靜修梵典，曾示我一函云：「曇昕法師道鑒：惠書誦悉。承寄各件收到，感謝無盡。書幅附奉上，行證擬從緩。不久時事或可平定也。仁者近來行持如何，時以爲念。常閱高僧傳否？誦經念佛日益精進否？仁者系出名門，幼受教育，

應常自尊自重，與為佛門龍象。以挽回衰頹之法運，扶持顚覆之僧幢。蕅益大師寄澈因比丘書云：吾望公甚高，公勿自卑。又云所有不絕如縷之一脈，僅寄足下。為萬珍重愛護，養德充學，以克荷之。余於仁者，亦云然矣。寒笳集甚能發策身心，乞常閱之。不宣。音啓。」我拜讀之後，不覺大汗淋漓，慚愧無地。」

##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大師六十一歲

是年春仍閉關永春蓬山，時有衰病，謝絕訪問，故外間盛傳其圓寂㈠，林奉若特致書郁智朗述其起居近況㈡。覺有月刊又刊「弘一律師近蹤」以息羣疑㈢。徐悲鴻為畫道影以壽㈣。為李圓淨撰梵網戒本彙解序㈤。書篆聯贈李芳遠㈥。七月十三日，成受十善戒法㈦。是時又有埋光埋名，遯世終老之意㈧。七月底，地藏聖誕，於永春講「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要旨」㈨，舊曆十月初九日，自永春赴南安靈應寺㈩。師居靈應寺，有人訪之，輒以書法結緣⑪。是時，應過上淨女請撰受八關齋戒法⑫。冬過水雲洞，度歲⑬。是年作李卓吾先生象贊⑭。

㈠陳祥耀「息影閩南的弘一法師」：——「翌年春天。始乘車入居永春蓬壺山下的普濟寺，自是而潛形息影，一味精修律學。總說到永春後，法師的身體比較不大安適，外地遂謠傳法師辭世的消息。」

㈡林奉若致郁智朗書：——「弘公道體近來勝常，可舒錦念。惟因閉關，專事輯律，謝絕一切往

來。特囑蓬壺郵局，凡各方來信，概行退回。故凡直接寫弘公名，皆不得達。即間接寄交普濟常住，亦未敢轉呈。致各方請安請書請教者，皆失所望，且或誤會而起疑點。……近李景陽居士來信：云上海有某鉅富居士，發心出資印行經典，請弘公將所著作付印，嘉惠世人，弘公已寄去盜戒問答一冊，并冒現正輯「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全部擬分三冊，第一冊宗體編，述如何受戒得戒。第二冊持犯編，述如何持戒犯戒。第三冊懺罪編雜行編及附錄。但各冊自爲起止，皆可單行。第一冊約於農曆四月可付印，餘二冊隨力隨緣爲之，未可定期。舊有著作未完成者十餘部，稿藏古浪嶼及厦門，俟戰事停止，當往厦門，整理殘稿，再校訂抄寫，乃可付印耳。……此次在普濟寺著有「戒律系統科表」二巨冊，經已裝裁，由性常師取去抄錄矣。去冬豐子愷居士寄來護生畫續集稿六十八幅，請弘公選六十幅並題字，以祝弘公六秩大壽紀念，不久當可出版分贈也。……朽人於已未年即弘公出家之次年，在普濟寺頂得數百步地基，建靜室數間，隱居奉佛。迨弘公來寺掛錫，以寺中繁雜，喜靜室修持，朽人遂以靜室供養弘公，公之飯菜，亦由朽人供奉。公之道德，雖莫測高深，其起居飲食之安適，堪以告慰耳。弟奉若合十。二十九，二，二五。」

㊂覺音月刊弘一律師近蹤：——「弘一律師年前息影泉州蓬壺山居，謝絕一切，專編律典情形，已迭誌本刊。近據友人來書，謂已遷居該處附近之靈應寺，依舊杜門謝客，從事律部編著，所有酬酢，皆已決絕；即編者爲出專刊，曾去數函，亦蒙原璧封存。聞其編著之「南山律苑叢書」，已

由哈同閣主維迦陵氏，負責全部影印，因戰時無法出版。近著「在家備覽」一書，已寄上海影印云。』

㊃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二十九年條：『春，仍閉關蓬山，時有衰病。畫家徐悲鴻爲弘一法師祝壽，油畫弘一道照奉贈。』

㊄梵網戒本彙解序：——『戊寅夏尾，圓晉居士郵書温陵，併所輯梵網戒本彙解，請爲校定。時余方避亂龍溪，翼年轉徙毘湖。逮及今歲夏首，有人自温陵歸者，乃齎居士書至，閣置兩載，未嘗佚失，終獲展誦，誠勝緣也。彙解宗天台雲棲靈峯諸撰述，而條理疏治之，匪唯利導初機，亦足資益宿學。余以衰病，未及翔校，略述其概，聊志讚喜云。歲次壽星木槿榮月，沙門一音書。』（佛學半月刊第二一〇期）

㊅贈李芳遠「明心見性」篆額跋：『歲次壽星暑初，居毗湖普濟山中，養痾習靜，書此以奉芳遠童子。老病頹唐，無能工也。善夢，時年六十有一。』

㊆「受十善戒法」案語：——『律師此稿成於歲次庚辰七月十三日，時居閩南，講受十善戒法。不無事僧常明謹識。』（青按：「爲傍生說三皈依略儀」當係此時所作。覺有情九七．八合刊）

㊇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朽人近擬埋光埋名，遯世終老。所云之事，乞緩行之。寫件俟往泉州後加墨。此復不備。音啓。七月二十二日發自毗湖。』

㈨「福建日報」：「弘一法師移居靈應寺」：「當代高僧弘一法師，前年入永春蓬壺普濟山居，掩關編輯律典，近月已完成在家備覽略編一書，付滬開明書店影印出版，由申佛學書局發行。法師山居有年，因水土不合，近應洪瀨靈應寺住持定眉和尚之請，於十一月十日動身，下榻永春州中桃源古寺，當地人士敦請，勾留一天。十二日乘帆船至洪瀨，是晚在樹德寺過夜。翌晨步行至仁宅，入靈應寺安居，同行有性常，傳貫，靜淵，妙齋等。查該寺建自唐代，爲文愈禪師眞身證聖道場，（俗謂李公祖師）其地莊嚴幽雅，祖師肉身迄今千有餘載，仍存人間。弘一法師此次來居是寺，蓋有因緣在焉。師於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內會接見各往訪者，過後即掩關著作云云。」（佛學半月刊第二一九期）

㈩「普勸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前言：『予來永春，迄今一年有半。在去夏時，王夢惺居士來信，爲言擬偕林子堅居士等將來普濟寺，請予講經。斯時予曾復一函，謂俟秋涼後即入城講金剛經大意三日。及秋七月，予以掩關習禪，乃不果往。……今日適逢地藏菩薩聖誕，故乘此勝緣，爲講淨宗道侶兼持誦地藏經要旨，以資紀念。』（庚辰地藏誕日在永春講。）

又林奉若弘一律師飼鼠經驗談廣義：——『茲一公因靈應寺五次懇請，前往弘法。於農曆十月初九日，出遊行化。改所居茅蓬爲梵華精舍，並書匾額於廳堂，兩壁則書蕅益警訓，印光法語，以垂教誡，命奉若返舊居。』

⑪月笙靈應寺訪弘一法師：——「當代高僧弘一法師，……客夏說法永春桃源殿，靜修普濟寺中。上月（十月）初旬南來，避寒於吾邑琎瑁山靈應寺，遐邇人士聞訊往訪者，頗不乏人。一月初，偶過縣立爐內中心學校，聆該校校長潘詩泓言；渠於上月十八日偕惟仁小學校長潘北山及蓬溪小學校長廖博厚，聯袂遊是寺，適晉江縣立金鉐中心學校校長林高懷等一行八人，亦來隨喜，不期而晤，傾蓋言歡，僉謂機會難逢，請謁法師；法師以諸君均從遠道來，且爲教育界人士，破例接見，晤談間某教師問及：當此生活程度提高，一般小學教師家費無法維持，是否可以改業？法師言：「小學教育爲栽培人材基礎，關係國家民族，至重且大。小學教師目下雖太清苦，然人格實至高尚，未可輕易轉途云。……」余久仰法師之名，雖免見獵心喜，特於月初八日，偕同志文炳，重遊名山，石徑盤紆，花木掩映，梵宇琳宇，依稀如昔。於是稍憩禪房，見懸有法師肖像，貌極清癯，高齡似已逾花甲，問諸主持定眉，知法師與其高徒二人住東廂，恐精神分散，妨礙著作，不願再見客；惟託其寫字，或者願意，因渠頗好與閩南文人結緣云。余遂向定眉借紙筆，伏案書一便箋曰「聞法師飛錫蒞臨，閉關著述，肯否惠賜一謁？以抒景慕之忱，法師書法出塵絕俗，不染人間烟火氣，並欲恭求各揮贈一幀，以留紀念。袁子才曰：「佛說因緣二字，足補聖經賢傳之缺」法師其有意乎？」署款畢，交定眉持入，未幾復出，擕宣紙兩幀，上書華嚴經偈句，「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二句……苦口婆心現于楮墨之間，殆爲法師寫照乎？定眉言：法

師性愛花木，東廂所植，盡命移出，日僅淸早六時一餐，於此益信其修養有素。」

⑬受八關齋戒法跋：——「歲次壽星沙門善夢敬書，時居豐州靈應山中。」（按豐州為泉州南安之舊稱）

⑭瑞今弘一大師弘法略記：「庚辰冬，赴南安靈應寺修補經律，過水雲度歲。」

又慧田我受念着弘一大師：「記得是大前年（廿九年）的一個冬天裏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南安水雲洞外的麥田上伴着工人冬耕，得着弘一大師由永春蓬壺移錫附近靈應寺的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丟下了工作，跑過山嶺去拜訪這位多年不見的大師。我見他的時候，已是他老人家到來的第三天，而又是他開始不見客的第一天。聽說他不見客，我也就不敢動問要見他的話，不知却早有人告訴他說我特地趕來見他，故在我停脚後飯還沒吃完，他已先來請我進去，說是特別的會見，還時使我得着莫大的感慰。……他先行開口，問我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他就在附近的一個山上躬耕，並乘機請他到我那裏去玩玩，本來心裏是想請他去住的，因為覺得自己住的房子太簡陋，不由得換一口氣請他去玩玩，因我說得非常起勁。竟引起他發奇地問我：住的到底是出家人的地方呢？還是在家人的地方呢，有幾個人同住？誰曉得他這一問和我的一答，竟成就了他二次伴我水雲山居的因緣呢？

由於水雲地方的簡陋，設備的不全，故大師來住的時候，……睡眠的床還是由我讓下的兩扇

門板搭成的，在我很是過意不去，而他老人家見了，却非常的歡喜，滿口都是很好很好的。……他告訴我：「我們出家人，用的東西都是十方施主的。甚麼東西都要節儉愛惜。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氣乾淨就好，用的東西只要可以用，不必什麼精巧華麗，這是太貴族化，我們出家人不應該有的，要受人家的批評。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簡潔清淨而已，用不着高樓大廈。像這樣的房子我們是住得慣的。」大師的話也許是安慰我，也許是訓誨我……。』

㊃李卓吾先生象贊：『由儒入釋，悟徹禪機；清源毓秀，千古崔嵬。』

##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大師六十二歲

是年春，仍居南安靈應寺。各方祝壽詩詞陸續寄至。其總角交天津王吟笙及曹幼占姚彤章皆有詩寄賀。王氏壽詩，頗能道出其童年之文藝教養，其餘楊雲史，馬一浮，柳亞子，呂碧城所賀詩詞，亦皆可誦㊀。四月，自靈應寺重過水雲洞㊁，旋之晉江檀林鄉福林寺結夏安居，爲學者講「律鈔宗要」，並編「隨講別錄」及晚晴集㊂，又於該寺念佛期講：「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㊃。黃福海往訪，師寫韓偓詩二絕贈之，可覘其藝術生活之意趣㊄。秋日，爲劉慧日撰隨分自誓受菩薩戒文析疑㊅。初冬，賦紅菊花偈示傳貫㊆。爲同住福林之愴痕比丘起名「律華」，並加詳釋，可以知其所寄託。又致遺書，囑圓寂後啓示，尤可見彼諄諄訓誨後學之心㊇。冬月入泉城百原寺小住，爲楊嚴潔居士開示修持法門㊈，旋至開元寺小住，上海劉傳聲居士，探悉閩南叢林，糧荒異常，

展轉寄奉千元供養，師令轉送開元常住，并將水晶眼鏡一併布施，其喜捨往往如此⑩。此文在泉州三十日，見客寫字，至爲繁忙⑪。臘月下旬，仍返福林寺度歲⑫。撰陳復初居士傳⑬，是年澳門佛教界有大小乘經典中關於女性異說之討論，函詢大師請決。師引律文及鈔疏致函竹摩法師訓之，以爲佛說各被一機，不須合會⑭。

㈠各方壽法師詩詞：——

其一、天津　王吟笙

「世與望衡居，夙好教詩書。聰明匹冰雪，同儕遜不如。猥以十年長，謙謙兄視余。少即嗜金石，古篆書蟲魚。鐵筆東漢字，寢饋於欵識。唐有李陽冰，摹印樹一幟。家法衍千年，得君益不墜。爲我治一章，深情於此寄。憶自君南遊，悠悠數十秋。樹雲思不已，歲月去如流。比聞君祝髮，我髮早離頭。君爲大法師，我猶浮生浮，宅廣翰墨緣，遠道寄楹聯，經冒開覺路，書法示眞詮，筆墨俱入化，如參自在禪。裝池張座右，生佛在吾前。

辛巳春小詩奉祝　一音大法師無量壽，尚希郢政　吟笙王新銘拜草時年七十有二。」

其二　天津　姚彤章

「仙李盤根歲月眞，千秋事業有傳新。殘山賸水須珍貴，稽首慈雲向永春。」

其三　天津　曹幼占

「高賢自昔月爲鄰，早羨才華邁等倫。馳騁辭章根史漢，瑰琦刻畫本周秦。形游東海求新學，心向西方拜聖人。書法空靈關覺悟。從知明月是前身。

一音大法師無量壽　辛巳修禊日幼占曹振綱拜草」

其四　江東　楊雲史

「詞人風調美人骨，澈底聰明便大哀。綺障盡頭菩薩道，水流雲亂一僧來。和尙應知苦病空，形神如鶴壽如松。本來無相何僧俗，多事袈裟着一重。」

其五　馬一浮

「世壽迅如朝露，臘高不涉春秋。寶掌千年猶駐，趙州百歲能留。徧界何曾相隔，時寒珍重調柔。深入慈心三昧，紅蓮化盡戈矛。」

其六　柳亞子

弘一大師俗名李息霜，與蘇曼殊稱南社兩畸人。自披剃大慈山以來，闊別二十餘年矣。頃閉關閩海，其弟子李芳遠來書，以俗壽周甲紀念徵詩，爲賦二截。

「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斯，大雄大無畏，救世心無歧。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

三十年二月廿八日，寄芳遠永春，兼念弘一大師率叠晉字韻。

『良向神交覓賞音，訪君端不畏狂吟。歧途孔佛疇傳薪，浮世文章豈觀心。遠跡北閩愁道阻，狂游南社忍盟尋。韜精已辦逃詩債，一簡還憐意鬱深。』

其七　呂寶蓮　碧城

謹依楊雲史詩意，寄奉芳遠先生，以祝弘公大法師無量壽——鵲踏枝。

『冰雪聰明珠朗曜，慧是奇哀，哀慧原同調。綺障盡頭菩薩道，才人終曳緇衣老。極目陰霾昏八表，寸寸泥犂，都畫心頭稿。忽說乘風歸去好，繁紅劃地還誰掃。』

㈡贈陳海量書跋：——『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時無了時。』古德偈句　辛巳四月十九日第二次居南山水雲，明朝將復之福林。書此以奉海量居士　晚晴老人，時年六十又二，未御目魚書。』

㈢瑞今弘一大師弘法略記：『辛巳夏來泉福林寺閉關，為學者講「律鈔宗要」，編「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及「晚晴集」。』

㈣晚晴老人講演集：『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講。一、略述大師之生平，二、略舉盛德之四端。……』

㈤黃福海弘一法師與我：『我在石獅，有一天張人希君來說：「法師已由永春來了。」我一聽到這話，很為歡喜。隨即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本區檀林鄉福林寺。剛纔我就是去皈依法師來的。」

……我卽於次日獨自跑到福林寺。由傳貫師領我上樓，法師正憑着欄杆，左手捧着一本經，面對東面一個水塘在遠眺。他轉首見我來，隨卽邀我進客室。先說給我一點他的近況，又問我來石獅的原委。以及我離開江蘇省的年數。隨後彼此默默地對坐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過了幾天，法師託人帶來贈我的一幅小中堂；上寫韓偓絕詩兩首，詩爲：

炊煙縷縷鷺鷥棲，藕葉枯香插野泥。有個高僧入圖畫，把經吟立水塘西。

江海扁舟客，雲山一衲僧。相逢兩無語，若個是難能？」前一首詩，似爲法師的寫照；後一首詩，正是彼此相逢時的素描！……」

㈥隨分自誓受菩薩戒文析疑附記：——「劉蓮星慧日居士，請寫隨分自誓受菩薩戒文，將付影印，爲析其疑義，未能詳盡耳。於時歲次鶉尾秋仲，居弗林禪苑，弘一。」

㈦紅菊花偈幷跋：——「辛巳初冬，積陰凝寒。貫師贈余紅菊花一枝，爲說此偈『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晚晴老人於弗林。」

㈧愴痕痛哭弘一大師：「公每對愴太息佛法陵夷，已至極點，僧人頹狀，不堪言喩。……嗚呼，愴於福林患病，得公親爲看護，且用慈音安慰，勸愴放下一切。專心念佛，求生西方。……嗚呼，公爲愴標名律華：自謂義有三俤：一、奉持律敎，如華開敷，當來能結聖果。（今開花，後結果二、敬護律儀，戒香熏修，則淨域蓮華，漸以敷榮。（受持戒律功德，能生極樂淨土，見觀經。）

往生論云：初發心，極樂寶池，已萌蓮種，若精進不退，日益生長，華漸開敷；其或懈退，日漸憔悴：若能自新，華復鮮麗，其或不然，芽焦種敗。自新，卽改過自新。）三、行依律，教弘華嚴，（如律行持之時，復依華嚴經，發廣大弘願。）嗚呼，愴顧名思義，能無愧乎？

嗚呼，公復爲愴書律偈曰：「名譽及利養，愚人所愛樂。能損害善法，如劍斬人頭。」外復小註云：「明誦帚道昉禪師，晉江溜澳人，住開元寺，嘗以是偈銘諸座右。余初落髮亦書是偈，用自惕勵。爾者律華法師，於是偈言深爲愛樂，復請書寫。余嘉其志，讚喜無已。願師自今以後，熟誦靈峯所撰誦帚師傳，盡此形壽，奉爲師範，如誦帚所行一一追蹤而實踐之。甘淡泊，忍疲勞，精勤禪誦，唾棄名利，以冰霜之操自勵，以穹窿之量容人。親近善友，痛除習氣。勇猛精進，誓不退惰。余所期望於師者至厚，所遂仰於師者至高，故不覺其言之縷縷也。」……

嗚呼，公於未寂滅之前一年，曾遺書於愴，囑愼重保存。須待公圓寂後，方可啓示，今啓見之，其遺囑曰：

「律華法師澄覽：朽人與仁者多生有緣，故能長久同住，彼此均獲利益。朽人對於仁者之善根道念，十分欽佩。朽人撫心自問，實萬分不及其一。故朽人與仁者，長久同住，能自獲甚大之利益也。妙蓮法師行持精勤，悲願深切，爲當代僧衆中所罕見者，且如朽人心中敬彼如奉師長，但朽人在世之時，畏他人嫉妬疑謗，不敢明言。今朽人已生西矣，心中尚有懸念者，以仁者年齡太

劫，若非親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識恐致退惰。故敢竭其愚誠，殷勤請於公前：乞自今已後與妙蓮法師同住，且發盡形承侍之心，奉之如師。自稱弟子。並乞彼時賜教誨。縱施惡辣之鉗鎚，亦願如飲甘露，萬勿捨棄，至囑，至囑。」

嗚呼，愴當日以業障深重，每感慈訓過於嚴厲，兼妙蓮法師在旁督促，時有興退之念。而今已矣，雖再欲願受惡辣鉗鎚，已不可得矣。……」

(九)蔣文澤一公大師開示隨聞略錄：——「歲在辛巳臘月十九日，陪楊嚴濂居士趨百原禪苑，拜謁一公。席次楊居士乞公開示，荷公垂慈，諄諄啓導。茲略錄其大意如次：「修持當一門深入，久久專修，方有成就希望。若心無主宰，見異思遷；正修淨土，又欲參禪旋思學密等，一向混叩亂參，志向不一，紛紛無緒，何由成功？現今修持，求其機理雙契，利鈍咸宜，易行疾證者，是在淨土法門。可閱印光法師文鈔及嘉言錄，尤其是嘉言分類易閱，開端之處如覺難領會。不妨從中間較淺顯處先閱。

閱佛書萬不可如閱報紙，走馬觀燈。一過目便歇。須是細心玩索，每日或看一二段，或僅數行，三翻五轉，以文會意。牢記勿忘，方得實益。

至於打坐鍊氣，係煉丹法，非佛法也。切不可學。但依文鈔嘉言錄，則修持處世等法，取用無盡矣。」

㈩廣義弘一大師之盛德：——『當代弘一大師，住錫南閩，十有四載。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了無餘物。精持律行，邁於常倫，皎若冰雪，舉世所知。此次遇上劉傳聲居士，探悉閩南叢林，糧荒異常，深恐一公道糧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叢書，特奉千元供養。信由廣義轉呈，而一公慨然辭之。謂吾自民國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卽摯友及信心弟子供養淨資，亦悉付印書，分毫不取。素不管錢，亦不收錢，汝當璧還。廣義謂上海交通斷絕，未能寄去，師乃謂開元寺因太平洋戰事，經濟來源告絕，僧多粥少，道糧奇荒，可由此款撥充，經柯司令證明，余不覆信，並不寫信與彼，由開元寺函復鳴謝可耳。又謂民二十年間，摯友夏丏尊居士，贈余美國眞白金水晶眼鏡一架，因太漂亮，余不戴，今亦送開元寺常住爲齋糧，約計價值五百餘元，該寺遵命後，聞已議決公開拍賣贈充齋糧云。辛巳臘月記。』

㈯致李芳遠書：『芳遠居士智覽：惠書，誦悉。諸承關念，並示箴規，感謝無盡。此次余至泉城，雖不免名聞利養之嫌，但較三、四年前則稍輕減。此次至泉城，僅住二十天，未演講，未赴齋會；僅有請便飯者三處，余往赴之。又此次至泉城，余自己未受一文錢；他人有供養錢財者，皆轉贈寺中，或令買紙用。往返途中之車費等由傳貫法師任之。余在泉城住二十天，惟以見客寫字，至爲繁忙。夫見客寫字，亦是弘揚佛法，但在於余，則道德學問皆無所成就，豈有弘揚佛法之資格？勉强撐持，終日遑遑，殊覺十分慚愧不安耳。自今以後，擬謝絕諸務，閉門思過，於尊

處亦未能通信，乞懸其老朽而曲諒之，幸甚！謹復，不宣。　音啓

前屬蓋印，至今未就，甚歉！近來老病纏綿，實無此餘力。擬託友人將印冊寄還。（此冊現存友處。）未能蓋印，乞仁者格外原諒，至禱！前爲殿居士寫橫披一紙，附奉上，乞收入。　附白」

(卅二)致李芳遠書：「惠書忻悉。朽人此次居泉兩旬，日墮於名聞利養陷阱中，至用慚惶。明午即歸蓬林，（即福林寺），閉門靜修。特刊一冊，附掛號郵奉。……先此略復，不宣。音啓。卅十二月二十一日。」

(卅三)陳復初居士傳：「居士諱克賢，浙江天台人，世業儒。父榜山公，德學卓著，矜式鄉里。居士少讀儒書，工文辭，天性仁厚，樂爲人排難解紛。嘗入市拾巨金，訪其遺者還之。賈於仙居，受厚俸。值母許氏小疾，遂辭返，不復遠遊。其孝思純篤如此。天台質肆，昔有陋規，苦儷貧民。居士恫其弊，乃私撰狀，告於有司。規廢，人無知其爲者。晚歲覽安士全書，歸信佛法。二十八年夏季示疾。遺誡諸子，勖以樂貧敦品隱惡慎言。逮疾篤，安詳捨報，如入禪定。春秋六十又二。配茅氏，勤儉治家，長齋奉佛，族黨稱其賢。子四：立齋立超立鼎立鈞。女一。立鈞字海量，別字普悲。嫠居南閩，從余修學。爾以書來，述居士懿德併立鈞童子生西瑞相，請爲之記，俾示子孫，世知奉佛。因書其概，委如別記云。

附立鈞童子生西事略

居士四子立鈞，童年信佛。在學醫，勸人念佛，從者甚衆。偶小妄言，立黎哂之，童子大慚不自容，宿慧蓋有在也。二十九年夏，病肺亡。先自云：見觀世音菩薩放白光，將導之往。因起坐。復曰：我乘白光去。口念佛不輟。遂爾坐化。歷時久，頂門猶溫。往生極樂，蓋無可疑。世壽十五齡。爲附記傳末。以示來哲焉。

於時三十年歲集鶉尾大慈沙門一音撰并書。」

●致竹摩法師書：「（上略）茲綜合律文，及南山靈芝鈔疏記義。列表如下。——

犯相——與女說法。過五六語——波逸提

五六語，且舉陰入，靈芝謂。亦可說餘法也。此戒制意。如南山戒疏云。「凡說法生善，事須應時。不請而說，理無强授。本無敬信。情懷奢慢。脫因斯次。致有過非，不免譏謗。清白難拔。」靈芝釋云。「叙制意有二，一乖說法之儀，二，是生譏之本。」

開緣——在有智男子前，過五六語說——不犯

有智男子者，解知粗惡，不粗惡事。即簡小兒癡狂等。

不在有智男子前，若女請問者。應答廣說——不犯。靈芝云：「若請說，若問義，隨多少者，以虛心求請，義非强說，故不限多少。」

眞諦三藏之三種解釋中，第三解謂：「女性闇弱，是故律云云。」此與律文不同，是戒緣

起。因與女耳語說法，發生嫌疑而制，決未云闇弱二字也。

說法貴觀機，不可拘泥。爲女衆說法時。可以不用第三解。於前二解中，擇其契機者用之可耳。

大小乘佛典中。雖有似輕女性之說。此乃佛指其時印度之女性而言。現代之女衆不應於此介懷。

又佛之所以出此等語者，實於大慈悲心，以誡誨勗勵，冀其改過遷善，決無絲毫輕賤之心也。

大小乘佛典中，記述女人之勝行聖蹟甚多，如證初二三四果，發無上道心，乃至法華龍女成佛，華嚴善財所參善知識中亦有示現女身者。惟冀仁者暇時。徧採大藏經中此等事蹟。彙輯一編，以被當代上流女衆之機。則閱者必生大歡喜心，欣欣向榮。寧復輕生疑謗乎？

佛典中常有互相歧異之處，人每疑其佛意，何以自相矛盾？寧知此乃各被一機，不須合會，無足疑也。』

（覺有情第五十二三期江之萍一個與學佛婦女有關的問題。）

##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大師六十三歲

是年二月，應惠安石縣長請，赴靈瑞山講經㊀。但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不迎不送，不請齋

爲約[二]。三月，回泉州百原寺，欲車赴福林寺掩關未果，旋即移居溫陵養老院[三]。郭沫若馳書請求法書，師寫寒山詩贈之，郭氏稱之爲澄覽大師[四]。師以衰老日甚，各方有請其弘法者，皆謝之[五]。五月，知將西歸致書弟子龍天發（勝信）作最後之訓[六]。爲寀林法師寫所作潮州靈山寺八景詩[七]。又爲福州怡山長慶寺潤色並手書修建放生園池記，是爲最後之遺作[八]。師出家後，持非時食戒甚嚴，是年特撰。「持非時食戒者應注意日中之時」以明時非時之義[九]，初秋王夢惺匯寄旅費請入永春弘法，師以老態日增，謝未能往，並以所寄旅費璧還[十]。七月廿一日在泉州過化亭，敎演出家剃度儀式[十一]，刪訂剃頭儀式抄本一卷[十二]。八月十五六日，講八大人覺經於開元尊勝院，講淨土法要於溫陵養老院[十三]。大師晚年所用印章，多友人所刻，尤以許霏（晦廬）所治爲多[十四]。曾致書晦廬論刻印及書法，所語皆極精湛，自謂其書法所示者：平淡，恬靜，與沖逸之致[十五]。葉聖陶有弘一法師之書法一文，稱其書法蘊藉，毫不矜才使氣，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讚論甚當[十六]。陽曆十月一日（陰曆八月二十前後）致書夏丏尊，謂自雙十節後，即閉關著作，謝絕通信及晤談[十七]。陰曆八月廿三日偶示微疾，猶力疾爲晉江中學學生寫中堂百餘幅。廿八日下午，自寫遺囑於信封上。「悲欣交集」四字與侍者

悲欣交集

弘一大師最後遺墨

妙蓮　是為最後之絕筆。九月初四日（即陽曆十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安詳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六]。師遺囑共三紙：一囑臨終一切事務，皆由妙蓮師負責，他人不得干預[七]。二、紹囑臨終助念及捨化等作法[八]。三、囑溫陵養老院，應優遇老人[九]。遺囑發表後，即以手書藥師經一部，送與妙蓮師供養[十]。臨終並以遺偈及遺書致其故友夏丏尊及弟子劉質平告別[十一]。

㈠僧睿弘一大師略傳：「壬午春，應安惠石縣長請，赴靈瑞山講經，三月回百原。」

㈡劍痕懷弘一法師：「去（三十年）冬重到泉州，即聞法師掛錫銅佛寺（百原寺），因往拜謁。……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愉快。……他告訴我明後日即擬遷駐石獅檀林寺。……我請他到惠安來住些時，以便朝夕領教，他答應開春以後，天氣暖一點再說。後來我又託曾詞源先生專程赴石獅迎迓。他回信說，過了二月二十日（陰曆），天氣放晴，即便動身。末附數條云：（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二）不迎不送，不請齋，（三）過城時不停留，逕赴靈瑞山。我當然是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旨的。

　在惠安一個多月，我一共上山去三次，他進城來一次。我帶我妻和我的女孩子去見他，他很歡喜。我們曾經拍過一張照。他勸過我茹素唸佛。他評改過我的詩，他指點過我的字，我覺得他是多才，多藝，和藹，慈悲，克已謙恭，莊嚴肅穆，整潔，寧靜。他是人間的才子，現在的彌陀。他雖然避世絕俗，而無處不近人情。」

㊂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第三次（來養老院）即今年壬午三月。先是公在百原，又將適檀林，諸仁以時局擾攘，公在城較便。致函請公蒞院，結夏養靜。公有許意，而未決意何時。適余有永安之行，乃由尤居士（廉星）代達衆意，旋獲公賜示云：「青眼居士慧鑒：頃奉諸居士公函，厚愛誠摯，感謝無盡。擬於舊曆二十五日後動身。此次至泉，依去年與仁者所約定者，暫住溫陵養老院。同行者已請定覺圓法師，及陳天發童子，與朽人同住院中，由彼照料一切，至為妥善。謹此預述，不宣。三月初十日音啓。」自是公即徇余等請安住溫陵，并請得妙蓮法師同來，一行四人。公住晚晴室，蓮師等住華珍室一二三號房。」

㊃李芳遠靡頤行者叢署：「澄覺　壬午之春，法師寫寒山大士詩：「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託芳遠轉奉吾國文豪郭沫若，以示其意。末署款曰沫若居士澄覽。郭氏回贈一紙，署云澄覺大師，法師蒙是號，欣然受之。」

又郭沫若致李芳遠書：「五月廿日手書奉悉。辱承囑書歸國詩，因往事不忍回憶，謹錄近作一首奉教，望諒之。澄覽大師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舊學根柢固佳，然僅有此而無人的修養，終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殆見到之言耳。專復　順頌時祉

郭沫若叩　六月八日」

又其二：「芳遠先生：前後二函均奉悉。澄覽大師法書，謝謝。沒有好紙，謹胡亂草拙作一首却

報，乞轉達。此間出版界不大高妙，因紙張印刷均高貴粗劣。即此之物不成名器也。桂林較佳，仁者何不於彼一詢耶？ 郭沫若 七月卅一日」

㊄致王夢惺書：「夢惺居士文席：居惠安一月，昨夕返泉，惠書，忻悉 仁者精進嚮道，甚慰。八關齋戒可緩，乞先素食一年。朽人爾來衰老益甚，何時入桃源（永春），未可預定，至用歉然。橫額寫奉，空白處乞鄭老居士題跋，並希代爲致候。謹復，不宣。農歷三月廿八日 音啓。」

㊅致龔大發（勝信）書：「勝信居士，與朽人同住一載。竊謂居士曾受不邪淫，不飲酒二戒；今後當盡力護持。若犯此戒，非余之弟子也。余將西歸矣，書此以爲最後之訓。 壬午五月一日 晚晴弘一。」

㊆靈山八景詩跋：——「密林法師詠靈山八景詩，歲次鶉火夏仲，晚晴老人書。時年六十又三，居溫陵。」

㊇福州怡山長慶寺修建放生園池記：——「閩中自唐以來，梵宇林立，禪德輩出，故放生之風，迄今猶盛。……福州西郊怡山長慶寺，又名西禪寺，爲閩省一大叢林。寺中舊有放生所，廢圮殊甚。十六年歲次丁卯，羅鏗端陳士牧居士遊怡山，見而感喟，乃倡議募資，重爲修建。……計園池修建，前後歷十餘年，費資萬餘金，羅鏗端陳士牧居士始終董其務。近述修建經過事蹟，請撰碑記，垂示來葉。爰依其草稿略爲潤色，並書寫刊石，以志讚喜云。

華民三十一年歲集壬午夏六月南山律苑沙門演音」（青按：此文爲大師最後遺作。）

㊈持非時食戒者應注意日中之時：「比丘戒中有非時食戒，八關齋戒中亦有之。日中以後即不可食。又依僧祇律日正中時名曰時非時。若食亦得輕罪，故知進食必在日中以前也。

日中之時，俗稱曰正午。常人每用日晷儀置於月光之下，俟日晷儀標影恰至正午，即謂是爲日中之時，因即校正鐘錶以此時爲十二點鐘也。然以此方法常常核對。則發見可懷疑者二事：一者雖自置極精良正確之鐘錶。常盡力與日晷儀核對，其正午之時每與日晷儀參差少許不能符合。二者各都市城邑之標準時鐘如上海江海關大自鳴鐘等。其正午之時亦每見其或遲或早茫無一定也。今說明其理由如下：

依近代天文學者言，普通紀日之法皆用太陽，而地球軌道原非平圓，故日之視行有盈縮，而太陽日之長短亦因是參差不齊。泰西曆家以其不便於用，爰假設一太陽，即用眞太陽之平均視行爲視行，稱之曰平太陽。平太陽中天時謂之平午，校對鐘錶者即以此時爲十二點鐘。若眞太陽中天時則謂之視午，就平午與視午相合或相差者大約言之，每年之中，唯有四天平午與視午大致相合，餘均有差。相差最多者平午比視午或早十五分或遲十六分。其每日相差之詳細分秒皆載在吾國教育部中央觀象台所頒發之曆書中。

若能了解以上之義，於昔所懷疑者自能祛釋。因鐘錶每日有固定同一之遲速決不許其參差，

而眞太陽日之長短則參差不齊。故不能以眞太陽之視午而校正鐘錶恆定是爲十二點鐘也。其各都市城邑之標準時鐘皆據平午。以教育部曆書核對即可了然。

吾人持非時食戒者當依眞太陽之視午而定日中食時之標準，決不可誤據平午而過時也。至於如何校正鐘錶可各任自意。或依平午者宜購求教育部曆書核對，即可知每日視午之時。若如是者倘自置精良正確之鐘錶，則可不必常常校正撥動。否則仍依舊法以日晷儀之正午而校正鐘錶恆定是爲十二點鐘，此亦無妨。但須常常核對日晷儀，常常撥動鐘錶時針。因如前所說眞太陽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未能如鐘錶每日有固定同一之遲速也。又近代天文學者以種種之理由而斥日晷儀所測得者未能十分正確。此說固是，但其差舛甚微，無足計也。」

(十)致王夢惺書：「夢惺居士文席：惠書誦悉。朽人老態日增，精神恍惚，未能往尊邑弘法，至用歉然。菩薩尊號附奉上。屬書詩語，以精力不支，僅能書數葉，俟他日暇時書戲，託人奉上。不久閉門靜養，謝絕緣務，誦經念佛，冀早生極樂耳。承寄旅費，已無所需，附以寄返，乞改作他用，並乞代向諸居士致謝。諸希鑒諒，爲禱。謹復不宣。七月廿六日，音啓。」

(十一)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公旋閉關，謝絕接見，不收信件。余等因公在院，每月半必聚會一次，商所需，常數週不獲其面。迨至七月廿一日，假過化亭爲戒壇，教演出家剃度儀式，爲廣翰道詳二沙彌證明傳授沙彌戒。余等始得參與觀禮，再聆教益。蓋雖在咫尺間，直同萬

仞壁壘。」

⑫師衡蹄紀一公大師德惠：『今夏釋迦寺，以剃度沙彌儀軌，疑有未妥，及餘數端，委余求正於師。適大師閉關温陵養老院，乃以函稟。旋奉轉諭，期以七月廿一後賜見。余乃於廿二日趨謁。席次，師出剃頭儀式抄本一卷，示曰：自靈芝律師後，失傳約七八百年，今爲刪訂此本，昨已集數師在此演過，此卷由妙蓮師繕贈。將來發心出家者，令依此授之，如未明瞭，請壽山師等指導，當可如法也。』

⑬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温陵養老院勝緣：『八月十五六二日，徇余等之請，講八大人覺經及淨土法要。担任翻譯者爲開元曇昕上人，練習講稿至數次，故譯時甚爲詳明。講時聽衆先朗誦經文一遍，然後開講。』

⑭許霏我憶法師：『他雖然出家後對藝術事並不措意，但對於我們的藝術工作却很同情。每次談話中和書信中總給我許多啓示。他和我的刻印特別有緣。在廿七年冬，他曾在我的百幾顆印稿中，仔細加圈選取數十方，輯成「晦廬印存」一集，並署簽跋其上。（此印存我在廿九年二月出版）他因爲出家以後，自己絕少鐫石，每有所需，輒命我刻製，因此他所常用的印，很有幾個是我刻的。他每對人稱道，但我自視所刻並無特異處，這也許是他老人家「善善從長」吧。今年二月，他還叫我刻小圓形印一顆，我因社中工作太忙，年來繪事久疏，對此雕蟲更無暇顧及，因此一擱

便擱了數月，如不是張人希兄屢次催問，幾乎把它忘却了。」

㊅與晦廬論文藝書：「晦廬居士文席：惠書誦悉，諸荷護念，感謝無已。朽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於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誠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謝。篆額二紙，率爾寫奉。十四五歲時常學篆書；弱冠以後茲事遂廢。今老矣，隨意信手揮寫，不復有相可得，寧計其工拙耶？數日後掩室習靜，謝絕訪問；數月之後，乃可與諸友問訊也。其敏居士，乞代問候，不宜，音啓。」

其二，與晦廬論刻石書法書：「承示印稿，至佳。刀尾扁尖而平齊若椎狀者，爲朽人自意所創。椎形之刀僅能刻白文，如以鐵筆寫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終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爲朽人之創論，未審有當否耶？李鄭二君之單條附掛號郵奉，乞收之。仁者暇時，乞爲刻長形印數方，因常需用此形之印，以調和補救所寫之字幅也。朽人於寫字時，皆依西洋畫圖案之原則，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於常人所注意之字畫，筆法，筆力，結構，神韻，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決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寫之字，應作一張圖案觀之則可矣。不惟寫字，刻印亦然。仁者若能於圖案研究明了，所刻之印必大有進步，因印文之章法布置，能十分合宜也。又無論寫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朽人之

字，皆示著：平淡，恬靜，冲逸之致也。」

㈤葉聖陶弘一法師的書法：「弘一法師對於書法是用過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見到他許多留字的成績，各體的碑刻他都臨摹，寫什麼像什麼。這大概因爲他弄過西洋畫的緣故。西洋畫的基本練習是木炭素描，一條線條，一筆烘托，都得和擺在面前的實物不差分毫。經過這樣訓練的手腕和眼力，運用起來自然能夠十分準確，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於是寫什麼像什麼了。

藝術的事情，大都始於摹仿終於獨創。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輩子，就沒有了自我，只好永久追隨人家的脚後跟。但是不必着急，用眞誠的態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會遇到蛻化的一天，從摹仿中蛻化出來，藝術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門戶，不落窠臼，就是所謂獨創了。弘一法師近幾年來的書法，可以說已經到了這地步；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臨摹各體的碑刻，而且是寫什麼像什麼的。

弘一法師近幾年來的書法，有人說近於晉人，但是摹仿那一家呢？實在指說不出。我不懂書法，然而極歡喜他的字。若問他的字爲什麼致我歡喜，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爲牠蘊藉有味，就全幅看，許多字是互相親和的，好比一堂謙恭溫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就一個字看，疏處不嫌其疏，密處不嫌其密，只覺得每一點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移動一絲一毫不得。再就一筆一畫看，無不致人起充實之感，立體之感。有時有點像小孩子所寫的那麼

天眞，但一邊是原始的，一邊是純熟的，這分別又顯然可見。總括以上這些，就是所謂蘊藉，毫不矜才使氣，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這稱淺薄的話，方家或許要覺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說我所不知道的話，只得暴露自己的淺薄了。」

㊆致夏丏尊書：——『丏尊居士慧覽：惠書誦悉一一。……朽人於十四年前，無意中居住閩南，至今衣食豐足，諸事順遂，可謂徼幸，至用慚愧。唯從前發願編輯律宗諸書，大半未成就，擬於雙十節後卽閉關著書辭謝通信及晤談等事。以後於尊處亦未能通信，仁者欲知朽人之近況者，乞常訪問陳無我居士，及彼處同住之陳海量居士，因泉州諸僧常與海量通信，彼深知朽人之近狀也。……十月一日，音啓。』

㊇葉青眼千江印月集：——『（十）飭終莊嚴　公之盛德莊嚴，見之於飭終之際。……公自八月十五十六講經，精神雖然奮興，然聲音語氣已微帶黯然神傷之意。……迨八月廿三日爲轉道轉逢二老寫大柱聯後，下午卽云身體發熱，廿四日食量遂減。二十五日復爲學生寫字。廿六日食量減去四分之三，又照常寫字。廿七日整天斷食，只飲開水，將藥悉被拒絕。廿八日叫蓮師抵臥室寫遺囑。廿九日囑臨終助念等事。三十天整天不開口，獨自默念於佛。九月初一日上午師爲黃福海居士寫紀念册二本。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蓮師。初二日命蓮師寫回向偈。初三日因蓮師再請吃藥，示不如念佛利益，及乘願再來度生等囑。初四日因王拯邦居士力懇吃藥及進牛乳，說

十誦戒文等。是晚七時四十五分鐘，呼吸少促；八時正，遂吉祥西逝。……」

㊈遺囑三紙，一付蓮師，一付溫陵養老院董事會。付蓮師遺囑如下：廿八日下午五時囑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皆不得干預。國歷十月七日弘一。」並蓋上私章。又叮囑謝絕一切弔問。

㊉廿九日下午五時復付囑蓮師五事：

『（一）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之時，即須預備助念應須之物。（二）當助念之時，須先附耳通知云：「我來助念」，然後助念。如未吉祥臥者，待改正吉祥臥後，再行助念。助念時誦普賢行願品讚，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後再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不搯木魚大聲緩念）再唱回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諸含識」。當在此誦經之際，若見余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三）察窗門有未關妥者，關妥鎖起。（四）入龕時如天氣熱者，待半日後即裝龕，涼則可待二三日裝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即已。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五）待七日後再封龕門，然後焚化，遺骸分為兩罎：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開元寺普同塔。在未裝龕以前，不須移動，仍隨舊安臥床上。如已裝入龕，即須移去承天寺。去時將常用之小盌四個帶去，填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慎。再則：既送化身窰後，汝須逐日將填龕腳小

盌之水加滿，爲恐水乾去，又引起螞蟻嗅味上來故。」

（青案：遺囑中第（四）：「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卽已。」之遺囑。師於民國二十六年「答果清法師披衣荼毗之問書」業已闡明，臨命終時，猶能顧及，可見其言行之一致。書云：「果清法師：惠書誦悉。謹答如下：

唐南山律祖行事鈔，引五百問云：應先白僧，（因亡後諸物屬僧，若用時應先白故。）以亡泥洹僧（裙也

弘一大師涅槃瑞相

，西僧不着褌，下着此裙。）僧祇支（掩腋衣也，披於左肩，以襯袈裟。）覆屍而送。

案此：即是以亡人舊有之掩腋衣及裙，覆於屍上而焚化也。吾國僧衆不用掩腋衣及裙，可以小衫及褲代之，著而焚化可也。

宋靈芝律師釋上文曰：世云須披五條者非，（因當時有人誤解，謂披五衣而焚化，靈芝以爲不可。）以制物令賞看病故。（亡人所遺留之三衣，鉢，坐具，針筒，——或云濾水袋——此六物應賞與看病之人故。既應賞與看病之人，豈可與亡人披之而焚化？）準以上南山靈芝之說，就現今習慣斟酌變通，應僅以小衫及褲著而焚化爲宜。倘有所不忍者，或可披以破弊之海青而焚化，亦無大違於律制也。萬不可披七條五條衣，因此應賞與看病之人，酬其勞故。僧衆如此，俗人可知。

再者，俗人生時僅可披縵衣，不能披五衣，因大僧乃能披五衣故。

後學弘一頂禮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於二六年此札曾刊廈門佛教公論。）

(卅)付溫陵養老院遺囑：（初三日上午，公囑由蓮師手寫交與院中）『（一）請董事會修整，（即指過化亭一部份破損應即修葺者），（二）請董事對老人開示淨土法門。（三）請董事議定：住院老人至八十歲，應舉爲名譽董事不負責任。（四）請董事審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自己雖樂爲助理治圃責任，應改爲庶務，以減輕其負担。』

㉜晉江道信：「此遺囑發表後，即將手書藥師經一部，及格言別錄一本，交與蓮師供養。」

㉝致夏丏尊遺書：「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於後：

丏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
遷化曾賦二偈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　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　廓爾亡言　華枝春滿　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　音啓
前所記月日係依農曆　又白

弘一大師最後遺札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達不宣。音啓。

前所記月日係依農曆。又白。」

（致劉質平書偈內容悉同）

# 後記

本書行將付印，余忽罹傷寒，就醫仁濟醫院。日夜輾轉病榻，思索甚殷，欲作後記，久未能握管，致出書延遲彌月，良用歉然！本書體例，無所取法，而材料之獲得，又至不易，初非一人之力所能辦也。蓋弘一大師一生之生涯，極波譎雲詭之奇觀，雪泥鴻爪，蹤跡靡定；晚年益自韜晦，入山唯恐不深，欲求其有系統之記述，洵非易事。然及今不記，他日必且流爲神話，使大師明朗崇高之人格，爲神話所同化，豈不可惜？故余不揣譾陋，博採窮搜，不厭煩瑣，片鱗半爪，無不徵之。有所見聞，卽錄以存證。年餘之間，行脚遍江南，凡大師之故舊，皆已探訪殆盡。故本書內容雖覺駁雜，然所記錄，皆鑿鑿可據，於大師一生之生涯，幸尙可見一斑，此余所引以自慰者也。本書限於篇幅，尙有若干插圖未能刊出，又預定之年譜大事索引及大師寂後各方之餘響，『已出版未出版之大師著作表等，不得不從割愛，幸讀者亮之。本書出版匆促，謬誤之處，知所難免。卜方大德，博雅君子，如蒙垂敎，實爲幸甚。

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口授梅生記　子青於上海仁濟醫院

# 本書參考重要刊物及書籍

澳門覺音月刊
香港人海燈月刊
武昌海潮音月刊
廈門現代佛教月刊
廈門佛教公論月刊
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
上海覺有情半月刊
上海佛學半月刊
南通慧燈月刊
甯波弘法刊
天津同願月刊
北平佛學月刊
上海中學生月刊

上海人間世月刊
上海一般雜誌
上海小說世界週刊
上海弘化月刊
弘一法師生西紀念刊
弘一大師永懷錄
晚晴老人講演錄
印光法師文鈔
曼殊全集
佛學叢刊
南社叢刊
上海市通志館期刊
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

本書參考重要刊物及書籍

靈山正弘集

中文名歌五十曲

清涼歌集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李息翁臨古法書

華嚴集聯三百

子愷畫集

朱賢英女士遺畫集

莊閑女士手書法華經

福州鼓山庋藏經板目錄

弘一大師淨宗問辨

弘一大師盜戒問答

弘一大師手寫各種經書

護生畫集